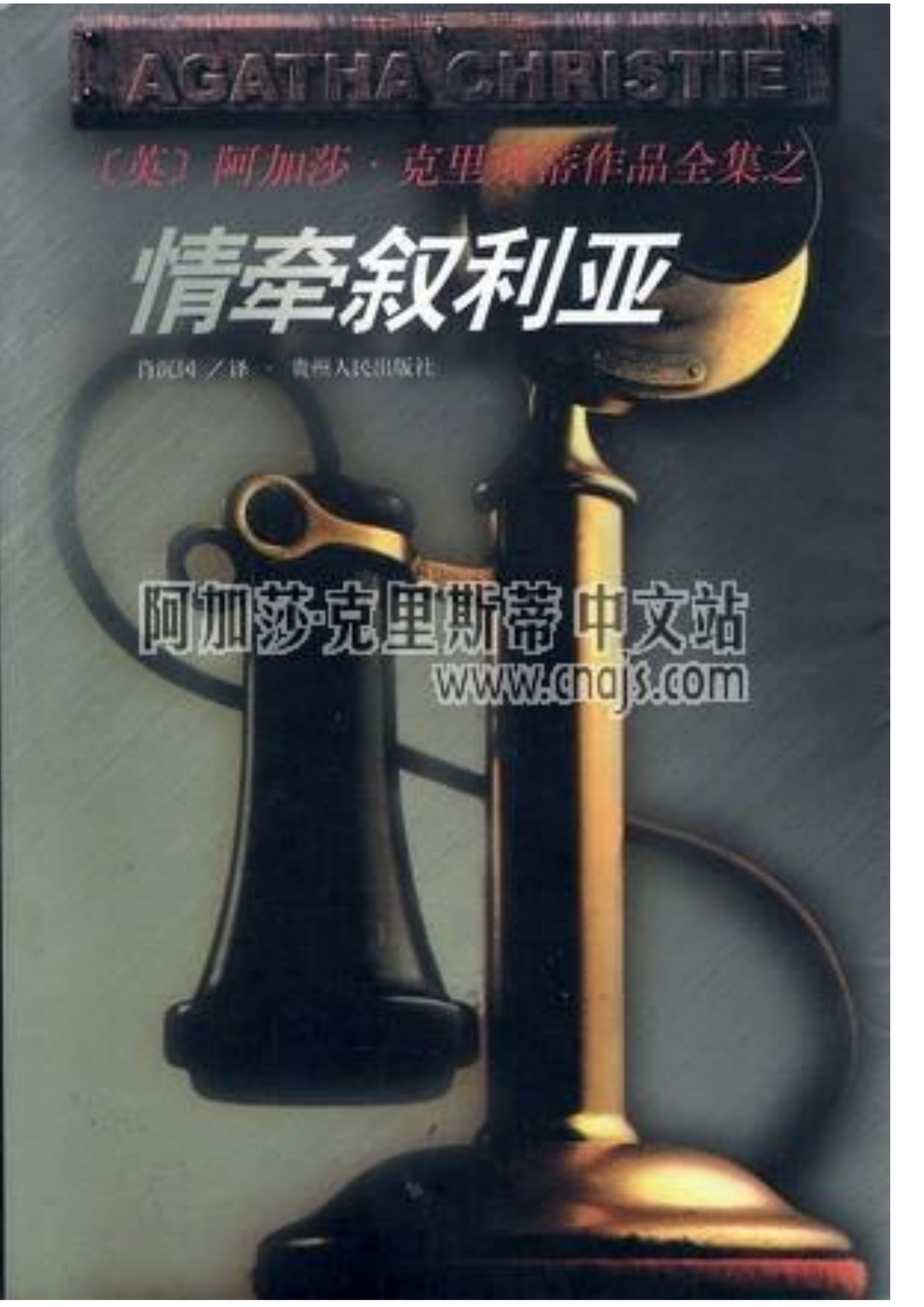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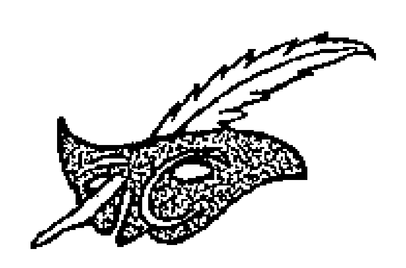

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情牵敘利亚
贵州人民出版社

情牵叙利亚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肖沉冈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 1996－001 号



情牵叙利亚

COME TELL ME HOW YOU LIVE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肖沉冈
责任编辑：莫贵阳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64 千字
印　　张：7.625
印　　数：1　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719-7/I·1053
定　　价：17.00 元

墟丘上的对话

——向刘易斯·卡罗尔致歉

我将告诉你一段趣闻，
如果你愿意仔细倾听，
在墟丘上我遇见一位年轻学者，
彼此进行了难忘的答问。
我问道："你是谁，先生？
你在把什么找寻？"
他的回答滴进我的心里，
仿佛是滴在书上的血痕。

"我在寻找陶器的故土，
寻找那些史前的遗物，
我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将它们一一评估。

然后像你一样开始写作，
篇幅超过你作品的长度，
当然更加博大精深，
足以证明同行的谬误。”

但我正在酝酿一个计划，
要把一位百万富翁谋杀，
运货车或庞大的冰箱，
也许可以把那尸体藏下。
蓦然想到我正与人交谈，
顿觉失礼而连忙答话：
“告诉我，你是怎样生活的？
时间地点原因都别落下。”

一说起时间这个概念，
机智涌动在他言谈之间：
“我们所寻找的古董，
严格限定在五千年前。
一旦你学会蔑视‘公元’，
你就跨进了考古的门槛，
你就能与我们一起发掘，
义无反顾一往直前。”

但我又陷入了推理的玄想，
想着如何在茶里投进砒霜，

不能立即扭转我的思路，
使之返回公元前的时光。
我望着他轻轻叹了口气，
他脸上却依然神采飞扬。
“告诉我，你是怎样生活的？”我说，
“你的工作内容也请讲讲。”

“我寻找古人制作的器物，
不管制作者们身在何处，
我为这些古物编目摄影，
而后装箱打包踏上归途。
决不将它们换取黄金，
更别说铜币之类的财物，
而是放进博物馆的架子，
位置醒目而又合度。”

“有时挖出了护身符或小塑像，
造型自不免丑陋而荒唐，
因为在那些史前的日子，
思维和工艺同样粗放。
我们正是由此而获得欢乐，
而不是借此富甲一方，
但考古学家总是长寿，
他们一个个力壮身强。”

这一次我可听得非常仔细，
因为我已完成了一项设计：
既然盐水具有防腐的效力，
何不用它来保藏尸体。
我感谢他的一席谈话，
它使我受到很多教益，
我说我将与他同去，
去考察古老的废墟。

而今，如果我出于偶然，
将手指浸进了硫酸，
抑或打坏了一件陶器，
只因一时意乱心烦，
抑或看见了河水猛涨，
抑或听见了远方的呼唤，
我不免发出一声叹息，
它使我想起那年轻人的指点。

他面容温和，语调缓慢，
思想漫游在五千年前，
他衣袋里装满了陶器碎片，
他的议论声音低沉而含义深远，
他爱用多音节的词汇，
可惜我不懂它们的内涵，
他的眼睛在地上来回浏览，

眸子里闪动着智慧的光焰，

他力图说明远方有我应该知道的事物，

我应该与他同去一展才干。

序

有些书，人们阅读时始终带着会心的微笑，一次次忍俊不禁，以至拍案叫绝。《情系叙利亚》便是这样一本书。读它，你会感受到莫大的乐趣。

一九三〇年，一次幸福的机遇把年轻的考古学家马克斯·马洛温与阿加莎·克里斯蒂结合到了一起，当时她已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在访问巴格达的时候，她遇见了伦纳德和凯瑟琳·伍利，被邀请到他们已经发掘了几个季节的乌尔地区作客。他们的助手马克斯奉命陪同她回家，沿途看看景色。他们就这样相识、相爱了，并在年底前结了婚，从此开始了他们长期的充满创造性的共同生活。

阿加莎并不把自己的名气看作是分担丈夫工作的障碍。她自始至终参加了马克斯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每一项发掘，忍受了种种艰难困苦，在考古学家遭遇的诸多灾难中

发现了喜剧的因素。这一来，她的熟人——那些对异国他乡神秘的发掘工作一无所知的人们，自然要向她问起那儿奇异的生活。于是，她决定用一本轻松愉快的书来回答他们的问题。

阿加莎开始写作《情牵叙利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虽然在四年战时工作期间，这项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内容上都属于三十年代的写作不得不被搁置起来。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教养的中产阶级女性，她并不认为人类生存状态的悲剧比它的喜剧和欢乐更有意义。何况在当时的中东地区，考古工作并不需要艰深的科学和复杂的技术。她面临的是那样一个世界：人们在维多利亚登上普尔曼式豪华列车，"列车打着响鼻，急不可待，庞大的车头喷出滚滚浓烟，"亲人们挥手道别；在加来转乘东方快车前往伊斯坦布尔，最后终于到达叙利亚。在那儿，法国人提供了良好的秩序和良好的食物，对发掘工作给予慷慨的支持。在那儿，阿加莎可以随心所欲地调侃发掘工地上的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和崇拜魔鬼的叶兹迪人，调侃两个牛津大学的学者——她的丈夫和她自己。

作者说她的书"是一杯淡淡的啤酒……写的都是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事和发生的事"，是一本"断断续续的编年史"。实际上，它是被极其巧妙地编织在一起的：五个不同的发掘季节构成了一幅天衣无缝的锦绣。这项发掘开始于一九三四年后期，先是查勘散布在叙利亚北部哈布尔河两岸的古代城市遗址（或称墟丘），目的是选择最有希望的发掘地点。

从五十个查勘过的墟丘中选定查加巴扎墟丘和布拉克墟丘表明了马克斯准确的判断力，因为这两个墟丘经过随后四个季节的发掘之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关于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的知识。但阿加莎在写作本书时，为自己定下了严格的纪律，竭力回避考古学上的专门问题，以期保持文学本身的亮度和密度。

在当时当地人们尚未开化、充满文化碰撞的条件下，“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事和发生的事”对于读者来说，已经很不平凡了：工人和机器同样都会带来麻 烦，耗子、蝙蝠、蜘蛛、跳蚤以及热带腹泻的隐匿带菌者也是如此。书中不仅饶有兴味地述说了一个又一个故事，而且塑造了若干个性鲜明的人物。如果说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她的推理小说中省却了人物描写的话，那么，在这本书里，寥寥几笔，她就使一个个人物跃然纸上。

出于谦逊，作者没有强调一个很有兴趣的题旨，就是她本人在实际考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她仅提到在没有暗室的情况下洗印照片所克服的困难，提到如何贴上古物的标签，这是远远不够的。我曾有幸在邻近摩苏尔的尼姆鲁德与他们夫妇相处了一个星期，惊奇地发现她在料理家务之余，还做了很多很多工作。在每个发掘季节的初期，她一般是在她的小屋里写作。一旦发掘工作进入紧张阶段，她立即关上专业之门，投身到古物之中。她总是早早地起床，与马克斯一道出去巡视，接着便编制目录，张贴标签。我曾看见她如何擦拭那些来自沙尔马勒塞堡的精致的象牙制品，至今还记得这样一个镜头：她提着掸灰的刷子，歪着脑袋、面带自

嘲的微笑，望着自己手工劳动的成果。

记忆中的这个瞬间，使我增强了如下的判断：虽然她在考古上花费了大量时间，但她真正的兴趣并不在这里。她不过是情牵国度体验一下考古的生活，以便在自己的作品中充分加以利用。她对这个主题拥有丰富的知识，但她在写作中却置身局外，充当一个自得其乐的旁观者。

阿加莎在美索不达米亚荒凉的大地上和它的人民中感受到的强烈的欢乐，洋溢在《情牵叙利亚》这本书的若干篇幅中。例如叙述她和马克斯坐在一个小火山口的野花丛中吃野餐时，书中写道："一切是那样宁静。一股欢乐的热浪涌上我的心头，我忽然意识到我是多么热爱这个国家，生活在这儿是多么幸福……"

在本书简短的《后记》中，作者重温了战前在哈布尔留下的最美好的记忆后，这样声明："写作这本简略的记事之作，不是一项任务，而是一份爱的劳作。"这显然是出自内心的话。在书中你不难看出，那些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不管多么平凡、荒诞，都蒙上了一层爱的光辉。这种特质足以解释——正如我在开头所说的——为什么阅读本书是莫大的乐趣。

杰奎塔·霍克斯

前　言

这本书是一个回答：回答人们屡屡向我提及的一个问题。

“你在叙利亚发掘过，是吗？请告诉我有关的一切吧。你是怎样生活的？住在帐篷里吗？”如此等等。

大多数人也许并不想知道什么，他们只是随便说说罢了。但不时确有一两个人是真正满怀兴趣的。

这也是考古学对“过去”发出的询问：告诉我，你是怎样生活的？

凭着鹤嘴锄、铲子和篮子，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这些是我们做饭用的陶器。”“我们在这个大地窖里储存谷物。”“我们用这些骨针缝制衣服。”“这些是我们的房子，这一间是浴室，这儿是我们的卫生设备。”“这个罐子装着我女儿的嫁妆——金耳环。”“这个小坛子装的是我的化

妆品。""所有这些炊事陶器都属同一型号,你还可以找到很多很多。我们是在村头一个陶工那儿得到它们的。你说他是伍尔沃思产销网络的一员?你们现代人是那样称呼他的吗?"

我们有时发现一座神殿,间或发现一座王宫,偶尔发现一座王室的陵墓。这些发现都是引人注目的。它们以大字标题公诸报端,被学者到处引述,被银幕频频放映,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不过在我看来,从事发掘的人们真正关心的,是古人的日常生活:陶工的生活,农民的生活、工具制造者的生活,刻制兽形印啰和护身符的匠人的生活,以及屠夫、面包师和蜡烛架制造者的生活。

最后提醒一句,以免读者失望。本书不是什么精深之作,里面没有考古方面的趣闻,没有精彩的景物描写,没有经济问题的探讨,没有种族问题的思索,也没有历史。

它不过是一杯淡淡的啤酒——一本无足轻重的小书,写的都是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事和发生的事。

目 录

第一章　到叙利亚去

再过几个星期，我们就要动身去叙利亚！

购买炎热环境中的衣物，在秋季或冬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你上一年的夏装，原指望还能穿的，到时候不行了：要么就是——借用家具搬运清单上常见的那些令人沮丧的注脚——“擦伤”，“划破”，“留有斑痕”，乃至皱缩，褪色，过时；要么就是——哎，你不得不说——到处显得紧绷绷的。

只好去商店。

“当然了，夫人，现在还不到那种服装上市的时候。我们倒有一种非常漂亮的小套装——颜色较深的号外品。”

啊，讨厌的号外品！丢人的号外品！更丢人的是人家一眼就看出你是一个“号外品”！

（我多么留恋那些美好的日子：苗条的身材配上一件带毛领的黑外衣，售货小姐在一旁喝采说：“夫人看上去简直

像个少女。")

我看了看这种套装:上装是由小块皮毛镶成的,下装是一条百褶裙。我闷闷地说,我要的是水洗绸的或棉布的。

"夫人可以去'漫游部'看看。"

我去了"漫游部",但是希望渺茫。"漫游"仍被封闭在浪漫主义幻想的王国,叫人可望而不可即。只有这样的少女才配"漫游":她们年轻、苗条,揉不皱的亚麻布长裤松松笼住双脚,紧紧兜着臀部;或者她们是运动爱好者,穿着一身轻便的游乐装;或者她们拥有十八条不同样式的短裤!

负责"漫游部"的可爱的小姐毫不同情地说:"没有,夫人,我们没有特型的服装。"(什么"特型"? 什么"漫游"? 多么刺耳的语言!)

她补充说:"恐怕没有适合的了,不是吗?"

我晦气地承认:没有适合的。

还有一线希望:这儿有个"热带部"。

"热带部"里陈列的主要是各种软木帽:褐色软木帽,白色软木帽,"特种专利"软木帽。还有边儿一侧翘起、显得有点轻浮的阔边毡帽,粉红色的,蓝色的,黄色的,宛如热带盛开的野花。也有巨大的玩具木马和马裤。

当然,还有别的东西。有一种适合"拓疆大吏"夫人穿的山东绸服装,上衣和裙子的剪裁都很平庸,没有少女似的繁冗装饰,宽宽松松,肥瘦皆宜。我走进试衣间,试了各种型号。几分钟以后,我已变成了一个"官太太"。

买不买呢?买吧!不管怎么说,这衣服凉爽、实用;重要的是,我能穿进去。

我把注意力转向选择一顶合意的帽子。但眼下实在没有,我不得不去定做。这也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

我所需要的,我想得到的,而我几乎肯定得不到的,是一顶比例匀称的毡帽:二十年前,人们就是戴着这种毡帽,牵着狗在街上溜达,或者去打高尔夫球。可现在,所有帽子都罩在后脑勺上,遮住一只眼睛和一只耳朵,正如时尚所显示的那样。要不就是直径长达一码的阔边毡帽。

我解释说,我需要的帽子,帽顶类乎阔边毡帽,帽沿只及它的四分之一。

"但是,帽沿做得宽些,才能完全遮住太阳,夫人。"

"是的。但是我要去的地方经常狂风肆虐,那种帽子在头上戴不了一分钟。"

"我们可以为夫人缝上一条松紧带。"

"我定做的帽子,帽沿不得宽于我头上这一顶。"

"当然了,夫人,帽子有个遮阳,样子好看得多。"

"什么遮阳! 我要它牢牢扣在头上。"

胜利了!我选了颜色。这儿的颜色有各种新奇的名称:铁锈色,泥土色,路面色,尘埃色……

接下来是买小件物品。我本能地意识到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就说拉链旅行袋吧。现今的生活已被拉链所统治,从而变得复杂起来。外衣往上拉,裙子往下拉,滑雪服到处拉。童装上的许多拉链更是毫无用处,只是为了好玩。

还有什么东西比拉链更使你俗不可耐? 它把你置于极端狼狈的境地,远不如普通的钮扣、夹子、按扣、领钩和套环。

拉链问市之初，我母亲颇受这种新事物的诱惑。她得到一件从正面往上拉的时髦紧身胸衣。结果非常不幸：不仅往上拉时大费周折，而且往下拉时根本拉它不动。脱下这件衣服无异于做一次外科手术。真亏母亲受得了这份折磨，她毕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在一瞬间里，似乎她可能在这件胸衣里度过她的后半生，成为一个穿着钢铁胸衣的现代女人。

因此，我总是对拉链投以警惕的目光。但是，看来所有旅行袋都有拉链。

“老式的扣法已经被淘汰了，夫人。”售货员用怜悯的目光望着我说。

“你瞧，这多简单。”她向我作了演示。

简单确实简单，可我心想，现在它是空的。

“好吧，”我叹了一口气，“人总得赶上时代。”

带着几分忧虑，我把它买下了。

现在我已骄傲地拥有了一个拉链旅行袋，一袭“拓疆大吏”夫人的套装，一顶可能满意的帽子。

还有不少东西要买。

我走到文具部，买了几支自来水笔和尖头铁笔。根据我的经验，自来水笔在英国是循规蹈矩的。一旦被释放到了沙漠，它便认为有了罢工自由，可以为所欲为了。要么不分青红皂白，把墨水泼到我的手上、衣服上、笔记本上和任何近便的东西上；要么忸忸怩怩，不愿干活儿，只在纸上不留痕迹地搔痒。我还买了一支双芯铅笔，它们秉性谦恭，不易冲动，虽然也会悄悄隐退，但是走了一位还有一位。想想看，要

是到了荒野，我们的建筑师无处可借铅笔，他还能干些什么呢？

接着买了四块手表。沙漠对手表并不仁慈，在沙漠呆上几个星期，你的手表便渐渐失灵了。它好像在说，时间是惟一的思维方式。于是，它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或者是一天停八九次，总计不下二十分钟；或者是不顾一切地向前飞跑。有时则游移于二者之间。后来终于完全停了。于是，你便让第二号手表上场，照此类推。我还买了两块四先令六便士的廉价怀表备用。说不定哪一天我丈夫会对我说："借块表给工头用用，行吗？"

我们的阿拉伯工头虽然都很能干，但却拙于使用任何种类的钟表。辨认钟表上的时间，需要费尽全身之力。你可以看见他们握着那个又大又圆的计时器，颠来倒去苦苦端详，当他们认错了时间的时候。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扭动表把，致使主发条承受不了过分强加的张力。

待到发掘季节的后期，考察队成员们的手表一个个牺牲了，我那两块四先令六便士的廉价怀表便成了应急的法宝。

该收拾行装了。

有几种收拾行装的"流派"：有的人提前一两个星期开始收拾；有的人事到临头才把几件东西扔到一起；有的人细致得连卫生纸也不忘掉；有的人则马马虎虎，认为到时候自有办法；有的人实际上遗忘了最需要的东西；有的人把大量不需要的东西也带上了。

而考古人员的行装却是有规范的。它主要由书组成。你要考虑的是：什么书必须带，什么书可以带，什么书能带则带，什么书只好不带。我坚信：所有考古人员在收拾行装时，都要充分利用铁路卧车公司关于携带提箱的最大限额，先用书把这些提箱塞满，然后无可奈何地取出几本书，腾出一点地方来装衬衣、睡衣、短袜等等。

我看了看马克斯的房间，得到的印象是：满屋子都是书。透过书的缝隙，我望见马克斯发愁的脸。

"你看我能把它们都带走吗？"他问道。

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但否定未免过于残酷。

下午四点半钟，他走进我的房间，满怀希望地问道："你提箱里还有多余的地方吗？"

长期的经验告诉我，应该断然说声"没有"，但我忽然犹豫起来。就在这一刹那，厄运降临了。

"能不能让我放一两件东西？"

"不是书吧？"

马克斯先是一愣，接着便说："当然是书，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呢？"

说着把两本厚厚的书压在我那沾沾自喜地躺在提箱上部的"拓疆大吏"夫人的套装上。

我不禁大声抗议，但是为时已晚。

"空间大着呢。"马克斯说，一边把提箱盖子使劲按下去。

"甚至现在也还没有真正装满。"马克斯乐观地说。

幸好这时他的目光碰上了另一只提箱里一件亚麻印花

上衣："那是什么？"

我说是一件衣服。

"有趣极了，"马克斯说，"正面的'基调'相当饱满。"

作为一个考古学家的妻子，颇感头痛的事情之一，便是不时听到一些描述古物的专业术语被搬用到生活中来。

五点半钟，马克斯忽然说，他要出去买衬衣、短裤和别的东西。三刻钟以后，他怒气冲冲地回来了，因为所有商店都在六点钟关门。我告诉他，这儿的商店经常如此。他说先前他从未注意到。

现在，他说他已无事可做，只好整理一下资料。

十一点钟，我上床了。马克斯仍坐在写字台前（写字台从未像现在这样乱七八糟，满是灰尘），收捡他的信件、票据、小册子和画有陶器、陶片的草图，以及各种各样的火柴盒——盒里装的不是火柴，而是一些奇特的古代珠子。

凌晨四点钟，他激动地走进卧室，手里端着一杯茶，大声宣布说，他终于找到了去年七月就已不知去向的那篇关于安纳托利亚考古发现的论文。他补充说，但愿我不是被他吵醒的。

我说："当然是你，你最好给我也倒杯茶来。"

马克斯送来了茶，说，他还发现了很多早已清账而尚未报销的票据。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只好自认倒霉。

上午九点钟，马克斯把我叫进他的房间，让我坐在他那鼓鼓囊囊的提箱上。

"如果你都不能使它关上，"他有失骑士风度地说，"任何人也休想办到。"

凭借着我的体重，这项超人的技艺终于被完成了。现在轮到我来对付自己的困难：正如我担心的那样，拉链旅行袋出了问题。在古奇先生商店里买它的时候，它是空的，拉起来简单而省力，唰啦，唰啦，滑动得何等快活。而此刻，一旦装满了东西，要把它关上简直是个奇迹。首先你得以数学的精确将它的两边对准，然后把拉链扣儿慢慢向前移动。可惜拉到最后，仍有一个盥洗用品袋露出它的一角。好不容易才拉到了头，我发誓不到叙利亚决不把它打开。

但是回头一想，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前面提及的那个盥洗用品袋怎么办？难道我在五天的行程中竟不洗脸？尽管如此，我还是宁可不把旅行袋打开。

动身的时刻真的到了。还有很多重要事情摆在那里：洗衣店没有按时把衣服送来，干洗店也是如此。马克斯对此深感恼怒。但也顾不了许多，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曾有那样的瞬间，似乎我们不能成行了。马克斯那几个看似不重的提箱，出租车司机怎么也搬不起来。马克斯跟他一起动手，并得到一个过路人的帮助，才把它们弄上了车。

我们乘车直奔维多利亚。

亲爱的维多利亚，英国走向世界的门户，我多么喜欢你长长的站台，多么喜欢你的列车——我着迷地吸着它含硫的烟味，这烟味与轮船上那种微弱、凄清的油味迥然不同，后者总是使人预感到即将到来的乏味的日子。我们的列车打着响鼻，急不可待，庞大的车头喷出滚滚浓烟，好像在说："我该动身了，我该动身了，我该动身了！"这恰好与我的心

绪相呼应,因为我心里也在说:"我就要走了,我就要走了,我就要走了……"

在我们乘坐的普尔曼式豪华列车门口,亲友们正等着为我们送行。此时的谈话自然都是毫无新意的。我最后交代的事情包括:照料好我的狗和孩子,为我转交信件和寄送书籍,收好我遗忘的东西,"你可能在钢琴上或浴室的架子上找到它。"其实这些事情早就交代过了,根本不必重提。

马克斯和我被各自一方的亲戚包围着。

我姐姐眼泪汪汪地说,她感到再也见不着我了。可我并不那样伤感,因为每次我到东方去,她都是这么说的。她问我:如果罗莎琳德患了阑尾炎,她该怎么办?我想不出为什么我那十四岁的女儿会患阑尾炎,我只能回答她说:"你可不要自己动手术。"因为我姐姐是用剪刀的能手,她用剪刀挑疖子、理发、裁衣服,通常都很成功,这我必须承认。

片刻之后,马克斯和我互换了交谈对象。我亲爱的婆婆嘱咐我好好照料自己,仿佛我会遇上什么危险似的。

汽笛响了。我匆匆地向我的朋友兼秘书说了最后几句话,请她把我留下的那些事情做好,代我责备不守信用的洗衣店和干洗店,多为家里的厨师出些主意,把我无法带走的书寄来,去伦敦警察厅取回我忘在那儿的雨伞,给那位在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上发现四十三处语法错误的牧师写封感谢信,仔细审核一下购买花种和菜种的清单,把欧洲防风和西葫芦从清单上删掉。她说,她会做好这一切的;如果家里或文学界发生了什么大事,她将用电报告诉我。我说,没关系,遇事她可全权处理,愿怎样做就怎样做。她显得有点惊

讶，表示她将百倍谨慎。又一阵汽笛响了，我向姐姐道了“再见”，不禁动情地说，我也感到从此见不着她了，也许罗莎琳德真会患上阑尾炎。姐姐说：胡说，她为什么会患阑尾炎？我们登上豪华列车，列车咕哝着向前移动——我们出发了。

起初我不免有点忧伤，随着维多利亚车站的渐渐远去，心情也就变得欢快了。我们已经开始了前往叙利亚的令人激动的旅程。

普尔曼式豪华列车给人一种堂皇、高傲的印象，虽然它实际上不如普通列车的一等车厢舒适。我们常常乘坐它，仅仅是为了多带一些提箱，这是普通列车所不允许的。马克斯曾经丢失过托运的行李，因此他不敢冒险把他宝贵的书拿去托运。

火车到了多佛，窗外是沉静的大海。我走回“贵妇沙龙”，躺在我的床上，心里泛起海浪的波动所引起的愁绪。不一会儿到了加来，法国乘务员引来一个穿蓝罩衫的大个子男人，让他搬运我的行李。“夫人，你会在海关找到他的。”乘务员说。

“他的号码呢？”我问。

乘务员不耐烦地说：“夫人，他是个造船的木工。”

我愣住了：这算什么回答？难道因为他是造船的木工，我就能从几百个同样穿蓝罩衫的男人中一下子把他找出来？当旅客们纷纷呼喊搬运工的号码如八〇一三等等的时候，谁能肯定那个不吭声的搬运工就是他呢？换一个角度讲，难道因为他是造船的木工，他就能从所有中年的英国女乘客中准确无误地把我找出来？

正在这时，马克斯走来说，他为我找了一个搬运工。我告诉他，那个造船的木工已经把我的行李搬走了。马克斯问：为什么让他搬？我们的行李本该一起搬运的。我同意他的说法，只是辩解说，刚才我的脑子有点眩晕。马克斯说，不要紧，我们可以在海关把所有行李归在一起。于是，我们一边呼叫着搬运工，一边向海关走去。把守海关的照例是那种古板的法国女人，没有魅力，没有风度，没有丝毫女性的宽宏。她凝视着我们的行李开始盘问："Pas de cigarettes?"[1]最后很不情愿地嘀咕了一句什么，用粉笔在我们行李上划了一串不可辨认的字样，表示放行。我们这才走出关卡，来到站台上，转乘辛普朗东方快车，踏上跨越欧洲的旅程。

多年以前，每当我前往里维埃拉或巴黎，途经加来的时候，一看见东方快车，总不免为之着迷，希望有朝一日坐上一次。现在，虽然它已成为我的老朋友，但我那份激情依然没有消退。瞧，我正坐在它那漆着"加来——伊斯坦布尔"字样的蓝色车厢里。不用说，这是我最满意的列车。我喜欢它的 tempo，[2]起初是 allegro con furore，[3]轻轻摇动车上的旅客，匆匆忙忙离开加来、离开西半球；随后是 rallentando，[4]逐渐放慢速度，向着东方驶去；最后变为 legato。[5]

第二天清晨，我拉开窗帘，凭窗眺望瑞士朦胧的山影。不久，列车开始下行，进入意大利平原，经过斯特雷扎和它

---

①　法文，意为：没带香烟吗？——译注。

②③④⑤　均系意大利音乐术语，其含义依次为：速度、愉快而活泼、减慢、连奏。——译注。

蓝色的湖，驶进一个漂亮的车站——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威尼斯的一角。列车沿着海边，通过的里雅斯特，进入南斯拉夫。之后，车速越来越慢，停车时间越来越长，车站上的时钟与我们的手表出现了时差——西半球时间已被东半球时间取代。车站的名称是用我们完全陌生的文字写的。机车肥头大脑，憨态可掬，喷出浓浓的黑烟。在餐车上，你可以看见奇形怪状的矿泉水瓶，以及标有多种货币名称的账单。一个坐在我们餐桌对面的小个子法国人默默注视着自己的账单，几分钟后抬起头来，望着马克斯的眼睛，大声抱怨说"Le change des Wagons Lits，c'est incroyable！"[1]过道对面一个长着鹰钩鼻子、肤色黝黑的男人，要求餐车服务员将他的账单分别换算成法郎、里拉、第纳尔、土耳其镑和美元。对方一一回答之后，他埋头计算起来。他显然有一个精于财务的头脑，很快便找出了对他最有利的货币单位。他告诉我们，他用这种办法节约的钱，相当于英国货币五个便士。

早晨，土耳其海关人员出现在列车上。他们缓缓走了过来，对我们的行李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其中一个问我：为什么带那么多鞋？——太多了！我说：但我没带香烟，因为我不抽烟；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多带几双鞋呢？他接受了这种解释，似乎此话倒也有理。接着又问：小铁筒里装的粉末是什么东西？

我说是臭虫药。但我发现他未听懂我的意思。他皱着眉头，满脸狐疑，显然把我认作是一个毒品走私者。他用责

[1] 法文，意为：这车上的外汇率叫人难以置信。——译注。

备的口气说，这粉末不是用来刷牙的，也不是用来擦脸的，那末，究竟用途何在？我只好向他表演哑剧：先是在自己身上一阵乱搔，接着用手去逮什么东西，最后做出撒药粉的样子。啊，他全明白了。他笑得前仰后合，嘴里重复着一句土耳其话。这粉末原来是为它们准备的！他把这话转告了他的同事，大家嘻嘻哈哈笑着走了。紧接着，列车员走了过来，指导我们通过最后一关。他说，过一会儿，那些人还要拿着我们的护照到这儿来，询问我们带了多少钱。"effectif，vous comprenez？"[1] 我很喜欢"effectif"[2] 这个词，它是如此准确地表述了"手头的现金"这层意思。列车员接着说："你们自报的金额必须与实际金额相符。"他说的自报金额显然是指总额。马克斯告诉他，我们的总额多于现金。他说："那无关紧要。但你别那么说，以免给你带来麻烦。你就说，你带了信用卡或旅行支票，还带了多少现金。"他解释说："你知道，他们并不在乎你带了多少钱，而是看你的回答是否合乎规范。"

说话之间，查询现金的海关人员来了。未等我们开口，他已把我们的回答写上。一切合乎规范。

列车驶近伊斯坦布尔，穿行在一座座石板盖顶的木房之间。可以看见远处的石头城堡。大海就在我们右边。

伊斯坦布尔，奇幻的城市！进入市内，你看不见它的丰姿；只有当你离开欧洲一侧，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驶向亚

① 法文，意为：实际的金额，明白吗？——译注。

② 法文，意为：实际的。——译注。

洲海岸时，你才真正看见了伊斯坦布尔。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早晨，阳光灿烂，万里无云，清真寺的尖塔高高耸立在蓝天之上。

“瞧，圣索菲教堂，太美了！”一个法国旅客说。

大家都附合他的看法，惟有我不敢苟同。我从未赞赏过这个教堂，总觉得它的比例不够协调。但我不愿唱反调，因而没有作声。

我们在哈伊达帕查换了车。待到列车终于启动，车上备好早餐，人们早已饥肠辘辘。列车沿着马尔马拉海岸逦逦东行，海上点缀着依稀可见的岛屿。一个念头成百次地涌到我的心上：我真想拥有这些岛屿中的一个！这太荒唐了不是？但是我敢说，多数人或早或晚都会萌生这种欲望的。在人们心目中，它象征着自由，与世隔绝，摆脱烦恼。而实际上，它并不意味着自由，而是意味着幽禁。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全都依赖于大陆，因而不得不一次次开出长长的采购单，备办肉类和面包。人们还得做所有的家务，因为没人愿到岛上来当仆人，远离亲友，远离电影院，甚至没有公共汽车之类的交通工具可供亲友相互往来。我常想，南海上的岛屿也许有所不同。在那儿，人们可以席地而坐，悠闲地品尝各种美味的水果，省却了杯盘刀叉之类的餐具，从而也就省却了洗涤餐具的辛劳。不过，我见到的一次南海岛民们的进餐，吃的却是摆在肮脏透顶的桌布上的炖牛肉。

不，我所说的岛屿是——应该是——梦一般的岛屿！在这样的岛屿上，不存在扫地、除尘、铺床、洗衣、洗碗、准备食物、开列采购单、修理灯具、为土豆剥皮之类的问题，自然也

不存在垃圾箱。那儿只有白色的沙滩和蓝色的大海，还有一幢也许是在日出与日落之间倏然出现的仙人楼阁，还有苹果树、黄金和歌声……

我正沉浸在遐想中，马克斯问我想些什么。我只说了一个词："天堂！"

马克斯说："等你到了贾格杰盖，你也就进了天堂。"

我问贾格杰盖是不是很美，马克斯说，他也不知道，但那是世界上一个相当有趣的地方，迄今还不为外界所知。

列车驶进一道峡谷，我们已把大海抛到身后。

次日早晨，我们到了西利西亚山口。眼前是我见过的最美的胜景之一。站在山口，仿佛是站在世界的顶峰。俯视着充满希望的大地，你会体验到摩西不能进入迦南时的那种感情。因为这儿也是不能进人的……那弥漫着雾气的深蓝色的地方，似乎你永远也不能到达；及至你真的到了，那些集镇和村落其实也是非常普通的，并不具有召唤你到它们身边的那种令人心醉的美。

汽笛又响了，我们重又返回自己的分隔间。

前方是阿勒颇。过了阿勒颇，便是贝鲁特了。在贝鲁特，我们将和我们的建筑师碰面，并为哈布尔和贾格杰盖地区的查勘做好准备。

查勘是整个发掘工作的开端。尊敬的比顿夫人说过：首先要逮住你的野兔。就我们的情况而言，就是要首先找好发掘的地点。这是马上要做的事。

第二章 查勘之行

贝鲁特！蓝色的大海，蜿蜒的海湾，漫长的海岸线——一抹淡淡的远山，这就是呈现在旅馆阳台前方的景色。我的卧室有一扇面向陆地的窗户，从那儿可以看见一座盛开着猩红色的一品红的花园。这卧室空间很高，四壁刷着白色的涂料，看上去有点像间牢房。盥洗间里有个备有龙头的新式面盆，上面标着一行近代花体文字，连接在面盆上的水管已经锈迹斑斑。面盆上方是个带有活动盖子的大水箱，里面盛满了发臭的陈水。

管件设备传入东方以后，不知带来了多少后患。常常可以看到冷水龙头淌出热水，热水龙头淌出冷水。记得有一次在一间新修的西式浴室里洗澡，一股很烫的水冲了出来，我既找不到可以调温的冷水，又关不上那该死的热水龙头，连忙伸手开门，门上的插销又被卡住了。

我正慨叹着窗外的一品红和室内的盥洗设备之间的反差，忽听有人敲门。一个矮墩墩的亚美尼亚人出现在门口，脸上堆满奉承的微笑。他张开嘴，用一个手指在自己的喉咙和腹部之间划了一道直线，殷勤地说："manger!"[1]

这个动作传达了一个最普通的信息：餐厅已经备好了午餐。

在餐厅里，我看见了正在等我的马克斯，还有我们的新建筑师麦克——现在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再过几天，我们就要一起去到荒野，从事三个月的查勘工作，寻找适宜发掘的地方。同去的还有我们的向导哈穆迪，他是乌尔发掘工地的老工头，也是马克斯的老朋友，这次将利用发掘的间隙，和我们共同度过一个秋季。

麦克欠起身来向我问候。我们坐下吃了一顿味道可口、稍嫌油腻的午餐。席间，我多次想跟麦克攀谈一下，每次他都简单地回答说："啊，是吗？""真的？""可不？"谈话也就无法进行下去。

我不免有点扫兴，心想：我们的新建筑师是不是把我当成一个低能儿加以捉弄，像我幼时遇见的某些人似的？但是，谢天谢地，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已不是一个羞答答的孩子，而是一个沉着、能干的中年人。

用不着安慰自己说：麦克是由于自己腼腆，才采取了防御的姿态。眼前的事实是：面对他冷淡、高傲的神态和轻轻扬起的眉毛，以及他对我的谈话注意倾听的样子，我心理上

[1] 法文，意为：吃！——译注。

萎缩了，发现自己说的全是废话。临到午餐快结束了，麦克才说了一句含义明确的话。

当我对最后一道菜表示不满时，他说："确实不好，不是么？"

当然，他是对的，这道菜确实不好。

饭后，马克斯问我对麦克有何看法，我审慎地回答说，他似乎不大说话。马克斯说，那倒是件好事。很难想象：当你在沙漠里进退不得的时候，却有人在一旁唠唠叨叨。"我选中他，正因为他看来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我承认这话不无道理。

马克斯继续说，他也许有点腼腆，但很快就会开朗起来的。"他可能怕你。"马克斯温和地补充说。

我思量着这种令人鼓舞的看法，但是并未被它说服。

我试着给自己来点精神疗法。我对自己说，论年龄你已够做麦克的母亲了。论成就你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你作品中的一个人物还被作为破译《泰晤士报》纵横填字谜的线索（这可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再说，你是考察队队长的妻子。现在，如果有谁要怠慢谁的话，只能是你怠慢那个年轻人，而不是那个年轻人怠慢你。

稍后，我们决定去吃茶点。我走到旁边的房间去邀麦克。

这房间整洁得叫人难以置信。麦克正坐在叠起的方格毛毯上写他的日记。他抬起头来，眼神里流露出文雅的询问。

“你愿和我们一道去吃茶点吗?”我尽量表现得自然而友好。

麦克站起身来:“谢谢!”

“吃罢茶点,不妨去看看市容,”我建议道,“在一个新地方逛逛是很有意思的。”

麦克微微扬起眉毛,冷冷地说:“是吗?”

带着几分不快,我领路来到马克斯落座的餐桌。麦克一声不响地吃了好多东西。马克斯嘴里吃着茶点,思想却飞到四千年前。

最后一块糕点吃完了,马克斯从沉思中回过神来,提议大家去看看我们那辆汽车的装配情况。

这卡车原有一个福特车的底盘,现在正安装一个当地的车身。我们之所以选择这种拼凑的办法,是因为买不到一辆像样的二手车。

现在看来,车身的工艺是值得乐观的。整个卡车显得豪华而高贵,完美得让人不敢相信。

马克斯此刻犯愁的是:哈穆迪本当今天来到贝鲁特,但是至今未见他的影子。

麦克对观光市容毫无兴趣,回到他的房间写日记去了。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他在日记里究竟写些什么呢?

第二天清晨五点钟,我们的卧室门被打开了,有人用阿拉伯语通知说:“你们的工头到了!”

哈穆迪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涌进屋来,拉住我们的手,压在自己额上。“Shlon kefek?”“Kullish

zen。""El hamdu lillah! El hamdu lillah!"[1]

我们尽力挥去睡意，吩咐侍者准备茶点。哈穆迪和他的儿子们舒舒服服蹲在地上，跟马克斯交谈着新近发生的事。我懂得的阿拉伯语极其有限，自然被排斥在他们的谈话之外。我太想睡觉了，心想，哈穆迪父子为什么不晚些进来呢？那对他们不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吗？

茶点终于驱散了我的睡意。哈穆迪对我说了好多话，马克斯为我作了翻译，同时也把我的回答转告了他。他们父子三人都开心地笑了。我重又认识到他们是多么讨人喜欢的人。

紧张的准备工作开始了：采购生活必需品，物色司机和厨师，拜访文物管理处。文物管理处主任塞里克先生和他漂亮的妻子招待我们吃了一顿午餐。他们待人特别热情，菜肴也很可口。

尽管土耳其海关人员说我鞋子太多，我还是忍不住又买了些鞋。在贝鲁特买鞋真是一大乐趣。如果你找不到合适的型号，人们两天之内就为你做出来了，皮革是上乘的，穿上不松不紧。必须承认，喜欢买鞋是我的一个弱点。我真不知道回家的时候如何通过土耳其海关。

在土产市场上，我买了几段绣有金黄色或深蓝色图案的丝绸，还买了一些带有乡土情调的丝织品，准备作为礼物寄回家去。马克斯则迷上了各种各样的面包。任何一个法

---

① 此处是用拉丁字母注音的阿拉伯语，意为：你好吗？—一切都好。感谢真主！感谢真主！——译注。

国血统的人都喜欢面包，对他们来说，面包的内涵远比其它食品丰富。我曾听社会福利处一个官员这样谈到他的一位远在边关的同事："Ce pauvre gar on! Il n'a même pas de pain là bas, seulement la galette Kurde!"[1] 言下流露出深深的怜悯。

我们还跟银行打了冗繁的交道。那儿的人办起事来拖拖沓沓，像在东方常见的那样。他们和和气气，很有礼貌，可就是不愿去办一点分内的事。"Oui, oui!"[2] 他们低声应诺着。Ecrivez une lettre![3] 随即又懒懒地坐了回去。

你不得不对他们加以催促。于是，他们便用一套繁琐的印花税制度来报复你，要你一次次掏出零钱去买他们的印花。当你认为一切都已办妥，又一道关卡出现了："Et deux francs cinquante centimes pour les timbres, s'il vous pla t!"[4]

我们不知填了多少表格，贴了多少印花，总算把手续办完了。银行办事员舒了一口气，庆幸自己又摆脱了一项负担。当我们离开银行的时候，听见他对另一个等待多时的顾客说："Ecrivez une lettre, s'il vous pal t!"[5]

剩下的事情是雇请厨师和司机。

---

① 法文，意为：这个可怜的人，他那儿竟连面包也没有，只有库尔德人的烘饼！——译注。

② 法文，意为：是的，是的！——译注。

③ 法文，意为：请填一张表！——译注。

④ 法文，意为：请贴两法郎五十生丁印花！——译注。

⑤ 法文，意为：劳驾，请填一张表！——译注。

司机问题是第一个解决的。哈穆迪兴冲冲地走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真是走运，他为我们弄到了一个顶呱呱的司机。

马克斯问他是怎样得到这个宝贝的。

他说，事情非常简单。当时这个人正在海边站着，他已经好些日子没有活儿干了，穷困到了极点，他只要很低的工钱。这不，我们一下子就省了一笔钱！

但是，有没有办法了解他的驾驶能力呢？哈穆迪把这个问题抛到一边：“谁能把面包放进炉子，谁就是面包师；谁能把汽车开上大路，谁就是司机。”

马克斯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如果没有更好的人选，他同意雇请阿布杜拉。阿布杜拉被唤来面谈。他简直像是一匹骆驼。马克斯叹息说，这种呆头呆脑的人也有他的可取之处。我问为什么，马克斯说，因为他没有脑筋去干不正派的事。

在贝鲁特的最后一个下午，我们乘车去了凯勒卜河的入海处。这是一条林木葱茏的溪谷，溪边有一家咖啡店。你可以在那儿喝咖啡，然后在林荫道上散步。

但是凯勒卜河的真正迷人之处，是那条通向黎巴嫩关口的山路两侧岩石上的铭文。在难以数计的战争中，不少军队踏过这条山路，留下了自己的痕迹。这儿有拉美西斯二世时代的埃及象形文字，有亚述和巴比伦军队的自夸之辞，有提革拉帕拉萨一世的图像。赛纳克里布在公元前七〇一年留下一段铭文，亚历山大路过此地时写下自己的战功，以萨哈顿和尼布甲尼撒以长长的文字纪念自己的胜利。艾伦比

的军队一九一七年在这里刻下一些名字的全称或缩写。我毫无倦意地看着岩石上这些刻痕。这儿真是一个历史的画廊。

我兴致勃勃地对麦克说，这太令人激动了，他是否也有同感？

麦克扬起他那温和的眉毛，漫不经心地说，当然，非常有趣……

我们的卡车已经装配完毕。它的到来再次激起大家的兴奋。它无疑装得太多了，头重脚轻，摇摇晃晃。不过，它却有一副高贵的派头，因而它立即被命名为“玛丽皇后”。

除了“玛丽皇后”之外，我们还租了一辆“的士”。这是一辆雪铁龙，由一个名叫阿里斯蒂德的亚美尼亚人驾驶。我们还雇了一个外表忧郁的厨师——艾萨，他的资格证书好得不能再好。

终于，伟大的日子到了，我们出发了。马克斯，哈穆迪，我，麦克，阿布杜拉，阿里斯蒂德和艾萨，作为伙伴，共同奔赴未来的三个月，不管等着我们的是吉是凶。

我们的第一个发现是：阿布杜拉是个糟糕透顶的司机。第二个发现是：厨师简直不能算作厨师。第三个发现是：阿里斯蒂德开车是把好手，但他那辆“的士”却不堪信赖。

我们的车沿着滨海大道驶离贝鲁特，经过凯勒卜河，向着北方行进。眼前闪过一簇簇白色的房子，一片片小小的沙滩和一个个岩石环抱的小海湾。我多想停下来洗一个澡，可是我们真正的事业现在已经开始了。很快，只消一会儿，我

们就要离开大海，转向内陆。在那以后，我们将有几个月见不着大海。

阿里斯蒂德按照叙利亚人的方式不停地按着喇叭。“玛丽皇后”跟在我们身后，拖着它那头重脚轻的躯体，像海船一样摇来摇去。

过了比布鲁斯，房屋渐渐稀疏了。我们右边是多岩的山坡。

终于告别了大海。汽车拐了个弯，头朝内陆，向着霍姆斯奔去。

霍姆斯有一家好旅馆，一家非常高级的旅馆。哈穆迪这样告诉我们。

这家旅馆的气派主要表现在建筑物的本身。它很宽敞，有着巨大的石头回廊。可惜管道系统不很通畅，偌大的卧室里几乎没有什么使人舒适的设施。马克斯和我看过自己的房间后，决定去街上走走。路过麦克门口时，看见他正坐在床边，埋头写他的日记。

（麦克在日记里写些什么呢？他竟然没有一丝热情去看看霍姆斯。）

也许他是对的。这儿确实没有多少东西可看。

我们吃了一顿做得很糟的冒牌西餐，接着便上床睡了。

昨天我们还在文明的王国里旅行，今天已把文明抛在后边。整整一两个钟头，到处看不见一点绿色，满眼是褐色的沙原。小路若隐若现。偶尔遇上一辆不知从哪儿开来的

卡车。

天气很热。汽车在起伏不平的小路上踉踉跄跄，风沙不停地打在脸上，钻进嘴里。我开始感到剧烈的头痛。

在这片不见植物的广袤世界里，有着某种可怕而又迷人的东西。它不像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之间的沙漠那样平坦，而是起起伏伏。你隐隐觉得自己变成了幼时在海滩堆起的城堡里的一粒沙。

忍受了七个小时的奇热和单调，一个荒凉的世界出现了——巴尔米拉！

在我看来，巴尔米拉的魅力在于它那伫立在灼热沙漠上的苗条的米色的身影。它美丽，奇幻，充满了梦里特有的非逻辑性，让人迷惑不解。我想起了埋在地下的王宫、神殿和倾圮的圆柱……

我始终说不清我对巴尔米拉真正的看法是什么。它从我第一瞥起就具有梦的特征，我的头痛眼花更加深了对它的错觉。不，它不是真实的，它不可能是真实的！

忽然间，我们已置身于人群之中。一群快活的旅游者，欢笑着，交谈着，频频按动相机的快门。我们的车停在一幢大楼前面，这是一家旅馆。

马克斯急忙告诫我说："你可别介意那股气味，一会儿就会习惯的。"

的确如此！旅馆的内部布置得很有情趣，但卧室里那股陈水的臭味非常刺鼻。

"这气味对健康有益。"马克斯安慰我说。

那位和蔼的老先生——我知道他是这家旅馆的老板

——特别强调说："Mauvaise odeur，oui！ Malsain，non！"[1]

我们就这样住下了。随遇而安吧。我服了阿斯匹林，喝了茶，躺在床上。要是换在往常，我已经逛街去了；但此刻却打不起精神，只盼天黑好休息。

难道我晕车了？我可是个经常以乘车为乐的人啊！

一个小时以后，我醒来了，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正常，急于想去看看所能看到的一切。

这一回，就连麦克也顺从地搁下了他的日记。

在旅馆东头的一个最远的景点，我们遇到了一群法国人。他们正处在困境之中：一个穿高跟鞋的女人，有只鞋子掉了后跟，不能走回所住的旅馆。看来他们是乘一辆"的士"来到这里的，不料"的士"出了故障。我们看了看这辆"的士"：它是这个国家特有的一种车，样子和我们那一辆没有什么区别，同样破旧的装潢，同样用绳子捆着。司机是一个瘦瘦的叙利亚人，这时正垂头丧气地检查引擎盖下的机件。

他不时摇着头。一旁的法国人向我们解释说：他们是昨天乘飞机到这里的，明天同样乘飞机离去。这辆"的士"是下午在旅馆租的，现在它出毛病了。这位可怜的夫人怎么办呢？"Impossible de marcher，n'est ce pas，avec un soulier seulement。"[2]

我们向她说了很多宽慰的话。马克斯慨然答应提供我们的"的士"，说他立即回去把它开来。当然，要把大家全部

---

① 法文，意为：是臭味，但不损害健康。——译注。

② 法文，意为：只穿一只鞋是不能走路的。——译注。

带走,得跑两趟才行。

这建议立刻赢得热烈的欢呼和真诚的感谢。马克斯走了。

我和法国女人们亲热地交谈起来。麦克则退居到他用沉默构筑的高墙后面,只是在别人谈话的间隙插进一个生硬的“Oui”或“Non”。[1] 法国女人们对我们的行程表现了浓厚的兴趣。

“Ah,Madame,vous faites le camping?”[2]

我被其中的一个词迷住了:Le camping![3] 它把我们的冒险活动划入了运动的范畴。

“野营,”另一个女人说,“那将是何等开心啊!”

是的,我说,非常开心。

时间在谈笑中过去了。突然,我大吃一惊:“玛丽皇后”蹒蹒跚跚地驶来了,马克斯坐在驾驶座上,怒容满面。

我问他为什么没把“的士”开来。

“因为,”马克斯愤怒地说,“那‘的士’就在这里!”他用一个表情丰富的手指,指着眼前这辆冥顽不灵的“的士”——那个瘦个子叙利亚人还在检查它的机件。

顿时响起一片惊叹。我恍然大悟:难怪这车看起来这么眼熟!“可是,”那个法国女人叫了起来,“这车是我们在旅馆租的。”不管怎么说吧,马克斯解释说,它是我们的。

---

① 法文,意为:“是”或“不是”。——译注。

② 法文,意为:啊,夫人,你们是去搞野营吗?——译注。

③ 法文,意为:野营。——译注。

阿里斯蒂德拼命为自己辩护。双方都不同意对方的观点。

“我不是租了这辆车，同时也雇了你，为期三个月吗？”马克斯问道，“你怎么能不顾脸面，把它开出去交给别人使用呢？”

“可是，”阿里斯蒂德做出一副无辜受辱的样子，“你不是告诉我下午不用车吗？我正好趁机捞点外快。我跟一个朋友说了，由他带这伙人出来逛逛。我怎么就损着你了？既然你自己下午不想坐车。”

“这不就损着我了？”马克斯回答说，“首先，这不是我们安排的；其次，这车需要修理，它可能明天就开不动了。”

“至于这一点，”阿里斯蒂德说，“你不必担心，我和我的朋友可以连夜把它修好，如果必要的话。”

马克斯说，最好如此。

确实，第二天早晨，这辆可信的“的士”已在旅馆门前等候我们了。阿里斯蒂德坐在驾驶座上，面带微笑，一副没事儿的样子。

今天，我们到了幼发拉底河边的德佐尔。这个城市散发着臭气，没有一点吸引力。由于找不到欧洲式的旅馆，社会福利处借给我们几个房间。这些房间视野开阔，可以看见幼发拉底河宽阔、褐色的流水。法国官员亲切地问询了我的健康状况，并说：但愿我不曾在这样高的气温下开车。“雅科夫人——我们局长的妻子上次来到这里时，已

经 complètment knock out。"[1]

这个字眼激活了我的想象。我希望，当我结束这次查勘的时候，不至于 complètment knock out！[2]

我们买了一些蔬菜和大量鸡蛋，把"玛丽皇后"装得满满的，只差没把捆上的绳子绷断。我们又上路了，真正的查勘从此开始。

布赛雷到了。这儿有一个法国驻军的哨所。马克斯曾对这个地方寄以很大希望，因为它是幼发拉底河与哈布尔河的交汇处。罗曼切尔塞希姆就在河的彼岸。

可是，布赛雷却令人大失所望。这儿没有早于罗马时代的任何古代建筑的遗迹，自然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哈穆迪不屑地摇摇头说："Min Ziman er Rum。"[3]我也跟着他说了这句阿拉伯话。

在我们看来，罗马人未免太现代了，他们不过是"昨天"的孩子。我们的兴趣是从公元前两千年开始的，目的是要找到赫梯人的各种遗物，尤其是想找到更多有关米坦尼军事王朝的东西。后人对这批外国冒险家知之甚少，但他们曾在世界的这个角落耀武扬威，只是他们的首都瓦什苏卡尼还有待证实。这些出身武士阶层的统治者，看来都是很好的骑手，因为我曾见到一篇论文谈及一个名叫基库利的米坦尼士兵如何饲养和训练马匹。

---

①② 这是由法语和英语组成的词组，意为：完全筋疲力尽。——译注。

③ 此处是用拉丁字母注音的阿拉伯语，意为：罗马时代的破玩意儿。——译注。

从那个时期往前推移，自然就进入了史前的朦胧时代。关于那个时代，没有留下文字记载，只留下一些罐子、珠子、护身符和装饰品，无声地证明着人们当时的生活。

既然布赛雷令人失望，我们便继续南行，向梅亚丁进发，虽然马克斯对它也不抱太大的希望。在那以后，我们将转而北上，去到哈布尔河的左岸。

哈布尔河，我是在布赛雷第一次见到它的，在此以前它对我来说仅仅是个名字，虽然这名字曾在马克斯嘴上反复说过。

“哈布尔地区是我们查勘的重点，那儿有数以百计的墟丘！”

马克斯接着说：“如果我们在哈布尔找不到理想的东西，那就到贾格杰盖去。”

“什么贾格杰盖？”我问。

这个名字对我太神奇了。

马克斯亲切地说，他料想我从未听人说过贾格杰盖，很多人也都如此。

我承认他的判断，并补充说，要不是他告诉我，我甚至连哈布尔也不知道。

“难道你不知道哈拉弗墟丘就在哈布尔吗？”马克斯说，对我如此的无知大为惊诧。

在说到“哈拉弗”这个著名的史前陶器遗址时，他把声音压得很低，流露出深深的敬意。

我摇摇头说，要不是碰巧嫁给了他，我很可能永远也听不到什么哈拉弗墟丘。

我想起了比我更加无知的同胞们。在国内时，常有人向我打听考古的情况。要说清我们所在的地方，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于人们的问询，我的第一个回答通常只有一个词："叙利亚。"

"啊！"问询者顿时皱起眉头说："是的，当然是叙利亚……"他们于是想起了《圣经》里的描写。"让我想想看，那准是巴勒斯坦，是吗？"

"临近巴勒斯坦，"我说，"你知道，离海边很远呢。"

但这并未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巴勒斯坦只能引起文学和宗教的联想，它通常是与圣经故事和礼拜日课联系在一起的，而不大具有地理上的含义。

"我还是弄不清它在哪儿。"问询者额上的皱纹更深了，"你们究竟是在哪一带发掘——我是说在哪个城镇附近？"

"不靠近任何城镇，是靠近土耳其和伊拉克的边境。"

朋友的脸上掠过一丝失望。

"但是你们总得靠近某个城镇啊！"

"离阿勒颇也有两百多英里呢。"我说。

他们叹了口气，不再追问了。过了一会儿，忽又活跃起来，问我们吃些什么。"我猜想，是吃枣子吧？"

我告诉他们：我们吃羊肉、鸡肉、鸡蛋、大米、菜豆、茄子、黄瓜和应时的橘子，还有香蕉。他们不以为然地望着我说："我看那日子也说不上艰苦。"

在梅亚了，le camping[1] 开始了。

我悠然自得地坐在院子当中一把专门为我而设的椅子上。马克斯、麦克、阿里斯蒂德、哈穆迪和阿布杜拉忙着架设帐篷。

毫无疑问，我得到了最好的优待。眼前的场面真是壮观极了：强劲的沙漠风不停地刮着，大伙儿光着膀子，干得大汗淋漓。阿布杜拉祈求真主的怜悯，亚美尼亚人阿里斯蒂德恳请圣徒的帮助，哈穆迪发出鼓舞人心的呼叫和欢笑，马克斯不时愤怒地诅咒着。惟独麦克不声不响，偶尔吐出一个单词。

帐篷终于搭好了，虽然有点摇摇晃晃，不大符合规范，但毕竟是竖起来了。大家开始咒骂厨师，他只顾看热闹，还没开始做饭。好在我们还有一些尚未过时的罐头，再烧上一壶茶，也就凑和着吃了。太阳落了，大风歇了，一阵凉意随之袭来，大家于是各自就寝。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用过睡袋，凭着马克斯和我的共同努力，好不容易才钻了进去。一旦进到里边，真是舒服极了。我在国外总是带着一个柔软的鸭绒枕头，它使我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得到一份温馨。

我高兴地对马克斯说："我喜欢在帐篷里过夜。"

这时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你看夜里会不会有耗子或别的东西从我身上跑过？"

"肯定会的。"马克斯取笑说。

来不及与马克斯再说什么，睡眠已经把我征服了。

---

[1] 法文，意为：野营。——译注。

醒来时已是早晨五点。太阳升起来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梅亚丁附近的墟丘看来没有什么发掘价值。

“罗马！”马克斯不悦地咕哝着。这是他最轻蔑的一个词。我抛开了对罗马人可能产生的任何好感（他们可能也是一种有趣的人），跟着也说了一声“罗马”，随手丢掉一块毫无价值的陶器碎片。“Min Ziman……er Rum。”[1]哈穆迪说。

下午，我们访问了美国人在杜拉的发掘点。这是一次愉快地访问，主人显得非常好客。谈话中，他们叙述了当时征集劳动力遇到的困难，这段经历简直像是一出喜剧。

在世界上这一片偏僻的地方，为工钱而干活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招工的美国人处处遭到拒绝和误解。他们只得求助于法国驻军。得到的回答迅速而有效：军队逮捕了两百个劳动力（数量多少不等，根据需要而定），把它们派去干活儿。“犯人”们干得快快活活，似乎很喜欢这份工作。收工了，美国人叫他们明天再来，但他们并没有来。于是，军队又把他们抓来。这些人照样干得快快活活。可是第二天又不见他们的影子。军队便又再次实行逮捕。

“你们不喜欢为我们干活儿吗？”美国人问。

“喜欢，确实喜欢，干吗不喜欢呢？反正在家里也是闲着。”

---

[1] 此处是用拉丁字母注音的阿拉伯语，意为：罗马时代的破玩意儿。——译注。

“那么，为什么不天天来呢？”

“我们倒是想来，但是，我们得等‘带人的’（当兵的）来带我们。我可以告诉你，如果‘带人的’不亲自上门来带，我是非常生气的。那是他们的义务。”

“但是，我们想要你们为我们干活儿，而不用‘带人的’去带。”

“那可是个非常可笑的想法。”

到了月底，发工钱了。他们带着一脸的困惑，终于按上了手印。

确实，他们说，他们不理解外国人的这些作法。

“法国‘带人的’管制着这片地方，他们有权带走我们，把我们送进监狱，或为你们挖土。但是，你们干吗要给我们钱？这钱又是凭什么给的？这道理讲不通嘛！”

但是，到头来，他们还是接受了西方人奇怪的习惯，虽然领工钱时照旧一边摇头一边嘀咕。他们对“带人的”始终耿耿于怀，因为他们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

不管是真是假，故事本身是动人的。

回到住地以后，我的脑袋眩晕起来。身子也不舒服，直想呕吐。我巴不得一头钻进睡袋，早把晚餐置诸脑后了。

早上，马克斯忧心忡忡，问我感觉如何。我呻吟着说：“就像死了似的。”他更加发愁了，问我是不是真的病了。

我说真的病了。这种病在埃及叫做吉比塔米，在巴格达叫做巴格达塔米。在沙漠里患上这种病，可不是闹着玩儿的。马克斯不肯让我一个人留在帐篷里，因为帐篷里白天温

度高达华氏一百三十度。查勘必须继续进行。我蜷缩在汽车里，摇来晃去，神志昏迷。汽车开到一个土丘，我跨出车来，躺倒在“玛丽皇后”的车身所形成的阴影里。马克斯和麦克登上土丘查勘去了。

说老实话，这以后的四天等于下了地狱。

哈穆迪讲述的一个故事似乎特别适合我眼下的处境。传说有一个苏丹的美丽的妻子被她丈夫逐出宫门。她日日夜夜向着安拉哭诉，说她没有伙伴，在沙漠里无比孤独。最后，安拉厌烦了她的悲叹，为她送去了伙伴——一群苍蝇！

我对那个美丽的女子怀着特别的恶意，因为她把安拉的惩罚带给了我。整个白天，这儿的苍蝇密如云团，扰得人无法休息。

我真后悔不该参加这次考察，只是克制着没有说出口来。

四天以后，我突然复原了，虽然病中没吃任何食物，只喝一点未搀牛奶的茶。生活重又变得美好起来。我吃了许多米饭，喝了一些带油的菜汤。这似乎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好的东西。

随后我们把帐篷搬到哈布尔河左岸的苏瓦尔墟丘。这儿四顾茫茫，没有村落，没有居民，甚至没有贝都因人的帐篷。

夜降临了，在我们头上，一轮明月放射着银辉；在我们脚下，哈布尔河蜿蜒远去，形成一个大大的 S。白天的灼热消散了，夜晚的空气散发着芳香。

“多美的土丘啊!”我说,“我们不能在这儿发掘吗?”

马克斯忧郁地摇摇头,吐出一个晦气的词:“罗马!”

“真可惜,这是一个多好的地方啊!”

“我对你说过,”马克斯说,“哈布尔才是好地方呢。那儿到处都是墟丘。”

我已有好几天把墟丘淡忘了,但我高兴地发现,我心里还是惦着它们的。

“你能确认这儿没有你需要的任何东西吗?”我焦急地问。我已迷恋上了苏瓦尔墟丘。

“当然有,但是埋得很深,必须挖到罗马的层面以下。何必费那么大的工夫呢?”

我叹了一口气,嘀咕着:“这儿是那样宁静,那样安谧,一个生灵也看不见。”

这时,一个老人从土丘一侧慢慢悠悠走上来。他蓄着长长的银须,脸上露出不可言说的尊严。

他躬身向马克斯问候:“你好吗?”

“很好。你呢?”

“很好。”

“感谢真主!”

“感谢真主!”

他在我们身旁坐下。接着是一阵长长的沉默。在经历了西方式的匆忙以后,这种温文尔雅的沉默是何等恬适啊!

随后,他问起马克斯的名字。马克斯告诉了他。他细细琢磨着:“米尔万,”他重复着,“来尔万……这名字多么响亮,多么辉煌,多么优美!”

他和我们又坐了一阵，然后，像来的时候那样，悄无声息地走了。从此我们再也没有看见他。

健康恢复了，我真正过上了愉快的生活。每天一大早，我们就走出帐篷，在所到的土丘上来回搜寻，拾起所有的陶器碎片，最后把它们摆在土丘顶上加以比较。凡是马克斯认为有用的东西，便放进一个小麻袋，并在袋上贴上标签。

我们展开了一场竞赛，看谁找到的东西能获得当天的大奖。

我开始明白了为什么考古学家们走路总是望着地面。我也将养成这种习惯，既不看四周，也不看天边，只看脚下的土地——说不定那儿躺着什么宝贝。

我常为人种之间的根本差异而震惊。我们的两个司机对待金钱的态度，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阿布杜拉几乎没有一天不要求预支部分工钱。一旦达到目的，又要求预支全部。如果又到手了，我预料，他会在周末以前花得精光。凭着阿拉伯人的慷慨，他会把工钱一股脑儿抛在咖啡店里。他会不要店主找补，只图给自己挣个面子。

而阿里斯蒂德，这个亚美尼亚人，却不愿领取一个便士放在自己身上。“请你为我保存起来吧，哈智，[1]等到旅程结束的时候再给。如果我有什么小的花销，自会来找你的。”直

---

1. 阿拉伯语的译音，原指到过麦加朝圣的人，后引申为对有地位、有威望的男性的尊称。——译注。

到现在，他只领取了四个便士，为的是买一双鞋。

现在他的下巴上已经冒出了茂密的胡茬，那样子就像是《圣经》里的一个人物。他解释说，不刮胡子可以省下一块刀片的钱。反正是在沙漠里，谁去注意你的胡子。

在这次旅程的终点，阿布杜拉又将身无分文，徘徊在贝鲁特的海边，怀着阿拉伯人的宿命心理，等待仁慈的安拉为他提供一份新的工作。而阿里斯蒂德的钱却将原封不动地保存着。

"你想用这些钱来做点什么呢？"马克斯问他。

"积攒起来买一辆更好的'的士'。"

"以后呢？"

"挣更多的钱，再买一辆。"

完全可以预见，如果我二十年后再次来到叙利亚，一定会发现阿里斯蒂德已经拥有一个巨大的车库，也许居住在贝鲁特一幢宽敞的房子里。即使到了那时，我敢说，他进沙漠仍然不刮胡子，因为可以省下一块刀片的花销。

阿里斯蒂德并不是由他本民族的人带大的。有一天，我们遇到一群贝都因人，他们一见他就呼叫起来，他也朝着他们呼叫。一个个挥动双手，发出动情的欢笑。

"他们是阿莱扎部落的，"他向我们解释说，"我属于他们中的一员。"

"那是怎么回事？"马克斯问。

阿里斯蒂德用他那从容而快活的声音，带着沉静的微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七岁的男孩，他的一家老小和其他一些亚美尼亚人，被土耳其人推下一个深坑，泼上沥

青，点上了火。父亲母亲和兄弟姐妹全被活活烧死。只有他还活着，因为他在底层。后来，土耳其人离开了，他被一群阿莱扎部落的阿拉伯人发现。他们把他带在身边，让他进入阿莱扎部落。他被抚养成一个阿拉伯人，跟随部落游荡在牧场上。当他长到十八岁的时候，他去到摩苏尔，要求领取证件以证明他的族属。原来他是亚美尼亚人，而不是阿拉伯人！然而，鲜血凝成的兄弟情谊是永存的，对阿莱扎人来说，他仍然是他们中的一员。

哈穆迪和马克斯坐在汽车前排，时而唱歌，时而聊天，时而哈哈大笑。每当他们笑得特别开心时，我便要求翻译给我听听。他们的欢乐实在叫人羡慕。与我同坐后排的麦克，仍像往常一样默不作声，和我保持着不可逾越的距离。我的每一句话都被他看得十分严肃，他的回答自然也是严肃的。我第一次感到我是这样不善交际。麦克恰好相反，显得高高兴兴。他那自得其乐的样子，我惟有赞美而已。

晚上，钻进睡袋以后，我向马克斯絮絮叨叨说起白天的事。我坚持认定麦克不具备完善的人性。麦克提起的话头总是索然无味的；你若提出相反的看法，他也只是凄然一笑。

今天我发现自己走路越来越不平衡：我的脚似乎不是一步一步往前跨，而是明显地向右侧倾斜。我怀疑是不是某种热带病的先兆。

我问马克斯是否注意到了这一点。

“当然不是由于喝醉了酒，因为你是从不喝酒的，”马克斯回答说，“天知道，我在这方面对你下过多少工夫。”

这话引出了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每个人一生中都在与自己某种可悲的无能作斗争。我的无能就是既不喝酒又不抽烟。

如果我是从心眼里就厌恶这两种东西，我的自尊心还不至于受到伤害。事实正好相反，看见那些泰然自若的女人随处弹掉烟头上的烟灰，我心里好生羡慕。每当出席鸡尾酒会，我总是悄悄离开座位，设法藏起原封未动的酒杯。

我试图克服这种无能，但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六个月里，我坚持在午餐和晚餐后抽一支烟。烟味呛得我连声咳嗽，烟雾熏得我眼泪直流。我对自己说，我应该学会抽烟，可我却学不会喜欢抽烟。我的这种丑态受到朋友们尖刻的批评，说它是非艺术性的，看了叫人难受。我只得承认失败。

我和马克斯结婚之初，餐桌上的气氛和谐而欢乐。我们胃口挺好，吃得很多。马克斯继而苦恼地发现，我对好酒——其实是任何一种酒——毫无鉴赏力。他开始培养我的兴趣，硬让我喝红葡萄酒、勃艮第酒、苏特恩白葡萄酒、格拉夫酒，甚至托考依白葡萄酒、伏特加酒和苦艾酒。到头来他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我惟一的反应是一种酒比另一种更难喝。马克斯说，他注定终生要受这种惩罚：每次走进饭店，必须单独给我要一份清淡的饮料——这种操劳必将加速他的衰老。

这就是刚才马克斯责备我不喝酒的原因。

“我走起来似乎总是偏向左边。”我解释说。

马克斯说我也许患上了一种非常罕见的热带病，那病名是借用了某个人的名字，叫做斯蒂芬森氏症或者哈特利氏症。他打趣地说，这种病的后果可能是你的脚趾一个接一个地萎缩。

我想着这种“乐观”的前景，不禁低头看我的鞋子。奥秘一下子揭开了：左边一只鞋的外侧和右边一只鞋的内侧已经被磨得很浅了。我盯着这两只鞋，心里豁然开朗：自从离开德佐尔后，我一直在高低不等的五十个土丘的斜坡上走动，而且常常走在土丘的右侧。我想，以后只消反其道而行之，沿着左侧行走，鞋底上的斜度便会消失了。

今天，我们到达了阿贾贾墟丘——先前的阿尔班，这是一个巨大而重要的墟丘。

连接德佐尔的主要通道在这附近与大路会合，所以我们觉得实际上已经到了大路旁边。我们先后看见三辆汽车朝着德佐尔方向全速开去。

墟丘周围散布着一间间土房。各种各样的人和我们一起度过了白天的时光。这里已有了文明的气息。明天我们将要去到哈塞茨——哈布尔河与贾格杰盖河的交汇处。在那儿，我们将置身于文明之中。那儿有一个法国驻军的哨所，是这个偏远地区的重要城镇。我将第一次看到向往已久的传奇般的贾格杰盖河。我感到激动万分。

在哈塞茨的逗留充满了刺激性。这是一个平庸无奇的地方，几条街道、几家店铺，一个邮局。我们去了两个地方：一是法国驻军哨所，一是邮局。

驻军中尉热情好客，表示要好好接待我们。我们告诉他，我们已在河边搭了帐篷，那儿就挺舒服。但我们还是接受了他的邀请，答应第二天去赴晚宴。接着去邮局取信。局长到外面去了，邮件全部锁着。一个仆人出去找他，过了半个小时，他来了。他对我们表示欢迎，并给我们端上咖啡。经过冗长的寒喧之后，这才谈到正题——信件。

“何必如此匆忙呢，”他微笑着说，“明天再来吧。我将乐于接待你们。”

“明天我们还有工作要做，”马克斯说，“我们希望现在就拿到信。”

“噢，噢，请喝咖啡！”我们坐下，呷着咖啡。又过了一阵，经过多次客气的催促，局长才打开自己的办公室，开始寻找起来。他慷慨地劝说我们收下几封寄给其他欧洲人的信。“你最好把这些信拿走，”他说，“它们在这儿摆了六个月了，没人来取。对，对，它们统统都归你了。”

我们礼貌而坚定地拒绝了这些写给约翰逊先生、马弗诺戈尔达塔先生和派伊先生的信。局长非常失望。

“你们嫌少么？”他说，“那好，就把大的一捆拿去吧。”

但我们坚待要那些写明我们自己名字的信和报纸。再就是，我们的一张汇款单已经寄到了，马克斯要求提取现金。这似乎是个复杂得不可想象的问题。我们猜想，局长从来没有见过汇款单，因而理所当然地怀疑这张纸片。他叫来两个职员，对这问题作了一番心平气和的讨论。这可是一桩新奇、有趣的事，各人自有不同的看法。

汇款的事终于被认定了，各种表格也一一签了字，这时

忽然发现，邮局没有现金可以提取。局长说，只好明天补救了。他将派人去集上筹些钱来。

我们疲惫地离开邮局，走回河边的宿营地——避开了哈塞茨的尘土和污秽。迎接我们的是一片可悲的景象：厨师艾萨坐在炊事帐篷前面，双手捂着脑袋大哭。

发生了什么事？

他回答说，他被侮辱了。许多孩子围着他笑，使他丢尽了脸面，原因是他一时没有留意，狗把他准备的晚餐吃了，什么东西也没留下，只剩一点米饭。

我们闷闷不乐地吃着无滋无味的米饭。哈穆迪、阿里斯蒂德和阿布杜拉一再责备艾萨，指出厨师的主要职责就是死死盯住他所做的饭菜，到时候安全地摆在吃饭的人面前。

艾萨说他觉得自己不是当厨师的料，他从来没有当过厨师（“原来如此！”马克斯说），他倒是喜欢跟汽车打交道，马克斯是否可以推荐他为一级司机？

马克斯说那可不行，因为他从来没有见他开过汽车。

艾萨说：“可我摇过‘大个头玛丽’的摇柄，在一个寒冷的早晨。你不是亲眼看见了吗？”

马克斯承认他看见了。

“那么，”艾萨说，“你就给我写份推荐书吧。”

第三章 哈布尔与贾格杰盖

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美好的秋天。太阳刚刚升起，我们就起床了。喝罢热茶，吃罢鸡蛋，随即走出帐篷。清晨的空气透着凉意，我穿了两件紧身衣和一件棉衣。朝阳很美，宛如一朵淡淡的玫瑰，给四野的褐色和灰色投下一抹柔晖。站在土丘顶上，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被遗弃的世界。到处是隆起的土丘，细数一下，共六十处。这就是说，有六十个古代的遗址。这儿曾经是世界上一个热闹的地方，五千年前商旅如云；如今只有携着帐篷的部落不时路过。这儿是文明的源头，我刚拾起的这块绘着黑色网纹和圆点的陶器碎片，就是我此刻喝茶的伍尔沃思口杯的祖先。

我把衣袋里鼓鼓囊囊装着的碎片抖出来筛选，扔掉那些完全相同的，看着能拿出什么宝贝请我们的大师鉴定，以便裁决我与麦克和哈穆迪之间的竞争。

那么，我现在得到一些什么呢？

一个粗笨的灰色器皿，一块陶罐的边沿碎片（很有展览价值），一些粗糙的红色编织物，两块绘图陶器碎片（其中一块绘有圆点，与最古老的哈拉弗墟丘出土文物的图案相似），一把燧石刀，一块灰色陶罐底部碎片，还有另外几块难以归类的彩陶碎片。

马克斯作了第二次筛选，无情地丢掉大多数碎片，低声赞美着留下的一小部分。哈穆迪得到一个陶土烧制的车轮，麦克得到一块刻有图案的陶器碎片和一座塑像的局部。

马克斯把大家搜集到的东西装进一个小麻布袋，小心翼翼地捆起来，像往常一样贴上标签，标明它们出自哪一个墟丘。由于我们所在的这个墟丘还没有标在地图上，我们索性把它命名为"麦克墟丘"，以纪念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麦克。

如果说麦克的脸色还能表现什么的话，它似乎表现了些许的满足。

我们跑下土丘，坐上汽车。我脱掉一件紧身衣——太阳越来越热了。

我们还查勘了两个较小的墟丘，在另一个邻近哈布尔河的墟丘上吃了午饭：一些煮得过老的鸡蛋，一只牛肉罐头，还有橘子和很不新鲜的面包。阿里斯蒂德在煤汽炉上烧了茶。太阳热得像火，一切阴影和色彩都消失了，只留下一望无际的淡黄色。

马克斯说，幸好我们是在现在来查勘，而不是在春天。我问为什么，他说，在植物茂盛的时候，要找这些碎片可就困难多了。春天，这儿到处都是绿色。我不禁赞叹道：真是

理想的高尔夫球场。马克斯说，是啊，这是一片富饶的土地！

今天我们乘“玛丽皇后”前往哈布尔河左岸的哈拉弗墟丘，顺路查勘了祖马墟丘和鲁曼墟丘——这是个不祥的名字，因为“鲁曼”与“罗马”发音相近，但它实际上没有明显的罗马特征。

这个地区所有的墟丘都有发掘价值，不像南部的那一些。两千年前甚至三千年前的陶器碎片比比皆是，而罗马的遗物却寥寥无几。也有史前早期的绘图陶器。困难在于如何就如此众多的墟丘进行选择。马克斯激动地重复着同一句话：“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

我们对哈拉弗墟丘的查勘带着朝山进香般的虔诚。哈拉弗墟丘这个名字最近几年不知多少次闯进我的耳朵，我几乎不相信马上就要目睹它的风采。那是一个很美的墟丘，哈布尔河就在它的脚下流过。

我记起一件与哈拉弗墟丘有关的事。在柏林时我们曾拜访过冯·奥本海姆男爵，他带我们参观了他的古物陈列室。马克斯和他足足谈了五个小时。那儿没有地方可坐，我只好站在一旁。起初我听得津津有味，后来便渐渐觉得无聊了。我没精打采地看着那些据说是来自哈拉弗墟丘的极端丑陋的塑像，男爵一口咬定它们与旁边那些最古老的陶器属于同一时代。马克斯没有正面予以反驳，只是委婉地指出两者的区别。在我困乏的眼里，这些塑像彼此何其相似。稍后我忽然发现，它们之所以那样相似，是因为它们几乎全是石膏复制品。

冯·奥本海姆男爵停下他的宏论，深情地抚摸着一尊塑像说："啊，我美丽的维纳斯！"接着又回到原来的话题。我真恨不得像一首古老的童谣里说的那样：哪怕剁掉我的双脚，也要捅穿他的老底。

快到哈拉弗墟丘的时候，我们谈到当地的一些传说。这一带流传着各种有关埃尔巴龙的故事，主要说他在发掘时如何向工人们支付了大量黄金。黄金的数量显然在人们长期的传说中被夸大了。我们想，即使是德国政府也不可能在考古上倾注如此巨额的宝贵金属。

踏上归途已经不早了。天气正在变化，大风刮了起来。灰沙不断扑到脸上，刺得眼睛发痛。刚一回到住地，又要出席法国驻军的晚宴。我们着意打扮了一番——确切地说，是穿得干净一点：我穿上干净的短外套，男人们穿上干净的衬衣，仅此而已。我们在那儿吃了一顿很好的晚餐，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傍晚。饭后冒着大雨驱车返回帐篷。夜里很不宁静，犬吠声时断时续，帐篷在大风中劈啪作响。

暂时告别了哈布尔，我们动身前往贾格杰盖。途中，一座高高的山峰引起了我的兴趣，待到走近了，才发现是一座死火山——考卡卜。

我们的特定目标是哈米迪墟丘。这个墟丘我们早就耳熟了，但要亲临查勘却并不容易，因为没有通向那儿的路。这就意味着要穿过一大片荒野，越过数不清的水沟和沙溪。哈穆迪这天早上情绪很高。麦克依然安静地沉默着，他断定

我们绝对到不了那儿。

行车花了七个钟头,疲惫不堪的七个钟头。汽车多次陷进凹地,又多次被推上来。

哈穆迪在这种场合显得特别兴奋。他把汽车看成是一种跑得很快但又不服驾驭的马。在前面可能出现沙溪的时候,你会听到他以激动的声音,粗暴地向阿里斯蒂德下达命令:"快,快,别让那机器有时间喘息!驱赶它!驱赶它!"

每当马克斯要求停下车来,自己走到前面察看险情时,他的厌恶达到了极点。他一个劲地摇头,嘴里自顾嘟囔着。

他似乎在说:你们不该那样对待一辆精力旺盛的车!要让它没有时间作出反应。这样,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经过多次绕道、检修,并请当地人引路,我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在午后的阳光下,哈米迪墟丘别有一种诱人的美。汽车带着成功的欢乐,骄傲地驶上缓缓的斜坡,一直开到土丘顶上。站在那儿往下望去,可以看见一片麇集着野鸭的沼泽。

麦克这一回可真激动起来了。

"啊,不流动的水!"他以满意的口气说,"我可亲眼见到了!"

从此,"不流动的水"便成了他的绰号。

现在,生活变得忙碌、欢腾起来。查勘的热情一天高过一天。最后选择哪一个墟丘,取决于这样三个条件:第一,它必须临近一个或几个村落,以便得到必要的劳动力;第二,必须获得水的供应,也就是说,必须邻近贾格杰盖河或哈布

尔河，抑或附近就有含盐量不太高的井水；第三，必须有迹象表明那里确有我们要找的东西。所有的发掘都是一种赌博：在属于同一时期的七十个墟丘里，谁能说哪一个埋藏着一座建筑？或若干残片？或一些特别有趣的东西呢？一个小小的墟丘，发掘的前景不亚于一个巨大的墟丘，因为情牵过去，越是主要的城镇，越是容易遭到抢劫和破坏。运气是决定的因素。常有这样的情况：人们兴致勃勃地发掘某个墟丘，方法无可挑剔，工夫也没少费，过了一个个发掘季节，却没获得预想的结果。后来，另一批人来了，仅挖了几英尺，一件珍奇的文物便出土了。我们不管选择哪个墟丘，真正的安慰在于找到一点像样的东西。

我们又到哈布尔河对岸的哈拉弗墟丘查勘了一天，接着在贾格杰盖河边呆了两天。贾格杰盖河从外观上看，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它带着褐色的泥沙从高高的河岸间流过。我们把附近的布拉克墟丘作为一个很有希望的发掘点记了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土丘，有着几个时期的遗迹：从遥远的史前时代到亚述时代。近处有一个亚美尼亚人居住区，周围散布着其它一些村落。此地离哈塞茨只有一小时的车程，很容易获得各种供应。可惜墟丘近旁没有水，虽然可能挖出井来。总之，布拉克墟丘具有发掘的可能性。

今天的任务是查勘从哈塞茨到卡米什利沿线的一些墟丘。卡米什利在哈塞茨的西北方，是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上一个设有法军哨所的城市。我们今天要走的路，很长一段是在哈布尔河和贾格杰盖河之间，最后在卡米什利与贾格杰

盖河会合。

考虑到这一线有很多墟丘值得一看，不可能在天黑以前赶回哈塞茨，我们决定在卡米什利过夜。

关于当晚的住宿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驻军中尉说，卡米什利那家所谓的旅馆根本不能住人，“C'est infecte，Madame！”[1] 哈穆迪和阿里斯蒂德却说那是一家“第一流的旅馆——有欧洲式的床！”

也许中尉的话是对的，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上路了。

天气在两天小雨之后晴了起来。但愿这种天气持续到十二月份。因为在哈塞茨和卡米什利之间有两道很深的沙溪，如果里面积上了水，道路就会被阻断一些日子。好在今天沙溪里水不多，我们的汽车没费多大劲就开过去了。我说的是我乘坐的这辆车——阿里斯蒂德的“的士”。阿布杜拉按照他的老习惯，想用高速档冲过沙溪。眼看汽车行动艰难，这才换成二档。谁知引擎熄火了，汽车滑进了沙溪深处。我们所有的人都走出车来，挽救这场败局。

马克斯骂阿布杜拉是个该死的笨蛋，问他为什么不听他的告诫。哈穆迪责怪他速度不够：“再快一点！再快一点！你太小心了。要让汽车没有时间作出反应，那样，它就不会拒绝前进了。”阿里斯蒂德有点幸灾乐祸：“看样子我们得在这儿呆十分钟啰！”麦克打破惯有的沉默，用平日那种抑郁的声调说：“它会陷死在这鬼地方的。瞧瞧这个坡度！要想

---

[1] 法文，意为：糟透了，夫人！——译注。

挣扎出来，得花好长时间。”阿布杜拉双手举向天空，发出一串尖声的辩护：“凭着这么一辆好车，第三档就可以轻轻松松开过去，根本不必换成二档。我不过是想省点汽油。我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让哈智高兴。”

痛惜的合唱终于让给实际的抢险。木板、鹤嘴锄和其它用于抢险的器材被卸下车来。马克斯把阿布杜拉推到一旁，自己坐到“玛丽皇后”的驾驶座上。木板被放到该放的地方。麦克、哈穆迪、阿里斯蒂德和阿布杜拉各就各位，作好推车的准备。我呢，既然在东方国家哈瞰[1] 不干苦活儿，我便站在岸上，准备呐喊助阵，或提出有益的建议。马克斯发动了引擎，一团团蓝色的烟雾从排气管升起，窒息着推车的人们。他挂上排档，松开离合器，一时嘈音大作，车轮飞转，蓝烟弥漫，有人呼唤着仁慈的安拉。“玛丽”前进了两英尺。顿时欢声四起。安拉真是太仁慈了……

可惜，安拉还不够仁慈！车轮打滑了，“玛丽”退回原处。重新铺好木板，重新站好位置。又是一阵阵呐喊，又是一股股泥浆，又是一团团蓝烟。这回差一点就成功了。

只需再加一把劲。拖缆被用上了，一端套住“玛丽”的鼻子，一端捆住“的士”的后背。阿里斯蒂德坐上“的士”的驾驶座。各人站好自己的位置。可惜阿里斯蒂德太性急了，过早地松开了离合器，拖缆一下子拉断了。一切又重新开始。这回由我担任指挥，约定我一挥动手巾，阿里斯蒂德就发动引擎。

---

① 阿拉伯语的译音，意为：显贵的夫人。——译注。

新的联合演习开始了。哈穆迪、阿布杜拉和麦克各就各位，齐喊“一、二”，马克斯发动了引擎。泥浆和蓝烟再次喷涌出来，车轮开始移动。我把手巾往下一挥，阿里斯蒂德大吼一声，在身上划了个十字，呼唤着 Allah Kerim，[①] 猛地挂上排档。“玛丽”呻吟着，颤抖着，慢慢向前移动。拖缆绷得紧紧的。它犹豫不决，后轮空转。马克斯让车走着“之”字，它总算恢复了精力，在斜坡上左拐右拐，终于爬上了岸！

两个浑身泥浆的人形，紧跟在“玛丽”身后，快活地大叫着。这是哈穆迪和阿布杜拉。第三个浑身泥浆的人形，不慌不忙走在后面。这是冷静、沉着的麦克！他脸上既没有烦恼，也没有欢欣。

我看看手表说：“一刻钟，还不错。”

麦克平静地接过话去：“下一道沙溪说不定更糟呢。”

麦克未免太缺乏人情味了。

我们继续前进。哈穆迪用歌声活跃着旅途的空气。他和马克斯坐在前排，一路上显得非常快活。我和麦克则是另一回事。我每次向他说点什么，总觉得自己笨口拙舌。麦克像往常一样礼貌地忍受着我的蠢话，用他惯用的某个公式回答说：“真的吗？”或者温和地反问道：“难道不是么？”

现在我们遇上了第二道沙溪。汽车停了下来。马克斯代替阿布杜拉坐在“玛丽”的驾驶座上。阿里斯蒂德用第一档开了过去，没有遇到什么麻烦。马克斯紧随其后，先用第二档驶下沙溪，再换第一档冲出泥水。

① 此处是用拉丁字母注音的阿拉伯语，意为：仁慈的安拉。——译注。

“你看见了吗?”马克斯对阿布杜拉说。

阿布杜拉做出十足的骆驼相。

“本该用第三档的,”他说,“你用不着换档。”

马克斯再次告诉他,他是个该死的笨蛋;并补充说,今后必须听从吩咐。阿布杜拉愉快地回答说,他总是力争把事情办得最好。

马克斯没有和他争论。我们继续赶路。

沿途见到很多墟丘。我开始琢磨现在是否到了,我再次按照逆时针方向绕着墟丘行走的时候。

我们到了一个名叫查加巴扎的墟丘。路旁小屋里立刻涌出一群孩子和狗。接着我们看见一个引人注目的人,他穿着平整的白长袍,缠着耀眼的绿头巾,是此地的长老。他亲切地向我们问好,招呼马克斯走进一间最大的土房。片刻之后,长老走出土房,大声喊道:“工程师! 工程师在哪儿?”哈穆迪告诉他,他呼唤的对象是麦克。于是,麦克朝他走去。

“哈哈,请喝酸奶,”长老端出一碗当地的酸奶,“工程师,你喜欢味道浓点还是淡点?”麦克朝长老手里的水壶点了点头,表示可以加一点水。我发现马克斯不愿接受这种饮料,但是晚了,长老已经把水加了进去。麦克把酸奶一饮而尽,看样子很对他的口味。

“我可得提醒你,”马克斯后来说,“那水很不干净,简直是些泥汤。”

在查加巴扎找到的标本很不错。那儿有村落,有水井,附近还有一些村落。长老待人和气,只是有点贪心。我们把这个地点记了下来,接着继续赶路。

黄昏时候，为了查勘贾格杰盖河边一些墟丘，我们绕过一片沼泽，耽搁了好长时间。到达卡米什利已经很晚了。

阿里斯蒂德把车停在那家“第一流的旅馆”前面。

“瞧，”他说，“这不是很堂皇吗？石头造的！”

我本想说，旅馆的内部比外观更重要，但我把话咽下去了。不管怎么说，这总算一家旅馆，一个住人的地方。

走进旅馆，登上一道长长的昏暗的楼梯，来到一间摆着大理石桌子的饭厅。饭厅里满是煤油、大蒜和油烟的气味。

马克斯开始和老板交涉。

没错，这是一家旅馆，一家有床的旅馆——那是真正的床！老板打开一个房间，四张床上已经睡上了人，这足以证明床的存在。还有两张床是空着的。

“就住这儿吧。”老板说。他用脚踢了一下近处那个睡着的人说：“这畜牲可以挪出去，他是我的马夫。”

马克斯冒昧提出一个要求：我们需要单独的房间。老板踌躇起来，最后说：费用很高呢。

马克斯爽快地说，他不在乎费用的高低；并问：究竟高到什么程度。

老板犹豫地搔着耳朵，把我们上下打量了一番（满身污泥，一点不像富翁），吞吞吐吐地说，总共得花一个英镑。

使他吃惊的是，马克斯一口就答应了。

空气顿时活跃起来。睡着的人被叫醒了，仆人们被唤来了。我们围着一张大理石餐桌坐下，吩咐送来最好的饭菜。

哈穆迪自告奋勇去处理住宿问题。一刻钟以后，他满面笑容回来了。落实的结果是：一个房间由马克斯和我支配，

他和麦克住另一个房间。“为了你们的体面，”他说，他再加了五个法郎，把被子换成干净的。

热腾腾的饭菜送来了，油放得多了点，不过味道不错。我们开开心心吃了一顿，然后困倦地躺在干净的床上。快要睡着的时候，我忽然想到这儿有没有臭虫。马克斯说，我们大可放心，这家旅馆是刚建成的，床也是新的铁床。

油烟、大蒜和煤油的气味从隔壁饭厅钻进屋来。可以听见人们用阿拉伯语大声说话。但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睡觉。我们入睡了。

第二天醒得很晚。我们有一整天的事情要做。马克斯推开卧室门，随即又轻轻退回来：饭厅里躺满了夜里从我们这两间卧室赶出去的人。他们躺在餐桌之间的地板上，至少二十个人。空气混浊极了。过了一会儿，侍者送上茶和鸡蛋。我们边吃边谈。哈穆迪告诉马克斯，昨晚他想跟麦克哈智好好聊聊，想不到麦克和大家相处两个月了，至今还不会说一句阿拉伯话。

马克斯问麦克是怎样学习范·埃斯编的《阿拉伯口语》的，麦克说他已忘得差不多了。

在卡米什利买了些东西，我们驱车前往阿穆达。现在走的是一条公路，一条真正的公路，而不是小路。它与铁路平行，铁路的另一侧就是土耳其了。

路面坏得惊人，到处坑坑洼洼，我们几乎被抖成碎片。但是毫无疑问，这条路并不荒凉，我们曾与几辆汽车交错而过。途中，阿布杜拉受到了马克斯的申斥，因为他热中于当地司机的一种恶作剧：故意惊散老妇人和孩子驱赶的毛驴

和骆驼。

“难道你不能从另一边过去吗?”马克斯责问道。

阿布杜拉激动地转过脸来:“我不是在开车吗?我就不能选择较好的路面?这些卑贱的贝都因人必须给我让路——他们,还有他们的毛驴!”

阿里斯蒂德悄悄跟在一头驮得过重的毛驴后面,赶毛驴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突然一按喇叭,吓得毛驴撒腿就跑。那女人尖叫着追赶毛驴,男人则向他扬起拳头。阿里斯蒂德放声大笑。

这回轮到他挨骂了,但他却处之泰然。

阿穆达基本上是一个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城镇,一点没有吸引人的地方。苍蝇到处乱飞,孩子不懂礼貌,每个人都显得讨厌而粗暴。就整体而言,不能与卡米什利相比。我们买了些性质可疑的肉——成群的苍蝇从那上面一哄而起;还买了些不新鲜的蔬菜,以及出炉不久的面包。

哈穆迪一个人打听情况去了。回来时,我们的采购已经结束,他把我们带到一条小路旁边,那儿有一道大门通向一座院子。

我们在院子里受到一位亚美尼亚牧师的欢迎。此人十分殷勤,懂一点法语。他指着面前的院子和房屋说,这些都是属于他的。

不错,他可以在明年春天把它租给我们,如果达成满意的协议的话。现在他就可以把一间屋子打扫干净,以便我们存放东西。

双方表明意向之后,我们驶上通往哈塞茨的公路。这条

公路在查加巴扎墟丘与卡米什利公路会合。我们沿路查勘了几个墟丘，途中没有遇到什么麻烦。返回哈塞茨的住地已经筋疲力尽。

马克斯问麦克，喝了长老那种污浊的酸奶后是否感到不适。麦克说他从来没有喝过比这更好的饮料。

"我告诉你，麦克是个异乎寻常的人，"当我们钻进睡袋以后，马克斯对我说，"他有第一流的胃，什么东西都能消化。他可以吃大量动物油脂和不干净的东西。奇怪的是，他从来也不张开嘴巴。"

"这你可说对了，"我说，"你和哈穆迪在一起，总是不停地说啊笑啊，但是我呢？"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跟他相处得更好一些。主动一点好吗？"

"我倒是非常主动，但他就是不爱搭理。"

马克斯觉得很有趣，咯咯笑了好久。

今天到达了阿穆达——我们新的活动中心。"玛丽"和"的士"被停放在牧师的院子里。房东已把一个房间打扫干净，由马克斯和我使用。但哈穆迪检查一遍之后，认为还是睡在帐篷里好些。于是，我们把帐篷搭了起来。这是一件非常费劲的事，因为起了大风，雨也开始下了。看来明天是不能外出了。在这一带地方，二十四小时的雨，肯定会使交通瘫痪。幸好我们有一个房间，可在里面度过白昼，仔细检查我们找到的标本。马克斯正好写他迄今为止的查勘进程报告。

麦克和我从车上卸下带来的东西，把它们摆放在房间里——折叠式的桌子，躺椅，灯……其他人则去镇上购买必需的物品。

屋外，风雨更大了。玻璃窗上的破洞招来了凛冽的寒意。我望着一旁的煤气灯发愁。

“我真希望阿布杜拉早些回来，”我说，“他可以对付煤气灯上的发热器。”

阿布杜拉这个人，你别看他无知无识，几乎在任何方面都表现得智力低下，是个蹩脚的司机，可对煤气灯之类脾气古怪的东西，却是无可争辩的行家——他，只有他，能对付这些复杂的玩意儿。

麦克走近煤气灯，细细琢磨起来。

他说发热器的科学原理十分简单，问我可否让他试试。

我说当然可以，并递给他一盒火柴。

他信心十足地操作起来。酒精点燃了。他的手熟练而灵巧，他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时间过去了，灯并没有亮。麦克重新加上酒精。

又过了五分钟，他咕哝着，与其说是对我，不如说是对自己说：“科学原理是够清楚的。”

我偷偷瞟了他一眼，这时又有五分钟过去了。他的脸上显出了生气，看上去几乎没有了先前的傲慢。科学原理也罢，非科学原理也罢，反正煤气灯不肯向他屈服。他开始出汗了。

一缕温暖的感觉掠过我的心上。我们的麦克毕竟还是具备人类本性的：他被煤气灯挫败了。

半个小时以后，马克斯和阿布杜拉回来了。麦克满脸通红，煤气灯还没点亮。

"啊，让我来，哈智！"阿布杜拉说。他抓去酒精瓶和火柴，只消两分钟，煤气灯就亮了。我敢肯定他根本不知道这中间还有什么科学原理。

"好了！"麦克说，语音仍像往常那样含糊不清，但这个单词包含的内容却是丰富的。

夜里晚些时候，狂风大作，暴雨如注。阿里斯蒂德跑进屋来说，他发现帐篷就要塌了。我们大家全部冲进雨中。我一下子明白了：我们的"野营"即将倾覆。

马克斯、麦克和阿里斯蒂德与风雨飘摇中的巨大帐篷英勇搏斗着，麦克死死抱住帐篷的支柱。

忽然啪的一声，支柱断了，麦克一头栽进稀泥。

他挣扎着站起来，模样已经不可辨认。他高声骂道："该死的天气！"声音竟和常人一样。麦克终于变成了有人性的人。

从这天晚上起，麦克真正成了我们之中的一员。

坏天气虽然过去了，但是一天之内还不宜出车，因为道路仍很泥泞。我们冒险去了最近的几个墟丘。其中哈姆顿墟丘很有发掘价值。这是一个较大的墟丘，离阿穆达不远，地处国境线上，铁路穿过它的部分土地，被切掉的那部分属于土耳其。

次日早晨，我们带着两个村民来到这儿，在墟丘侧面挖一道探测壕沟。施工的一侧很冷，我便绕到背面避风。时令

已近深秋，我蜷缩在大衣里，背靠土坡坐着。

忽然，不知从哪儿冒出一个牧马人，向土丘小步跑来。他勒住马，用阿拉伯语高声向我问候。我除了问候的话以外，什么阿拉伯语也不懂，于是也礼貌地向他问候，并说哈智在土丘的另一边。他愣住了，问了我另一个问题，忽然仰头大笑。

"啊，是个哈瞰！"他说，"真是天大的误会！原来我是在跟一个哈瞰说话。"他小步跑向土丘的另一侧，一路嘲笑着自己的冒失：第一眼竟没认出我是个女性！

最好的天气过去了。现在是一连串阴天。这儿的墟丘已经查勘完毕，该是决定明年春天在何处开掘的时候了。

三个墟丘形成竞争态势，等待我们遴选：哈姆顿墟丘在地形上处于有利地位；查加巴扎墟丘则有更多的优势；莫赞墟丘比上述两个墟丘大得多，问题在于罗马的层面是否太厚。

这三个墟丘都需要探测。我们决定从莫赞墟丘下手。那儿有一个村落，我们派哈穆迪作为特使，去村里雇些工人。谁知一开口就碰了钉子。

"我们不需要钱，"他们说，"今年收成很好。"

因为这里是世界上一个单纯面又幸福的地方。食物是惟一考虑的对象。只要收成好，这一年剩下的时间，你将过得悠闲而富足，直到下一年犁地、播种的时候。

"家里多一点钱，总是有好处的。"哈穆迪诱惑地说，恰像伊甸园里的那条蛇。

他们的回答很简单："但是，我们拿钱买什么呢？我们有足够的粮食，可以吃到下一个收获季节。"

瞧，在这个节骨眼上，不朽的夏娃上场了。机灵的哈穆迪抛出了他的诱饵："你们可以为妻子买点首饰。"

于是，妻子们点头了。她们说，挖土是件好事。

男人们勉强接受了这种想法。但是，还得考虑另一个问题：尊严。对阿拉伯人来说，尊严是很宝贵的。挖土是一件尊严的光彩的事吗？

哈穆迪解释说，眼下只用得着几天时间，至于其它的事，在春天到来以前，还可以从容考虑。

终于，十二个先进分子挺身而出，虽然对这项史无前例的冒险事业还有几分疑虑。保守的老人们则频频摇着他们白色的胡须。

哈穆迪一挥手，鹤嘴锄和铁铲从车上卸了下来，交到这些男人手中。哈穆迪自己拿起一把鹤嘴锄进行示范。三个探测壕沟被选定在墟丘不同的层面上。鹤嘴锄挥舞起来了。

在我们的候选名单上，莫费墟丘被忍痛勾销了。因为它下面有几个罗马的层面，虽然往下还有我们需要的那个时期的东西，但得发掘几个季节，那就是说，得花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金钱，我们实在难以承受。

今天我们乘车去拜访我们的老朋友——查加巴扎墟丘。雇用劳动力的事很快就定下来了。这儿的长老比较贫穷，像所有的阿拉伯地主一样负债累累。显然他把我们从事的工作看成是他发财的机会。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兄弟，”他对马克斯慷慨地说，眼里闪烁着深谋远虑的光，“土地你不必付钱，要用多少就用多少。”

随后，在马克斯攀登土丘的时候，他向哈穆迪俯下身来。

“我敢说，”他猜测道，“这位哈智非常有钱。他是不是像传说中那位用一袋袋黄金付钱的埃尔巴龙一样富有？”

“现在，付钱已经不用黄金了，”哈穆迪说，“但是，我们的哈智慷慨大方；而且，他很可能在这里修一幢房子，一幢相当壮观、堂皇的房子，足以让远近的人们赞不绝口。想想看，那幢‘发掘大厦’将为你带来何等的声望！这个地区所有的人都会说，外国哈智选择这个地点来建房和发掘，是想分享长老的荣耀——长老可是个到过麦加朝圣、备受众人尊敬的人。”

长老很欣赏建房这种想法，他沉思地仰望着面前的墟丘：“我将失去种在这坡上的庄稼，这是一笔重大的损失，非常重大的损失！”

“不过，”哈穆迪说，“翻犁、下种的季节早就过了。”

“现在已经过了，”长老说，“我本想种上庄稼的。”

“难道你在那儿种过庄稼吗？肯定没有。周围都是平原，谁还会去犁一个山坡？”

长老仍不改口：“我将失去的庄稼可是一笔大大的损失。不过，那又算得了什么？我乐于作出这个牺牲，让政府也高兴高兴。即使我倾家荡产，又有什么关系呢？”

带着一副快活的神情，他走回了自己的房子。

一个老妇人向哈穆迪走来，手里牵着一个十二岁左右的男孩。

"哈智有药吗?"

"可能有吧。"

"他肯给我这儿子一点药吗?"

"你儿子怎么了?"

这还用问吗? 一望而知是个弱智儿。

"他脑子不管用。"

哈穆迪同情地摇摇头，口里仍说，他将去问问哈智。

工人们已经开始挖壕沟了。哈穆迪、老妇人和她的儿子向马克斯走去。

马克斯看了看那个男孩，回头向老妇人温和地说："这孩子就那么回事，这是安拉的意旨，我没有什么药可以给他。"

老妇人叹了口气。我想，可能有一滴眼泪流到她脸颊上。随后，她用干瘪的声音说："那么，哈智，你能给我一点毒药吗? 他不如死了的好。"

马克斯说，他也不能做那种事。

老妇人很不理解地望着他，愠怒地摇着头牵着孩子走了。

我漫步走到土丘顶上。麦克正在那儿忙着测量。一个阿拉伯男孩俨乎其然地扶着测量杆，双脚不时移来移去。麦克仍然不说阿拉伯话，只用旗语式的手势表达他的意思。这常常不能获得理想的效果。阿里斯蒂德总是自愿前来帮忙。

我看着周围的一切。在我的北方，是土耳其连绵的群

山，其间一个光点便是马尔丁。西方、南方和东方，全是肥沃的平原(到了春天，这一望无边的绿野，将缀满五颜六色的野花)。平原上散布着一个个墟丘。这里、那里可以看见贝都因人褐色的帐篷。许多墟丘上都有村落，但你看不清它们——它们不过是些小小的土屋。一切显得那样安谧，远离尘嚣和文明。我喜欢查加巴扎，希望它能被马克斯选中。我真想住在一间建在这儿的房子里。如果我们在哈姆顿发掘，那就可能住在阿穆达……啊，不，我宁愿住在这里。

夜幕垂下了。马克斯对今天的结果很满意，准备明天继续探测。他相信，这个墟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十五世纪。这儿有阿尔帕齐亚早期绝妙的绘图陶器，属于哈拉弗墟丘的那种类型。

长老友好地送我们上了车。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兄弟，”他再次恳愿说，“哪怕我落得一贫如洗!”

“如果我们的发掘能够使你致富，我将非常高兴。”马克斯说，“庄稼所受的任何损失，我将按照法国驻军同意的办法赔偿。在这里参加发掘的人将得到丰厚的报酬。我还打算向你租地修一幢房子。除此之外，在发掘季节结束的时候，我个人还要送你一件漂亮的礼物。”

“啊，”长老兴奋地说，“我什么也不需要!兄弟之间还谈什么报偿!”

在这种利他主义的气氛中，我们与他道别了。

在哈姆顿度过了两个严冬般寒冷的日子，收获相当不

错。可惜墟丘有一部分在土耳其境内，不便组织发掘。看来最合适的地方还是查加巴扎墟丘，附带也可考虑布拉克墟丘，下个季节可以一并发掘。

剩下的问题是对明年春天的事情作出安排。一是要在查加巴扎选一个恰当的建房地点；二是要在阿穆达租一幢房子，以便建房期间使用；三是要与长老订一项协议。而最紧迫的是，哈塞茨邮局有一张汇款单在等着我们，我们必须马上就去取款，以免沙溪里积满了水难以通行。

哈穆迪最近在阿穆达为我们的"体面"挥霍了大量的钱。在阿拉伯人心目中，大把花钱似乎是一种光荣，特别是在咖啡店招待头面人物。但哈穆迪并非事事慷慨，他克扣了这儿两个老妇人的工钱，一个是为我们送牛奶的，另一个是为我们洗衣的，他给她们的钱少得可怜。

虽然天空布满阴云，下着牛毛细雨，马克斯和我还是坐上"玛丽"到哈塞茨取款去了。一路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只是到哈塞茨后，雨开始下大了。我们担心当天是否能够回去。

令人失望的是，当我们走进邮局的时候，局长已经出去了。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几个仆人被派去四面八方找他。

雨越下越大。马克斯发愁地说，除非局长马上回来，否则，我们只好改天再走一趟。

忽然，局长悠闲自在地走来了，手里提着一篮鸡蛋。

他惊喜地向我们问好。马克斯没有工夫跟他闲聊，直截了当催他快办手续。

"再晚就回不去了。"马克斯说。

“可不是？”局长说，“那么，你们只好多呆几天了，我个人是很欢迎的。哈塞茨是个值得一玩的地方，你们可以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

马克斯心急火燎地再次催他快办。局长慢慢打开抽屉，漫不经心地找着，一边继续唠叨着多呆几天的好处。

奇怪呀，他说，他找不着这份重要的邮件了。他记得已经到了，并对自己说过：“有一天哈智要来取的。”因此，他把它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但这安全的地方是哪儿呢？一个职员进来协助，继续到处寻找。这份邮件终于露面了。我们着手办理复杂的取款手续。但是，像上次一样，现金还需从集市上筹集。

雨还在哗哗地下。我们好不容易才得到了应得的钱。马克斯买了些面包和巧克力，以备万一在路上受阻，可以维持一天或两天。我们再次坐上“玛丽”，驶上回家的路。第一道沙溪被顺利越过了，但到第二道沙溪时，眼前出现了不祥的景象：一辆邮车陷在沙溪里，一串汽车停在它的后面。

所有的人都走下沙溪，挖的挖泥沙，垫的垫木板，一边推车、一边吆喝。

马克斯绝望地说：“我们将在这儿过夜了。”

这是一个可怕的念头。我曾在车上度过若干沙漠之夜，从未有过愉快的感觉。醒来时全身冰冷，处处筋骨都在发痛。

不过，这一次倒是幸运。邮车咆哮着爬上岸来，其它车子跟在后面，我们最后上岸。脱险非常及时——沙溪里的水正在上涨。

驶上阿穆达公路后，汽车不断打滑。至少有两次，“玛丽”滑了半个圆圈，车头转到了卡米什利的方向。

回到住地，天已经黑了。留守的人们涌出门来，高高举着提灯，发出一片欢呼。

我磕磕绊绊钻出汽车，踏着溜滑的地面，向我们的房间走去，脚上粘着大大的泥饼，重得几乎抬不起腿来。

我们的归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大家纷纷表示祝贺，嘴里喊着：“El hamdu lillah!”[1]

望着脚上的泥饼，我忍不住哈哈大笑。

哈穆迪也哈哈大笑。他对马克斯说：“有哈敦和我们在一起，日子真是过得轻松，什么事都惹她发笑。”

该安排的事都安排了。马克斯和长老以及管理这一地区的社会福利处的法国军官进行了严肃的商谈。土地的租金，庄稼的赔偿，双方的义务，所有这些全都落实在白纸黑字之上。长老一再说，他拥有的一切都由马克斯自由支配，只要求付给他价值一千英镑的黄金。

最后，这个一心梦想发财的人大失所望地走了。不过，合同上有一句话仍给了他一点安慰，那就是：为考察而修的那幢房子，在考察结束以后归他所有。他眼里闪着兴奋的光，棕红色的胡须赞赏地摆动着。

“C'est tout de même un brave homme,”[2] 当长老的身

① 此处是用拉丁字母注音的阿拉伯语，意为：感谢真主！——译注。

② 法文，意为：这仍不失为一个善良的人。——译注。

影完全消失以后，法国上尉说。他耸了耸肩膀："Il n'a pas le sou comme tous ces gens l 。"[①]

在阿穆达租用房屋一事，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而复杂化了（这是最近才弄明白的）：出乎我们的想象，这房屋不是一幢，而似乎是六幢，里面住着十一户人家。这就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那位亚美尼亚牧师不过是所有这些房主的代言人。

协议总算达成了。在既定的期限内，房屋必须全部腾空，室内必须刷上两遍白色涂料。

现在，所有问题都已解决，只需安排如何返回海滨的事了。两辆汽车准备取道艾因角和杰拉布卢斯，直达阿勒颇。路程约有两百英里，前一段有许多需要跨越的沙溪，如果一切顺利，也许两天可以走完全程。但是现在已是十二月，气候肯定很快就要突变。那么，哈敏又该作何安排呢？

哈敏决定坐铁路卧车——真不好意思！于是，"的士"把我送到一个陌生的小站。瞧，一列庞大的蓝色卧车跟着它那喷着浓烟的车头开来了。一个身着咖啡色制服的列车员探出头来，接过Madame[②]的行李，接着把我拉上高高的门梯。

"我认为你是明智的，"马克斯说，"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

我们互相喊着："阿勒颇见！"火车开动了。我跟随列车员走进卧车的通道，他拉开一个分隔间的门，为我铺好了

---

① 法文，意为：他像这儿所有的人一样贫穷。——译注。

② 法文，意为：夫人。——译注。

床。

在这里，我又回到文明之中。野营已告结束。列车员拿去我的护照，递给我一瓶矿泉水，说："我们在明天早晨六点钟到达阿勒颇。Bonne nuit，Madame[①]!"

我仿佛是坐在从巴黎到里维埃拉的列车上。

说也奇怪，在一片荒漠中间，竟会在这里找到一列铁路卧车……

阿勒颇到了!

逛商店！洗澡！洗发！看望朋友！

马克斯和麦克三天以后到达这里的时候，浑身沾满泥浆，手里提着几只途中猎获的鸨。我带着再度习惯于奢侈生活的优越感向他们问候。

他们一路上经历了许多艰险——都是坏天气造成的。我庆幸自己选择了另一种旅行方式。

我们的厨师得到酬金以后，请求马克斯为他写一份推荐书，推荐他为一名司机。马克斯为了不作伪证，让厨师在院子里驾驶一圈给他看看。

艾萨登上驾驶座，把车发动起来。他将排档朝着相反的方向扳去，汽车重重地撞在墙上，把墙撞塌了一大片。马克斯当然拒绝推荐。这使他难过极了。最后，他的鉴定书是这样写的：艾萨为我们当了三个月厨师，对我们的车辆提供过有益的帮助。

---

① 法文，意为：晚安，夫人！——译注。

到贝鲁特后，我们与麦克分手了。埃及的冬天在等待我们。麦克打算去巴勒斯坦。

第四章　在查加巴扎的第一个发掘季节

春天，我们再一次来到贝鲁特。下车后第一眼见到的就是麦克，但已是一个全然不同的麦克了。

他满脸都是笑容。不用说，他很高兴见到我们。在此以前，我们一直不知道他是否喜欢我们。他的感情总是隐藏在礼貌而冷漠的面具后面。而现在，他显然怀着故友重逢的喜悦。我说不出心里有多么温暖。我对麦克的隔膜从此消失了。我甚至问他：自上次分手以后，他是否仍旧每天坐在花格毛毯上写他的日记。

"当然了。"麦克说。

我们从贝鲁特到了阿勒颇，在那儿备办了一些日常补给品，并为"玛丽"雇了一名司机。这司机是一个身材高大、神色忧郁的亚美尼亚人，持有多种证件，证明他为人诚恳，

办事能干。他一度为法国工程师们开车。他的主要缺点，乍看起来，是说话声音偏高，仿佛是在喊叫。但是，毫无疑问，他比那个智商低下的阿布杜拉强。我们曾向人打听阿里斯蒂德的情况，希望他能再次与我们共事，但是得知他已干上了“政府的差事”：在德佐尔开一辆街道洒水车。

我们是分两批去阿穆达的。哈穆迪和麦克坐上“玛丽”先走（“玛丽”现在已被剥夺了王室的称号，改名为“蓝色玛丽”，因为它穿上了浅蓝色的外衣），在我们到达之前作好一切准备工作。马克斯和我乘火车去卡米什利，在那里花一天时间与法国驻军洽谈必要的事务，然后去阿穆达。

我们到达阿穆达的时候，发现事情远未就绪。眼前一片混乱，抱怨之声不绝于耳。哈穆迪显得束手无策，而麦克却很超然。

我们租用的房屋，本应在既定期限内腾空、扫净、刷白，但是期限已经超过一个星期，当哈穆迪和麦克到来时，室内并未粉刷，肮脏不堪，而且还有七户亚美尼亚人家住着。

二十四小时能做的一切都已做了，结果仍不令人满意。

哈穆迪现在已经学会掌握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首先考虑哈瞰的舒适。他付出全部精力，遣走一些亚美尼亚人和他们的牲口，腾出一个房间，立即进行粉刷，并把马克斯和我用的两张行军床摆了进去。其余房间仍在混乱之中。我猜想那天晚上哈穆迪和麦克一定睡得很不舒服。

“不过，一切都会很快办好的。”哈穆迪向我们保证。

现在轮到住在这里的亚美尼亚人和他们的代言人牧师

争吵了。不过这与我们无关。马克斯催促他们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争吵去。

女人呀，孩子呀，鸡呀，猫呀，狗呀，哭泣着，哀叹着，尖叫着，呼喊着，咒骂着，祈祷着，大笑着，喵喵叫着，咯咯啼着，汪汪吠着，慢慢离开了院子，像一出歌剧古怪的结尾。

我猜想，所有的人都在互相瞒着。财务上的纠葛如同一团乱麻。兄弟之间，姐妹之间，妯娌之间，表亲之间，祖辈之间，怨恨是那样错综复杂，绝非外人所能理解。

所幸的是，在一片混乱之中，我们的厨师——一个名叫迪米特里的新厨师——并未受到干扰，为我们准备了晚餐。我们津津有味地大吃了一顿，然后筋疲力尽地上了床。

上床并不等于休息。我从不夸张我对耗子的厌恶。卧室里有一两只耗子，我根本不放在心上，我甚至一度对一只经常的入侵者怀着几分爱怜，给它亲切地取了个女孩的名字叫“埃尔西”，虽然我并不知道它真正的性别。

但在阿穆达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却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次经历。

刚一熄灯，数以十计的耗子——我甚至相信是数以百计——从墙壁和地板的洞穴里爬了出来，快活地从我们床上跑过，一边吱吱地叫着。耗子爬过我的脸，扭住我的头发——耗子！耗子！耗子！

我打开手电筒：天啦，墙上铺满了古怪的、白色的、爬行的、蟑螂一样的东西！一只耗子正蹲在我的床前，抖动它的胡须！

到处是可怕的爬行的东西！

马克斯对我说了一些安抚的话。

“自管睡吧，”他说，“一旦睡着了，也就没有什么能使你烦恼。”

绝妙的劝告！但是做起来谈何容易。耗子在你身上锻炼身体，举行野外运动，你却想睡觉，做得到么？反正我做不到。而马克斯却做到了。

我竭力使全身放松，确实睡着了一会儿。但是，从我脸上跑过的小小的爪子把我惊醒了。我再次打开手电筒：蟑螂样的东西更多了，一只肥大的黑蜘蛛从天花板落到我的身上。

好长的夜啊！我真不好意思说，在两点钟的时候，我变得歇斯底里了。我宣布，天一亮，我就去卡米什利，坐火车去阿勒颇，再从阿勒颇返回英国！我受不了这种折磨！我要回家！

马克斯高明地处理了这个局面。他站起身，打开门，把哈穆迪叫来。

五分钟后，我们的床被拖到院子里。我躺在床上，凝视着星光闪烁的宁静的天空。空气清新而芳香。我睡着了。我想象，马克斯可能舒了一口气，随后自己也睡着了。

“你真要去阿勒颇吗？”第二天早晨，马克斯忧虑地问我。

想起夜里的歇斯底里，我脸红了。不，我说，我哪儿也不去，只想继续在院子里睡觉。

哈穆迪安慰我说，一切都会很快好起来的。于是，卧室

里的洞穴用石膏堵上了，墙壁也将刷上更多的涂料。而且，一只猫来了，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这是一只优秀的猫，一只高度职业性的猫。

我问麦克，他和哈穆迪到来的时候，夜里睡得怎样。是否整夜有耗子之类的东西在身上跑来跑去？

"我想是这样吧，"麦克说，声音像往常一样平静，"但是我睡着了。"

奇妙的麦克！

我们的猫是晚餐时候到来的。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只猫！正如哈穆迪所宣称的，它是一只高度职业性的猫。它精通它所从事的工作，并以专业化的方式去完成。

当我们吃饭的时候，它埋伏在一个货箱后面。要是你说话、走动或弄出太大的声音，它就很不耐烦地瞪你一眼。

"求你安静一点，"那目光好像是说，"如果你不合作，我怎能干好这份工作呢？"

它的表情是如此严肃，我们自然立即从命。说话放低声音，吃饭尽可能不把杯盘碰响。

有这么一次：正在吃饭的时候，一只耗子从地板上跑过。我们的猫一跃而起，向它扑去。结局立即出现了：既没有西方式的嬉戏，也没有对死者的玩弄，这猫直截了当咬掉耗子的头，咯吱咯吱嚼着，接着便咬它的肢体！这是相当可怕的，又是纯粹事务性的。

这只猫和我们呆了三天。屋里没有耗子了，猫也就离开了我们。从此再也没有看见耗子。不论是在那以前还是在

那以后，我都没有见过这样一种职业性的猫。它对我们毫无兴趣，从不向我们索取牛奶，也不分享我们的食物。它冷峻而科学，不为自己的情感所左右。一只造诣殊深的猫！

现在，我们住进了房子。墙壁已经粉刷好了，门窗也涂上了油漆。一个木匠带着他的四个儿子，在院子里按照我们的吩咐制作家具。

“桌子，”马克斯说，“首先是桌子！桌子尽量多做一些。”

我要求做一个带抽屉的柜子。马克斯说，干脆做成有挂钉的衣柜好了。

于是，木匠着手制作大量的桌子：几张用来摆放陶器，一张供麦克绘图，一张作为餐桌，一张安放我的打字机。

麦克画了一张毛巾架的草图交给木匠。毛巾架做好了，老木匠骄傲地把它搬进我的房间。我一看，跟草图大不相同：它的脚大得出奇，状如漩涡，伸出架子之外，挂毛巾时非被绊着不可。

我让马克斯问他，为什么要做成这样的脚，而不按照草图来做？

老木匠神态尊严地看着我们。

“做成这个样子，不是更美观吗？”他说，“我要让它成为一件艺术品！”

对于这位艺术家的高见，你还能作出什么回答呢？我躬身致敬，甘愿在以后的日子承受这些可怕的脚的磕绊。

在院子的一角，泥瓦匠正用土砖为我砌一间厕所。

吃晚饭的时候，我问麦克，他的第一幢建筑物是什么。

“这就是我的第一件真正的作品，”麦克说，“你的厕所！”

他叹息着。这激起我深深的同情。我担心，当他日后在学术论文中提及他的成果时，这件作品未免有伤大雅。

一个年轻建筑师刚刚萌动的事业之梦，不应以他为顾主的妻子设计的一间土砖厕所作为起点。

今天，勒布瓦德上尉和两个法国修女来我们这儿饮茶。我们在村头迎接他们，把他们带到我们的住地。傲然屹立在大门前的，是老木匠的最新成果——我厕所里的马桶！

我们对房间的用途作了安排。我和马克斯第一夜住过的、现在夜里仍被蟑螂统治的那个房间，是绘图室。在这儿，麦克可以静心地工作，不与外界往来。反正他对蟑螂毫不介意。

隔壁的一间是饭厅。再远一点是文物室，我们将在这里存放发现的古物，修复破损的陶器，对各种古物进行挑选、分类，贴上标签。这个房间摆满了桌子。还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兼起居室，里边放着我的打字机和躺椅。在牧师宣称他拥有的这幢房子里，有三间卧室，现在已经没有耗子（多亏我们的猫），没有蟑螂（由于进行了多次粉刷），不幸的是，并非没有跳蚤。

这回可要饱受跳蚤之害了。跳蚤精力旺盛，其生命似乎受到上天的保护。无论你用什么灭虫药，它照样生殖繁衍。你在床上洒石炭酸，只不过刺激它大搞体育运动而已。我对麦克说，最可恶的还不是它咬你，而是它有无穷的能量，永

无休止地在你身上乱跑，使你不能入睡。

马克斯比我吃的苦头更多。有一天，我在他睡衣的带子上掐死一百零七个跳蚤！他说，他发现跳蚤的能力正在退化，我身上的跳蚤属于跳蚤家族中淘汰下来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它们已经不能在马克斯那儿找到栖身之地了。我的跳蚤是第二流的跳蚤，一种跳不高的低级跳蚤！

麦克似乎没有跳蚤。这未免太不公平。它们显然不把他的身子设想为一个运动场！

生活进入常规的轨道。马克斯每天拂晓就到土丘上去了。我多数日子和他同去，间或留在家里做些别的事情，比如修复陶器和其它古物，贴标签，偶尔也用打字机干我自己的活儿。麦克每个星期两天在绘图室工作。

在土丘上，我总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当然，如果天气好，时间便过得快。太阳出来以前，空气是寒冷的，但过不了一会儿，一切都变得惬意极了。遍地野花在阳光下纷纷舒开花瓣，最多的是一种小小的红花，我胡乱地把它们称作银莲花——我相信，它真正的名字应该是毛茛。

我们的工作骨干是马克斯从杰拉布卢斯请来的：哈穆迪的两个儿子，在乌尔完成了一个季节的工作以后，到我们这儿来当工头。大儿子雅雅个子很高，老爱咧着嘴笑，像是一条友好的狗。小儿子阿拉维模样英俊，看上去比他哥哥聪明，但是脾气暴躁，动辄与人争吵。他俩的表哥阿布德·萨拉姆，也是一个工头。哈穆迪准备在我们开工以后回老家去。

这些来自杰拉布卢斯的异乡人刚一落脚，当地的村民便纷纷前来报名。现在，长老那个村子的人已经开始上工了，邻近村子的人也在三三两两地来。有从土耳其那边来的库尔德人，也有一些亚美尼亚人，还有几个叶兹迪人（所谓崇拜魔鬼的人）——他们性情温和，神色忧郁，常常受人欺侮。

工作制度非常简单。人们被分为几组：具有发掘经验的人、长相聪明的人和心灵手巧的人，被挑选出来挖土。大人、孩子付给同样的工钱。外加一点小费（这很投合东方人的心理），就是说，每发现一件有用的古物，另给一份数额不大的钱。

挖土工发现古物的机会最多。当一片土地划定给他以后，他便挥动鹤嘴锄挖了起来。铲土工接着把土铲进篮子。同组的三四个搬土工，则把土搬到指定的地方去。他们把土从篮子里倾倒出来，从中寻找前两道工序选漏的东西。搬土工多半是孩子，眼睛特别敏锐，不时可以找到小小的护身符或珠子，从而获得一份可观的报酬。人们总是把找到的东西捆在自己褴褛衣服的一个角落，到了收工的时候，拿出来摆在手上，让马克斯过目。只凭马克斯一句话——“留住它”或“扔掉它”，一件古物的命运便被决定了。当然，这只适用于小件的东西，如护身符、陶器碎片、珠子等等。要是发现了成堆的陶器或被埋葬者的骨头，工头们就会来找马克斯。这一来，工作就得十分细心了。马克斯或麦克用刀子小心翼翼地刮去陶罐、短剑或找到的任何东西上的泥土，吹掉上面的灰尘，拍下照片，并在记事册上写下简短的说明。

探寻古代建筑的遗迹，同样是一件需要专家动手的精细活儿。通常是工头们自己拿着鹤嘴锄，细心地沿着土砖墙壁挖去。不过，一个虽然没有经验但是比较聪明的挖土工，也能很快掌握这门艺术。挖了一阵之后，你会听见他惊喜地叫道："Hadha libn！"[①]

我们的亚美尼亚工人，就整体而言，是最聪明的。他们的缺点是富有挑衅性，总是煽起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的怒火。吵嘴几乎是不断的。我们所有的工人性情都很暴躁，人人带有维护自己尊严的武器，诸如刀子、短棒、钉头锤、圆头棒之类！大动肝火的人们常常扭扯在一起，打得头破血流。于是，马克斯高声宣布发掘场上的纪律：严禁打架。"把你们的争吵放到工作以外的时间去。干活儿时不准打架。在工地上，我就是你们的父亲，父亲所说的一切都得照办。我不听谁诉说纠纷的原因，否则我什么事也干不了！所有打架的人都要受到同样的惩罚。"

人们倾听着，频频点头。"他说得对，他就是我们的父亲！这儿不能打架，要不，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和可以获得小费的东西就会遭到破坏。"

可是，打架的事照样发生。有个工人因为多次打架而被解雇了。

我得说明，这并不是永久性的辞退，而只是辞退一天或两天。有时，全部工人都被辞退了，到了下一个工作周期，他们又来要求干下一轮的工作。

---

① 此处是用拉丁字母注音的阿拉伯语，意为：这是土砖！——译注。

经过一段试验之后，发工钱的日子定了下来：大约十天一次。那些来自很远的村子的工人，总是带上十天的口粮：一袋面粉和几棵洋葱。粮食吃光以后，他们就要求回家了。我们发现，这种做法最大的弊病之一，是工人们不能按照常规干活儿，一领到工钱就把工作放下了。“现在我有钱了，为啥还要继续干呢？我要回家了。”大约过了两个星期，钱花光了，他们又回来了。这可是件令人烦恼的事。从我们的观点看来，一个已经习惯于在一起干活儿的小组，比一个新组合的小组效率要高得多。

法国人自有一套对付这种陋习的办法。他们在修筑铁路的时候，也曾遇到同样的困难。他们的办法是暂先扣发一半的工钱，迫使工人们不得不继续干下去。中尉建议马克斯也采用这种制度。我们经过商量之后，还是决定不这样做。因为马克斯认为，这似乎很不公平。工人们既然已经干了分上的活儿，就得按期如数发给工钱。当然，这样一来，我们只好眼看着工人们周而复始地来来去去。工资册上的事也就多了，随着人头的不断变动，册子也得相应地修订。

我们六点半钟到达工地，八点半钟休息片刻，吃早饭。吃的是煮鸡蛋和阿拉伯面包片。司机米歇尔烧了热茶，我们坐在土丘顶上，用搪瓷杯慢慢喝着。这时，太阳刚刚散发出悦人的暖意，晨光中的阴影使景物变得分外迷人。北方是土耳其悠蓝的山峦，四周是正在绽放的小花，有红色的，黄色的。空气里弥漫着泥土的香气。这是生活中最美好的瞬间之一。工头们开心地笑着。孩子们赶着牛群来到土丘上，腼腆地望着我们。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微笑时露出两排洁白

的牙齿。他们看上去多么快活啊，就像古老的故事里讲的，漫步在山坡上，放牧着牛群，有时坐坐，有时唱唱。

此刻，欧洲土地上那些所谓幸福的孩子们，正坐在拥挤的教室里，远离清新的空气，苦苦咀嚼着拉丁字母，倾听着老师讲课，不停地写呀写。我不知道一百年后的某一天，我们是否会惊讶地说："在从前那些日子，人们让孩子们可怜巴巴地上学，坐在高楼里的课桌前，一天要呆几个小时！想一想都觉得可怕！孩子们啊！"

我从遥远的遐想中回过神来，笑望着一个额上刺有花纹的小女孩，递给她一个煮鸡蛋。

她吃惊地摇摇她的小脑袋，急急忙忙走开了。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礼。

工头们吹响了哨子，人们重新拿起工具。我绕着土丘走走停停，观察各个工种的情况。我真希望每出土一件东西，我都能够置身现场。当然，这是办不到的。在穆罕默德·哈桑那个小组，我满怀希望地看了二十分钟，又走到伊萨·达乌德干活儿的地方去。后来得知，我刚离开那儿，当天最有价值的一件东西——一个刻有花纹的陶罐出土了。

我还有另一项工作，就是仔细盯着那些搬土崽。他们中间有些懒虫，把土搬到堆土的地方后，不是马上倒掉，而是坐在阳光下，在篮子里的泥土中翻捡，一坐就是一刻钟。更糟糕的是，有的甚至躺在大土堆上，舒舒服服睡起觉来。

快到周末了，我以"主人的密探"的身分，报告了我的发现。

"那个很小的搬土崽——就是那个包黄头巾的——干

得最好，一分钟也不偷懒。我建议解雇萨拉·哈桑，他老爱在土堆上睡觉。阿布杜尔·阿齐兹也有点懒——就是穿破烂蓝外衣的那一个。”

马克斯认为萨拉·哈桑确实干得不好，但认为阿布杜尔·阿齐兹眼睛特别敏锐，什么东西也不会从他眼睛底下漏过。

早上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人们看见马克斯走来了，便虚张声势大干起来，嘴里喊着“Yallah”[①]。搬土崽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提着篮子来来去去。返回时还把篮子抛向空中，大声叫着、笑着。但是过不了多久，一切又沉寂下来，节奏比先前更慢了。

工头们不停地发出鼓劲的喊声：“Yallah！”[②]随口骂着老一套的挖苦话——这种话由于一再重复，可能已经完全失去意义：

“难道你是老太婆吗？瞧你这个劲头！莫非你真的不是男人？慢慢吞吞，活像一头衰老的母牛！”

我离开工地，转到土丘的另一侧。我在野花丛中坐了下来，面对北方蓝色的远山，沉浸在一种愉快的麻木之中。

一群女人从远处走来了。一看她们身上鲜丽的色彩，就知道是些库尔德女人。她们不时停下来，挖取某种植物的根，并摘下一些叶子。

她们向我对直走来，在我身旁围了一圈。

①② 此处是用拉丁字母注音的阿拉伯语，意为：真主啊！这是穆斯林呼告、惊叹的口头语。——译注。

库尔德女人是快活而美丽的。她们喜欢亮丽的衣着，头上系着浅橘色的带子，衣服上配有绿色、紫色和黄色。她们总是把头直直地昂起，高高的身段略为后仰，显出一副高傲的样子。她们身材匀称，古铜色的脸上泛着永恒的红晕，眼睛一般是蓝色的。

库尔德男人的模样很像我小时候在幼儿园墙上看见的那幅基钦纳勋爵的彩色画像，砖红色的脸，蓝眼睛，褐色络腮胡子，整个面貌显得威风凛凛。

在世界的这一方，库尔德人的村落和阿拉伯人的村落在数量上大体相等。他们过着同样的生活，信奉同样的宗教，但是谁也不会把库尔德女人误认为阿拉伯女人。阿拉伯女人谦恭、腼腆；你跟她们说话，她们总要转过脸去；她们若要看你，距离也都较远；她们微笑时半侧着脸，羞羞涩涩。穿的大多是黑色或其它深色的衣服。阿拉伯女人从不主动上前跟男人说话。而库尔德女人却认为自己跟男人一样强，甚至比男人更强！她们从自家的房子走出来，跟任何一个男人开玩笑，全不把自己的丈夫放在眼里。我们那些来自杰拉布卢斯的工人对此大为震惊。

“不能设想一个可尊敬的女人会那样对她丈夫说话，”一个工人不胜惊讶地说，“我真不知道该怎样看待这种事情。”

我的库尔德女人们这天早晨怀着毫不掩饰的兴趣打量着我，互相交流着粗俗的评论。她们非常友好，向我点头，嘻嘻哈哈地提出一些问题，继而叹息、摇头，并轻轻拍着自己的嘴唇。

她们显然在说："真可惜，我们不能相互理解。"她们扯起我裙子的一道皱褶，满有兴趣地端详着，还捏了捏我的衣袖。她们指着土丘上方：我就是哈智的女人吗？我点点头。她们接着提出更多的问题，然后突然哈哈大笑，可能是意识到这些问题根本不可能得到回答。毫无疑问，她们很想知道我的一切，包括我的孩子，甚至我的小产！

她们试图向我解释她们采撷的那些植物有什么用途，但是，哈哈，这不是白说吗？

又一阵笑声爆发了。她们站起身来，微笑着向我点头，然后说说笑笑地离开了。她们真是一些色彩鲜艳的大花！

她们生活在泥土筑成的小屋里，仅有的财产也许就是几件炊具。而她们的欢乐和笑声却是发自内心的。她们认为日子过得很好，怀着一种拉伯雷式的情趣。她们美丽，放纵，精力充沛。

我那小小的阿拉伯女孩赶着牛群走过去了。她向我笑笑，立即转过身去。

我听见远处工头的哨声：工间休息的时间到了。现在是十二点二十分，照例休息一小时，吃中饭。

我折回马克斯和麦克所在的地方。米歇尔摆出迪米特里送来的午饭。我们吃了一些冷羊肉片、煮鸡蛋、阿拉伯面包片，还有乳制品——马克斯和麦克吃的是当地乳酪，山羊奶做的，颜色灰白，膻味很重，带着几根羊毛。我吃的是格鲁耶尔干酪（马克斯轻蔑地看了它一眼），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食品，封装在一个贴着锡箔的圆纸盒里。大家还吃了些橘子，喝了点热茶。

饭后，我们去看我们未来那幢房子的地点。

它离村子和长老的家大约一百码，在土丘东南面。施工白线已经划上了。我问麦克，这房子是不是太小。他解释说，那是周围开阔的空间衬托出来的。这房子将有一个中央拱顶，正中是一间宽敞的工作室兼起居室，两旁各有一个房间。厨房是与正房分开的。要是发掘工期延长，还需一些房间的话，可以在主体结构的基础上扩建。

我们得在附近新挖一口水井，以便不再依赖长老那口水井。马克斯选好地点后，回工地去了。

我多呆了一会儿，看麦克如何进行指挥。他时而挥手，时而摇头，时而吹口哨，什么指挥手段都用上了，只是不说话。

大约四点钟，马克斯开始到各小组登记小费。他每走到一个小组，人们就停下活儿，随随便便排成一排，拿出当天从丘土里捡到的东西。一个大胆的搬土崽用唾沫擦净了他找到的古物。

马克斯打开他那大大的册子，开始登记。

“Qasmaqi！”① 马克斯喊道。

“哈桑·穆罕默德。”

哈桑·穆罕默德得到了什么呢？半个破陶罐，一些陶器碎片，一把骨刀，一两块铜器碎片。

马克斯逐一看过出土的古物，无情地扔掉那些一度激起挖土工很高期望值而实际上纯属废物的东西，把骨质工

① 此处是用拉丁字母注音的阿拉伯语，意为：挖土工！——译注。

具放在米歇尔带来的一个小箱子里，珠子放在另一个小箱子里，陶器碎片则放进一个搬土崽的篮子。

马克斯宣布了价格：两个半便士或四个便士。随手把款项写进册子。哈桑·穆罕默德嘴里重复着最后的总额，把它储存在自己容量丰富记忆里。

大量的数字都要放到周末汇总。每天的小费加上每天的工钱，最后一次付清。领钱的人一般都知道自己应得的准确数额。但也有人会说："不够，我应该多得两个便士。"而说得更多的是："你给得太多了，超过四个便士。"总的说来，他们很少弄错。偶尔的差错是由于姓名相近引起的。常常有三个或四个达乌德·穆罕默德，因而不得不进一步弄清姓名的全称，他究竟是达乌德·德罕默德·易卜拉罕呢，还是达乌德·穆罕默德·苏里曼。

马克斯走到另一个人面前："你叫什么名字？"

"阿赫马德·穆罕默德。"

阿赫马德·穆罕默德收获不多。严格地说，没有我们需要的东西。但是总得给点鼓励。于是，马克斯从他那里选了两块碎陶片，宣布给他半个便士。

轮到搬土崽了。易卜拉欣·达乌德得到一件引人注目的东西，你猜是什么？是半截阿拉伯雕花烟斗柄。接下来是阿布杜尔·杰哈尔，他迟迟疑疑拿出一些小珠子。马克斯选取了他另一件东西——一个圆柱体图章，它完整无缺，时期也早。这是一件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小阿布杜尔获得了嘉奖，五个法郎写在他的名下。这引起了人们的啧啧赞叹。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工人应归人赌徒之列。他们所

干的活儿，像赌博一样具有诱人的随机性。看看一轮好运如何光顾哪个小组，真是令人吃惊。比如：一片新的地面开始发掘了，马克斯说："我要把易卜拉欣和他的小组派在外面这堵墙边，因为他最近找到的东西太多了。可怜的老雷尼·乔治近来运气不佳，我将派他挖一处好的地方。"

但是，你瞧！在易卜拉欣那片很不起眼的地里，在一座古城最贫穷地区的房子中，很快就发现一个窖藏的陶罐，里边装着一大堆金耳环——也许是古时一个少女的嫁妆。易卜拉欣的小费自然就高了。雷尼·乔治挖的是一片墓地，蕴藏应当是很丰富的，可得到的只是几块骨头。

小费已经上账的人们，陆续干活儿去了。马克斯继续挑选、上账，直到最后一个小组。

离日落只有半小时了，哨声响了起来。大家欢呼着："收工啰！收工啰！"他们把篮子抛上天空，又用手接住，叫着笑着跑下山来。

又一个工作日过去了。家住两三英里外的人们开始往家里走。他们用篮子、箱子盛着我们挑选的古物，走下土丘，把它们小心地放进"玛丽"的车厢。几个顺路的人吊在车门上。我们动身回家。又一天过去了。

竟有这么碰巧的事：我们的水井正好挖在古时一个水井的位置上。于是引出了这样的后果：几天以后，当马克斯走下土丘的时候，五个蓄着络腮胡子、神气严肃的男人迎了上去。

他们说，他们是从很远的村子来的，他们需要更多的

水。哈智知道罗马人的水井藏在什么地方，如果能给他们指点一下，他们将感激不尽。

马克斯解释说，我们碰巧挖在原来就有水井的地方，纯粹出于偶然。

神情严肃的男人们笑了，很有礼貌但又很不相信地说："大家都知道你有非凡的智慧，哈智。古代的秘密对你来说是一本翻开的书。哪里有城市，哪里就有水，这些事情你统统知道。请指点我们正确的位置吧，那将是你送给我们的礼物。"

不管马克斯怎么解释，他们都不相信。他简直被他们看成是保守着自己秘密的魔术师。他们咕哝着："你知道，就是不愿说。"

"我真希望我们不曾挖出那口该死的水井，"马克斯后来对我说，"它给我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到了发工钱的时候，问题复杂了。这个国家通用的货币是法国法郎，而这个地区用的是土耳其梅基迪。由于后者流通的时间太长，以致保守的老百姓认为任何别的货币都不管用。市场上的交易全用梅基迪，虽然银行不承认它。我们的工人坚决抵制除了梅基迪以外的其它货币。

我们只好派米歇尔把从银行取来的官方货币，在市场上换成不合法的货币——它们在当地是最合法的。

梅基迪是一种又大又重的硬币。米歇尔提了几袋走进屋来，把它们倾倒在桌子上。这种硬币很脏，一股蒜味。

发工钱的头一天晚上，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来数这些硬币，差一点被它们的臭味熏死。真是一个可怕的晚上。

米歇尔在很多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他忠心耿耿，严守时间，而且特别谨慎。他不会读不会写，但是能把最复杂的账目记在心里。从市场上买了大量东西回来，其种类有时多达三十种，他可以分毫不差地说出它们的价格，并把剩下的钱如数交回。他在财务上从未出过一点差错。

另一方面，他又极端傲慢，动辄就跟穆斯林们争吵；性情也很固执；对汽车不讲情面，一个劲地叫着："冲啊！"（这是他的第一个口号）接着便是一串咒骂。

更具灾难性的是他的"节约"。变质的香蕉和发硬的橘子，他也买来了。使他懊恼的是，无人欣赏这种节约。"难道就没有好的吗？""有倒有，但是太贵。这些水果比较经济。"

"经济"，又一个伟大的口号！它使我们白花了很多钱。

米歇尔的第三个口号是"试试看"。他用各种语气说这句话——带着希望，带着劝诱，带着热情，带着信心，有时也带着绝望。

为我们洗衣的女人迟迟没把我的棉布外衣送来，我斗胆穿上了"拓疆大吏"夫人的山东绸外衣和裙子——先前我一直没有勇气穿它。

马克斯望我一眼："你穿的什么呀？"

我辩解说，这衣服合身，凉爽。

"你不能穿那种衣服，"马克斯说，"脱下来吧！"

"我一定要穿。我已经从那么远的地方把它带来了。"

"太难看了，活像一个来自浦那的讨厌的官太太。"

我不得不承认，它可能产生那样的视觉效果。

马克斯怂恿我穿那件带有哈拉弗墟丘出土陶器波状菱形图案的浅绿色皮衣。

我心烦地说："希望你不要用描述陶器的字眼来描述我的衣服。那颜色是酸橙绿！你所谓的波状菱形是一个讨厌的字眼，就像孩子咂了一半随手丢在乡村柜台上的糖果。真亏你想得出！"

"你的想象太丰富了，"马克斯说，"波状菱形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哈拉弗图案。"

他在纸上为我画了这种图案。我说，出土的图案我都知道，这一种确实最有吸引力。我讨厌的是用它来描述我的服饰。"

马克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当我们穿过罕齐尔村的时候，听到了这样一段对话：

"那是些什么人？"

"来这儿发掘的外国人。"

一位老汉打量着我们。

"他们长得真帅，"他赞叹道，"他们有很多的钱。"

一位老妇人向马克斯跑来："仁慈的哈智，为我儿子说说情吧！人们把他带到大马士革去了——送进了监狱。他是个好人，他什么也没干，确实没干，我发誓！"

"那么，他们为什么把他送进监狱呢？"

"什么也不为。真是太冤枉了。替我救救他吧。"

"但他究竟干了什么？老人家。"

"什么也没干。我在真主面前发誓。真主作证，我说的

都是真话，他什么也没干，只不过杀了一个人！”

又一件令人忧虑的事发生了。有三个来自杰拉布卢斯的工人病倒了，躺在查加巴扎的帐篷里。其他工人都不愿走近他们，不愿为他们送饭送水。

这种对病人的回避是非常奇怪的，其实，在一个漠视生命价值的群体里，每一件事情都显得非常奇怪。

“不给他们送饭，他们会饿死的。”马克斯说。

他们的伙伴只是耸耸肩膀：“当然，如果那是安拉的意志的话。”

只有几个工头为了表示自己懂得文明，勉强提供了一点服务。马克斯跟医院仔细商谈了这件事，医院的意见是：只要法国驻军当局同意，两个病势严重的可以住院。

雅雅和阿拉维怀疑地摇着头：进医院是丢脸的，因为医院发生过让人丢脸的事。死亡往往比丢脸好些。

我忽然想到医院的误诊和疏忽。“发生过什么让人丢脸的事呢？”

马克斯对此作了深入调查，随后向我解释说，有一个病人被接收入院后，医生给了他一些灌肠药。

“嗯，”我等着故事的下文。

马克斯说：“完事了。”

“那人死了吗？”

“没死，但是他宁愿死。”

“啊？”我糊涂了。

马克斯说，事情是这样的：那个人回到村里，越想越不

是滋味：那不是一种侮辱么？太让人难堪了。他宁可选择死亡。

对于我们这些历来重视生命价值的西方人来说，要适应一种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是困难的。而在东方人的脑子里，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死亡是注定要到来的，正如出生一样不可避免。早死或晚死，全凭安拉的意志。这种信念，这种认识，排除了当今世界一切苦难产生的根源——忧虑。人们也许不能摆脱需求，但完全可以摆脱恐惧。这样一来，懒散便是一种愉快而自然的状态，而工作却是非自然的客观需要。

我想到我们在波斯遇到的一个乞丐。他长着白色的大胡子，神态尊严而高贵。他向我们伸出手来，骄傲地说："殿下，我只求分享一点你的慷慨，虽然我并不回避死亡。"

两个病人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了。马克斯只好去卡米什利向法国驻军求援。那儿的军官总是乐于给人帮助。他被介绍给一个军医，那军医立即跟他一起，乘车来到这里检查病人。

他证实了我们的担忧：那两个人真的病了。他说，其中一个人当初来工地时健康状况一定已经非常严重。对他的康复不能抱太大的希望。军医建议把他们送进医院。经过劝说，病人表示同意，接着坐车走了。

法国军医还非常友好地送给我们一些效力很强的轻泻剂。他向我们保证说，这种药连马吃了也管用。

我们当然需要。因为经常有人由于便秘来找马克斯，普

通的轻泻剂似乎不起作用。

一个病人死在医院，另一个正在康复。死讯是两天后传到这里的，我们得知死者被安葬了。

阿拉维严肃地对我们说，这可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名声的问题。

我的心微微发怵："名声"这个词经常是花钱的预告。

他接着说，那个人是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死的，现在埋在异乡了。这件事将在杰拉布卢斯为我们引来很多非议。

但我们不能挽救他的死亡，马克斯说。他来这儿的时候已经是个病人了，我们做了能做的一切。

阿拉维把死亡问题放在一边。死算不了什么，重要的不是他的死，而是他的葬。

想想看，他被埋在异乡了，他的亲属脸面何在？他们不得不离开家，老远来看他的坟墓。一个人不能埋在自己的家乡，简直是一种耻辱。

马克斯说，他不明白现在他能做些什么。这个人已经被埋葬了，是否需要送些钱给他那悲痛的家庭？

是的，那是可行的。但阿拉维真正的建议是掘墓。

"什么？把他重新挖出来？"

"是的，哈智。把他的尸体送回杰拉布卢斯。这样，一切都办得体体面面。你的名声也不会受到损害。"

马克斯说他不知道这事能不能办。在他看来这似乎是不实际的。

最后我们去卡米什利跟法国驻军当局商量。他们认为

我们简直是疯了。

想不到这倒增强了马克斯的决心。他承认，这样做确实愚蠢，但却是可行的。

军医耸了耸肩膀。但是，没错，这是可行的。那么，就填表吧，要填一大堆的表。“Et des timbres，beaucoup de timbres。”[1]“自然，”马克斯说，“那是少不了的。”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一个出租车司机正好现在要回杰拉布卢斯，他欣然接受了运送死人(经过了适当的消毒)的任务。死者的表哥——也是这儿的工人——负责护送。一切安排就绪。

首先是掘墓，其次是在表格上签字，贴上印花。军医带着大量福尔马林来到现场。人们把尸体抬进棺材，喷上福尔马林，随即把棺材钉上。司机乐呵呵把它摆在车上适当的地方。

“哈哈，”司机吆喝着，“我们将有一趟愉快的行程！我们可得当心，别让我们的兄弟在半路摔下去！”

出发时的诙谐气氛不亚于爱尔兰人欢庆一年一度的守护神节。汽车上路了，司机和那个表哥扯开嗓子唱起歌来。看来他们两人都喜欢这种场合。他们完全沉浸在欢乐中了。

马克斯舒了一口气，他已贴了最后一张印花，付了最后一笔款。一大堆表格也委托司机带去了。

“啊，好了，”马克斯说，“事情总算了结了！”

他错了。死人阿布杜拉·哈米德的行程简直可以写成

---

[1] 法文，意为：还要贴印花，很多的印花。——译注。

一部传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的躯体似乎永远不知道休息。

尸体按时到达杰拉布卢斯。接灵的人们满怀悲痛，甚至——我猜想——满怀某种自豪：这是一次何等壮观的行程啊！村里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实际上是盛大的宴会。司机念诵着安拉的圣名继续他的行程，向阿勒颇开去。汽车开走以后，人们忽然想起，他把那些重要的表格全带走了。

这就引起了新的麻烦：没有这些表格，死人就不能下葬。那么，是否需要把他运回卡米什利？人们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辩论。他们派出代表，找法国驻军当局，找我们，并根据一个很成问题的地址去阿勒颇找那个司机。一切都是用阿拉伯人那种懒懒散散的方式办理的。在这段时间里，阿布杜拉·哈米德的尸体一直摆着。

我担忧地问马克斯：福尔马林的效力能持续多久？

我们决定另办一套手续，贴上印花，送往杰拉布卢斯。但有人带信来说：人们决定把尸体从铁路运到米卡什利。于是，紧急电报来往不断。

忽然，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出租车司机重新出现在杰拉布卢斯，手里高高扬起那些表格。

“天大的疏忽！”他抱歉地说。

安葬进行得井然有序，体体面面。阿拉维向我们保证说，我们的名声保住了。

驻军当局仍然认为我们是疯了。但我们的工人对这种做法却很赞赏。只有米歇尔表示愤慨，认为我们太缺乏经济头脑。为了发泄他的不满，他一大早就拿着“突蒂”，在窗下

敲得震天价响，直到我们命令他停下。

“突蒂”是煤油桶和用它制作的一切东西的统称。不能设想，要是没有“突蒂”，叙利亚人会怎样生活。人们提水、盖房、补房，全都离不了“突蒂”。

米歇尔雄心勃勃地告诉我们，他有一个理想，就是有朝一日拥有一间完全用“突蒂”造成的房子。

“它一定美观，”他沉思地说，“非常美观！”

第五章 季 末

在查加巴扎的发掘日益显出成效。B从伦敦赶来，在最后一个月帮我们一把。

B和麦克呆在一起时，看上去真是有趣极了：B完全是个社会化的动物，而麦克却是非社会化的。他俩相处得很好，但又常常相对无言。

有一天，我们准备去卡米什利，B忽然说出了他的担忧："让麦克一个人留在这里，太冷清了。最好我也留下。"

我叫他放心："麦克喜欢离群独处。"

B露出怀疑的样子，向绘图室走去："喂，麦克，我留下来陪你好吗？整天一个人，怪无聊的。"

麦克脸上掠过一丝惊讶。

"啊，"他说，"我巴不得单独留下。"

"真是个古怪的家伙，"当我们的汽车行进在通往卡米

什利的路上时，B说，“你见到昨天傍晚的落日吗？美极了！我爬到屋顶去看，发现麦克也在那儿。我当然兴致挺高，但麦克却一言不发，甚至不回答我的话。我怀疑他是不是特意去看日落的。”

“是的，黄昏时候，他常到屋顶上去。”

我脑子里立刻出现了一幅画面：麦克在屋顶上静静坐着，B在他旁边喋喋不休。

不用说，接下来的画面便是麦克回到他那整洁的房间，坐在方格毛毯上写他的日记。

“我的意思是，你是否认为……”B还在往下说。但是，他的话被打断了。米歇尔突然扭转驾驶盘，在油门上猛踩一脚，汽车向一群阿拉伯人冲去——那是两个老年妇女和一个赶驴的男人。

他们尖叫着散开了。马克斯怒不可遏，大骂米歇尔：他究竟想干什么？差一点把他们压死了。

显然，米歇尔或多或少是故意的。

“那有什么关系呢？”他说，双手往上一抬，听任汽车开去。“他们都是穆斯林，不是么？”

他按自己的观点阐明了这种极端的基督教感情后，沉浸在一种被人误解的沉默之中。他似乎在对自己说：哈智算什么样的基督教徒啊，信仰如此淡薄，顾虑重重！

马克斯为他订了一条严格的纪律：决不能试图杀害穆斯林。

米歇尔低声嘀咕着：“巴不得所有的穆斯林都死掉！”

我们在卡米什利办了一些例行的事务：去银行取款，到扬纳柯斯先生的商店采购生活用品，拜访法国驻军当局。除此之外，B还有他自己的事：取一个从伦敦寄来的包裹，里面有两套睡衣裤。

我们已经收到正式通知，那个包裹等着我们去取。于是我们到了邮局。

局长不在。一个斜眼的下属把他唤来了。他穿着艳俗的条纹睡衣裤，连连打着哈欠，显然是在酣睡中被叫醒的。他亲切地和我们一一握手，询问我们发掘的进展情况：我们找到了黄金吗？我们是否愿和他喝杯咖啡？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提到了此行的主题：取信。这才知道我们的信被转到阿穆达邮局去了。这实在让人扫兴，因为阿穆达邮局那个老局长把我们的信看得非常宝贵，常把它们锁在存放贵重物品的保险柜里，忘记及时发送出去。

不过，B的包裹还留在卡米什利。我们开始交涉领取包裹的事。

“是的，这里确有那么一个包裹，”局长说，“是从英国伦敦寄来的。伦敦准是一个伟大的城市吧！我多想能去看看！是的，包裹上写着B先生的名字。啊，这位就是B先生——我们的新朋友？”他再次和B握手，并说了些恭维话。B用阿拉伯语礼貌地作了回答。

表演完这段插曲之后，我们回到包裹问题上来。是的，局长说，它原来在这里，就在这间办公室里。但是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它被送到了海关。B先生应该明白，包裹是归海关管的。

B说，那是平时穿的衣服。

局长说："不错，不错，但那是海关的事。"

"那么，我们必须去海关？"

"那是正规的程序，"局长说。"不过，今天去是没用的。今天星期三，海关不开门。"

"那么，明天？"

"对，明天海关开门。"

"真遗憾，"B对马克斯说，"那意味着明天还得再走一趟。"

局长说，B先生讲得对。但是，明天他还不能得到他的包裹。

"为什么？"B问。

"因为，海关的手续办完之后，包裹还得送回这里，再办邮局的手续。"

"你是说我们还得到这里来？"

"正是这样。不过，明天是不行了，因为明天邮局不开门。"局长得意洋洋地说。

我们细细加以询问，在一个星期里，竟没有一天是海关和邮局都开门的。

我们转而责怪B：为什么不把那倒霉的睡衣裤随同行李带来，而要邮寄？

"因为，"他辩解说，"那是非常特殊的睡衣裤。"

"也许是吧，"马克斯说，"想想它们会带来多少麻烦，从这种意义上说，倒是非常特殊的。我们这辆卡车每天都得在工地上跑，不能老是提供邮政服务。"

我们试图说服局长让B先在邮局的表格上签字，但他毫不通融：邮局手续总是放在海关手续之后。我们垂头丧气地走出邮局。局长说不定又回床上睡觉去了。

米歇尔兴冲冲地走来说，他买橘子占了很大的便宜。他像往常一样保证：这两百个橘子是用最经济的价格买来的。亏他想得出：我们吃得了两百个橘子么——在它们腐烂以前，如果它们现在还没腐烂的话。

米歇尔承认，有些橘子也许不够新鲜，但是价格非常便宜，一下子买两百个，可以打很大的折扣。马克斯决定亲自检查一下，结果发现大部分橘子都蒙上了一层绿色的霉斑。

米歇尔难过地喃喃着："挺经济的！它们毕竟是橘子！"他又出去了，这次带回的是几只便宜的鸡，他照例把它们的脚捆在一起，用手倒提着。待到其它经济的和不经济的采购全部完成以后，我们动身回家了。

我问麦克这一天过得是否愉快，他带着不容置疑的热情说："愉快极了！"

B不解地望着麦克，一边习惯地坐下去，谁知那儿根本没有椅子，他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麦克完美的一天有了一个欢乐的结尾，我从未见过任何人笑得这样开心。吃晚饭的时候，他又笑了。要是我们知道是什么触动了麦克的笑神经，我们一定能使他得到许多乐趣。

B继续艰难地探索着增进友谊的途径。白天，马克斯到工地去了，我们三个留在家里。B像幽灵一样游荡着。他走进绘图室，想跟麦克交谈几句，但麦克不答话。他于是走进

我的工作室。这时我正忙着用打字机写下一场血腥谋杀的细节。

“啊，”B说，“你很忙吗？”

“是的。”我的回答非常简短。

“写作？”B问。

“嗯。”回答更加简短。

“我想，”B试探地说，“也许我可以到这儿来贴标签。我不会打扰你的。你看呢？”

我可不能退让。我明确告诉他：当我正在描写死人的时候，却有一个活人在我身边走动、呼吸，甚至说话，我是没法写下去的。

可怜的B难过地走开了，他只得在孤寂和沉默中工作。我相信，如果B在写一本书的话，即使旁边开着收音机和留声机，房间里还有人在谈话，他仍会不受干扰，照样写作。

不过，每当客人来访时，不管是在工地还是屋里，B可真是如鱼得水。

修女，法国军官，考古学家，旅游者，所有这些人B都乐于而且善于与之交往。

“下面来了一辆车，我去看看是谁来了，好吗？”

“请去吧！”

客人到了，B陪着他们，用任何需要的语言与他们侃侃而谈。在这样的场合，正如我对B说的，他的价值贵如黄金。

“麦克不适合干这种事，不是吗？”B笑着对麦克说。

"麦克一点也不适合，"我说，"他甚至不愿试试。"

麦克淡然一笑。

我们发现，麦克有一个嗜好，就是骑马。

一天，B坐汽车去卡米什利继续交涉领取包裹的事，让麦克留在工地。麦克希望中午回家，阿拉维向他建议说：干脆骑马回去好了，长老有几匹马。麦克一听这话，顿时容光焕发，往日的冷漠为之一扫。

从那以后，只要一有机会，麦克就骑马回家。

"麦克哈智从不说话，只吹口哨，"阿拉维说，"需要扛标杆的人换个地方，他吹口哨；需要泥瓦匠走过来，他吹口哨；现在是向马吹口哨了。"

B的睡衣裤问题还没解决。海关要求他交纳高达八英镑的关税。B说他的睡衣裤每套只值两英镑，因而拒绝付款。海关不知道如何处置这个包裹，只好把它退还邮局。邮政局长既不把它交给B，也不把它退回英国。我们耗费了几天时间，一次次去卡米什利交涉。先后拜访了银行经理和社会福利处的官员，甚至央求了一位正在银行经理那儿作客的马龙派教堂高级神职人员。此人仪表堂堂，身穿一件紫色长袍，头上梳个圆形的发髻，胸前挂着一个大十字架。所有这些人都出面了。那个讨厌的邮政局长虽然仍旧穿着睡衣裤，此刻却一点睡意也没有了。这件事情一下子变成了国际问题。

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海关人员带着包裹来到我们的住地，复杂的疙瘩顿时解开：交纳关税三十先令，包括印花费

和香烟钱——他硬把几包香烟塞到B的手里:"请收下,先生!"

他笑了,B笑了,大家都笑了。我们一起围了上去,看B打开他的包裹。

他骄傲地拿出包裹里的东西,像一个革新家似地解释说,这是他的一项特殊发明。

"一个蚊子也咬不着我。"他说。

马克斯说,我们在这一带从未见过蚊子。

"肯定有蚊子,"B说,"大家都知道,这儿有不流动的水。"

我立刻把目光转向麦克。

"这儿没有不流动的水,"我说,"要是有的话,麦克准会看见的。"

B自信地说,阿穆达北边就有一片不流动的水。

马克斯和我再次告诉他,我们从未听说或看见一个蚊子。B对我们的话置若罔闻,继续夸耀他的发明。

他的睡衣裤是用水洗绸做的,上下连在一起,头部是一块帽兜,衣袖末端是无指手套,前面有一条拉链。穿上以后,只有眼睛和鼻子露在外面。

"你用鼻子呼吸,呼吸本身就可以阻挡蚊子。"B得意地说。

马克斯冷冷地重复道,这儿根本没有蚊子。

B警告我们:当我们患上疟疾,全身发抖的时候,就会后悔当初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麦克忽然哈哈大笑。我们不解地望着他。

“我想起那次他一屁股坐在并不存在的椅子上。”麦克说，一边咯咯笑着走了。

当晚，我们很快就入睡了。忽然传来一阵可怕的喧闹。我们慌忙起床，心想准是强盗闯进来了。大家冲进饭厅，只见一个白色的人形在那儿瞎闯，嘶喊着，蹦跳着。

“天啦，B，你怎么了？”马克斯叫道。

这一瞬间，我们想，B疯了。

原来是一只耗子不知怎么钻进了他那防蚊的睡衣裤，正巧拉链又被卡住了。

大家忍不住放声大笑，一直笑到天亮。

只有B笑不起来。

天气渐渐热了，各种当令的野花开了。我不是植物学家，不知道它们的名字，坦率地说，我也不想知道。难道名字本身能带来更大的欢乐么？那紫红色的，像白羽扁豆和野生的郁金香；那金黄色的，像金盏花；还有一种紫褐色带有小小穗儿的。所有土丘都染上了鲜艳的色彩。这确实是一片肥沃的原野。我去古物室借了几个经过整形的陶罐，等到麦克想为它们描图时，它们全都种上了花。

我们的房子正在一天天升高。木头拱顶已经竖起来了，土砖墙壁正在抹泥灰。将来的效果一定不错。此刻我站在土丘顶上，麦克就在我的旁边，我向他表示祝贺。

“这比我的厕所好多了。”我说。

成功的建筑师同意我的看法，但他抱怨他的那些工人，

说他们根本没有"精确"这个概念。我说,事实确实如此。麦克说,你要求他们精确,他们只是付之一笑,认为无关紧要。我把话题转到骑马上来,麦克顿时忘了抱怨,变得兴奋起来。

随着气温的上升,工人们的火气也上升了。马克斯受理的斗殴事件越来越多,他不得不采取断然的措施:每天上工以前工人们必须交出他们的武器。这个措施虽然不得人心,但是仍被勉强接受了。当着马克斯的面,工人们把大头短棒、钉头锤和长刀交给米歇尔。米歇尔把它们锁进"玛丽"的车厢。日落以后物归原主。

这样做虽然费时、琐碎,但至少避免了严重的事故。

一个叶兹迪工人走来抱怨说,他渴得发昏了,除非他有可喝的水,否则他不能干活儿。

"这儿不是有水吗?你为什么不喝呢?"

"我不能喝那样的水,它是从井里提上来的。今天早上,长老的儿子把莴苣丢在井里了。"

根据叶兹迪人的宗教,莴苣以及莴苣接触过的任何东西都是犯忌的,因为叶兹迪人相信,撒旦是住在莴苣里的。

马克斯说:"我想,你准是听信了别人的谎话,因为正是今天早上,我在卡米什利遇见了长老的儿子,他说他已经到那儿两天了。你受了别人的骗。"

马克斯向全体工人宣读了他的"动乱取缔法令":禁止任何人诓骗或迫害叶兹迪工人。"在这片土地上,大家都是兄弟。"他说。

一个穆斯林带着凶狠的目光走过来:"哈智,你信仰基

督，我们信仰穆罕默德，我们都是撒旦的敌人。我们都有义务惩罚那些相信撒旦会卷土重来的人和崇拜撒旦的人。”

“以后再说这样的话，每次罚款五个法郎。”马克斯说。

在这以后的若干天里，再也没有听到叶兹迪人的怨言。

叶兹迪人是一种难以理解而又特别善良的人。他们崇拜撒旦主要是出于迷信。他们相信这世界是由上帝交给撒旦主宰的，撒旦的时代过去之后，就是耶稣的时代了。他们承认耶稣是一个先知，只是现在还未掌权。撒旦的名字，以及任何发音与之相同的词，都是不能被提及的。

他们的圣殿谢赫阿迪，坐落在邻近摩苏尔的库尔德群山之中。当我们的发掘接近那儿的时候，马克斯和我曾去参观过。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像它那样美丽和宁静。我们沿着一道山溪，穿过橡树林和石榴树林走进山里。空气清新而又纯净。最后几公里只能步行或骑马。这一带地方，人们的天性是这样纯洁，以致女基督徒可以赤身裸体在溪水里洗澡。

峰回路转，眼前忽然出现圣殿白色的尖顶。这儿有很多树，有一个院子，有潺潺的山泉。和善的看守人为你送来清茶，你坐在绝对的静谧中细细品着。内院是正殿的进口，正殿右边刻着一条黑色的巨蟒。这蛇是神圣的，因为叶兹迪人相信，诺亚方舟搁浅在辛贾尔山上，被撞了一个洞，正是这蛇把自己卷成一圈，堵住那个洞，诺亚方舟才得以继续前行。

我们脱掉鞋子，被引进正殿。跨过门槛必须特别小心，因为门槛是禁止脚踩的。脚底也不能露在外面，如果你盘脚

而坐，就很容易犯忌。

正殿内光线昏暗，空气清凉。只听水声淙淙——这是圣泉，据说是与麦加相通的。每逢节日，人们便把孔雀的偶像抬进殿内。孔雀之所以被选定为撒旦的代表，有人说是因为它的发音与那个忌讳的名字差别最大。而叶兹迪人信仰中的孔雀天使，乃是早晨的儿子卢希弗尔。

走出正殿，坐在静穆的院子里，我和马克斯简直不愿离开这山中的殿宇而返回喧闹的尘世……

谢赫阿迪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个地方，我忘不了它极度的宁静以及那宁静给予我的满足……

记得在伊拉克发掘的时候，叶兹迪人的首领米尔，曾到我们工地访问。这是一个身材高大、面色忧郁的人，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他既是主教，又是族首。听当地人说，他是由他姑母——谢赫阿迪圣殿的哈瞰扶养长大的。他母亲是个漂亮而有野心的女人，据说经常让儿子服用麻醉药品，以便使他服从自己的意志。

有一次路过辛贾尔山，我们特意访问了叶兹迪长老哈莫·席诺——一个据说已经九十岁的老人。他告诉我们，在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那场战争中，成百的亚美尼亚难民从土耳其逃到这里，在叶兹迪人的庇护下保全了性命。

在休息日的选择上发生了忿怒的争执。休息日通常安排在发工钱的第二天。穆斯林们声明，由于这儿的穆斯林比基督教徒多，休息日应该选在星期五。亚美尼亚人则拒绝在星期天工作，因为发掘工作是基督教徒主持的，星期天应该

是休息日。

我们裁定：休息日一般安排在星期四。据我们所知，星期四不是哪一个宗教特定的节日。

黄昏时候，工头们来到屋里，和我们一起喝咖啡，报告当天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阿布德·萨拉姆这一次显得特别激动。他滔滔不绝地高声说着。我虽然在仔细倾听，但是始终不得要领。他那富于戏剧性的表情唤起了我的好奇心。待他停下来喘气时，我问马克斯到底是怎么回事。

马克斯只说了一个词："便秘。"

阿布德·萨拉姆见我对他的话很感兴趣，便转而向我倾诉他病痛的细节。

马克斯说："他服用了伊诺氏轻泻剂、比彻姆氏轻泻剂、植物类轻泻剂，还服用了海狸油。现在他是在准确地告诉你：每一种药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感觉，又如何未取得理想的效果。"

好在我们这里还有法国军医给的马药，用法也写得很清楚。

马克斯给了他大剂量的马用轻泻剂。阿布德·萨拉姆满怀希望离去了。我们祈祷他获得好的疗效。

我现在忙极了，除了修复陶器，还负责摄影方面的事。我得到一间"暗室"，小得像中世纪的小牢房。

在这间"暗室"里，既不能坐，也不能站。我爬着钻了进去，跪在地上，埋下头来冲洗底片。出来时已被闷得透不过气，连腰都伸不直了。我向大家说起我在里面吃的苦头，但

人们感兴趣的只是照片，而不是它的制作者。

只有马克斯偶尔说句安慰的话："你真了不起，亲爱的！"说得那样心不在焉，好像是在应酬。

我们的房子完工了。从土丘顶上望去，白色的圆形屋顶在阳光照耀下显出几分神圣的味道。屋内凉爽宜人，高高的穹窿给人一种宽敞的感觉。正厅的一侧有两个房间，第一间是古物室，第二间是马克斯和我的卧室。不过今年只能在这里住一两个星期。收获季节已经到了，每天都有工人回家收割庄稼。地上的野花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因为贝都因人已从山上下来，到处搭起他们褐色的帐篷，他们的牛群一边慢慢向南移动，一边啃吃地上的草。

明年我们还要回来——回到我们的家，因为这幢耸立在茫茫荒野中的圆顶的房子，已经很像一个家了。

穿着雪白长袍的长老绕着这座建筑看了又看，他那可怜的小眼睛闪着亮光。这房子最终是属于他的，它将给他带来新的名望。

再一次见到我的英格兰，见到我的朋友们，见到碧绿的草坪和高高的树木，诚然是令人愉快的；但是，明年重新回到这里，同样令人愉快。

麦克正在画一幅速写，画的是眼前这座土丘。画面虽然有点呆板，但也有其独特的美。

画上不见一个人，只有曲线和图案。我发现麦克不但是一个建筑师，而且是一个艺术家。我请他为我的新书设计一个护封。

B走来抱怨说，所有的椅子都打包了，他没有什么东西可坐。

“你还要坐下来干什么？”马克斯说，“这儿有那么多事情要做。”

马克斯走后，B带着责怪的口气对我说：“你丈夫真是个精力充沛的人！”

我不知道谁会相信这种说法，如果他们看见马克斯在英格兰一个夏天的午后那副睡相的话……

我开始想到远方的德文郡，想到红色的巉岩，蓝色的大海……多好啊，我们就要回家了——我的女儿，我的狗，美滋滋的德文郡奶油，苹果，海水浴……我欣喜地舒了一口气。

第六章　旅途的终点

发掘的成果是令人鼓舞的，我们还得进行另一个季节的发掘。

麦克跟随别的考古队到巴勒斯坦去了，他希望在这个季节的最后几个星期和我们在一起。

因此，我们将有一个新的建筑师。我们还将有一个新成员——上校。马克斯打算在发掘查加巴扎墟丘的同时，顺便也在布拉克墟丘进行一定程度的发掘。他和上校交替管理这两处工地。

马克斯、上校和我们的新建筑师一起动身，我的行期晚两个星期。

大约在他们出发前的两个星期，我们的建筑师打电话来找马克斯。马克斯不在家。我听他话音里带着忧虑，便问他："是否我可以做点什么。"

他说:“是关于行程的事。我在库克火车站预订马克斯指定地点的卧铺票,他们说没有那么一个地方。”

我安慰他说:“他们总爱那么说话。没人去过我们所去的地方,难怪他们没听说过。”

“他们似乎认为我真正要去的地方是摩苏尔。”

我告诉他:“不是那儿。”

我心里豁然一亮:“你是否向他们提到卡米什利或尼西宾?”

“卡米什利!这不就是那个地方的名字吗?”

“对,就是那个地方,但车站在尼西宾——它在国境线的土耳其一侧。卡米什利是叙利亚的一个城市。”

“这就明白了。马克斯没有说过我要带什么别的东西吗?”

“没有。你准备了足够的铅笔吗?”

“铅笔?”他似乎愣了一下,“当然了。”

“你将需要很多铅笔。”我说。

他显然没有充分意识到我话里包含的警告,把电话挂了。

前往伊斯坦布尔的一段行程是顺利的。我使自己限额内的鞋子安全通过了海关。

在哈伊达帕查转车后,我发现与我共用一个分隔间的,是一个大块头的土耳其女人。她已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放了六个手提箱,两只奇形怪状的篮子,几个有条纹的口袋,还有各种装有食品的小包。等我放进两个手提箱和一个帽盒

后，连插脚的地方也没有了。

为这个女人送行的，是一个比较苗条、活跃的女人。她用法语向我问候，我们随便交谈起来。我是去阿勒颇吗？啊，她表姐不去那么远，我会讲德语吗？她表姐会一点儿。

不，我不会讲德语！那么，土耳其语呢？也不会！

多么不幸！她表姐不会讲法语！那么，我俩怎么办呢？我俩怎么才能交谈呢？

我说，看来我俩是不能交谈了。

"真遗憾！"这位活跃的表妹说，"要是你俩能够交谈，该是多么有趣呀！不过，火车还没开，让我们再谈点什么吧。你已经结婚了，是吗？"我承认我结婚了。"那么，孩子呢？一定有很多孩子，是吧？我表姐只有四个孩子，不过，"这位表妹骄傲地补充说，"其中三个都是男孩！"我感到，为了维护英国人的尊严，我不能承认自己满足于只有一个女儿，于是我厚着脸皮撒谎说，我还有两个儿子。

"太好了！"这位表妹笑了。"那么，小产呢？你有过多少次小产？我表姐有过五次：两次在三个月的时候，两次在五个月的时候，还有一次是个七个月的死胎。"我正犹豫是否杜撰一次小产以增加友谊的气氛，谢天谢地，汽笛响了。这位活跃的表妹一步跳出分隔间，沿着过道走去，一边还高声说："你俩可以用示意动作交谈所有这些细节。"

这是多么令人尴尬的前景！但是，我们借助于点头、招手和微笑，倒也相处得很好。我的旅伴给我好多味道很浓的食物，我从餐车上带给她一个苹果作为回报。

装食物的篮子打开以后，更没有地方可以插脚了。食品

和香料的气味几乎让人窒息。

夜降临了。我的旅伴把窗户紧紧关上。我爬到上层的铺位，等待下铺发出轻微而有节奏的鼾声。

我悄悄溜下来，轻轻把窗户打开一条小缝，然后爬回上铺。

早晨，发现窗户并未完全关上，她做出很多表示惊讶的动作，她用各种手势向我保证，这不是她的过错。我用手势使她相信，我丝毫也不怪她，我猜想，那不过是偶然的疏忽。

火车到了这位土耳其女人的最后一站，她很有礼貌地与我告别。我们微笑着点头，鞠躬，表达共同的遗憾：语言的障碍使我们不能交谈生活中的基本事实。

吃中饭的时候，我坐在一个慈祥的美国老太太对面。她沉思地望着那正在田野里干活儿的妇女。

"可怜的生灵！"她叹息说，"我不知道她们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自由了。"

"自由？"我不免有些困惑。

"为什么不是呢？她们已经不再戴面纱了。穆斯塔法·克马尔取缔了那种习俗。现在她们自由了。"

我凝神望着那些干活儿的女人。在我看来，那样的自由似乎对她们没有任何意义。她们的日子是周而复始的辛劳。我怀疑她们是否享受过蒙上面纱的奢华。我们那些工人的妻子就没戴过面纱。

但是，我没和她争辩。

美国老太太唤来列车员，要求送来一杯热水。"Je vais

prendre des remèdes。”[1] 她说。

列车员露出茫然的神色：她是要咖啡？还是要茶？我费了很大劲才使他明白：她要的是白开水。

“跟我一起喝点泻盐，好吗？”我的新朋友说，仿佛是建议我喝鸡尾酒。我谢谢她的好意，但是说：“我对泻盐不感兴趣。”“它对你有好处的。”她劝道。我好不容易才使自己的消化系统免遭清洗。

我回到我的车厢，心里想着：不知阿布德·萨拉姆的便秘现在怎样了？

在阿勒颇，我暂时中断行程，按照马克斯的吩咐买些东西。由于再过一天才有去尼西宾的火车，我利用发车前的一天，参加一个旅游小组，乘汽车去卡拉特锡曼观光。

旅游小组还有两个成员，一个是煤矿工程师，另一个是几乎完全丧失听力的老牧师。不知凭着什么，老牧师竟把那位我第一次见到的煤矿工程师误认作我的丈夫。

“你丈夫阿拉伯语说得很好，亲爱的。”他慈祥地拍着我的头说，当我们观光回来的时候。

我慌忙说：“他阿拉伯语确实说得不错，但他不是……”

“这就不用谦虚了，”他略带责备地说，“他准是个熟悉阿拉伯文化的学者。”

“他不是我丈夫。”我叫了起来。

“我猜，你妻子完全不懂阿拉伯语。”他转向煤矿工程师

---

[1] 法文，意为：我要服药。——译注。

说。

工程师一下子脸红了。“她不是……”他高声说。

“不，”老牧师说，“我是说她不精通阿拉伯语。”他笑起来：“你得教教她。”

“我们两人同声叫道：“我们没有结婚。”

牧师的脸色变了，显得分外严肃。

“为什么不结婚呢？”他责问道。

煤矿工程师无可奈何地望着我说：“我认输了。”

我们放声大笑，牧师满脸困惑。

“我明白了，”他说，“你们是在跟我开玩笑。”

汽车在旅馆门前停下来，他小心地跨出车门，从他白色的络腮胡子里取下一个消音器。他转过身来，脸上带着仁慈的微笑。

“祝福你们，”他说，“希望你们白头偕老。”

顺利到达了尼西宾。下车的地方，门梯离地面很高，五英尺外有一堆碎石。多亏一个好心的乘客跳下车去，搬开那堆石头，才使我跳下去时没有把脚扭伤。我看见马克斯远远向我走来，还有我们的司机米歇尔。我想起了米歇尔的三句名言：一是“冲啊，”含有蛮干、硬干之意（通常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二是“试试看”；三是“经济”，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节约，这种“节约”曾使我们在沙漠里由于汽油耗尽而进退不得。

我们刚刚彼此走近，一个穿制服的土耳其人对我厉声说：“护照！”随即拿去我的护照，一步跳回火车。

大家互相问候起来。我握着米歇尔粗糙的手，他连声说："Bon jour,[1] 您好！"并用阿拉伯语补充了一句"感谢真主"，以祝贺我平安到达。这时，只见卧铺车厢的列车员把一个个手提箱扔给车下的人。我慌忙问我的护照，但护照连同那个穿制服的土耳其人已经不知去向。

"蓝色玛丽"——我们的卡车正忠实地等候着我们。米歇尔拉开车的后门，眼前立刻出现了熟悉的情景：几只被捆在一起的鸡，几个汽油桶，几堆粗麻布——细看却是几个人。我的行李被放在鸡们的背上。车上的人跳下车来，跟米歇尔一起去找我的护照。马克斯担心米歇尔跟别人蛮干，弄出复杂的国际纠纷，也跟他们去了。二十分钟以后，他们胜利而归了。

我们动身了。一路坑坑洼洼，汽车颠簸不已。出了土耳其，进入叙利亚。十五分钟以后，到了热闹的卡米什利。

我们得在这儿先办一些事情，然后才能回家。首先是去扬纳柯斯先生的商店。主人热情地向我们问好，让我在他钱柜后面的椅子上坐下，为我送上咖啡。米歇尔则去街上买马，这马将配上一辆运水车，从贾格杰盖河运水到布拉克墟丘的发掘工地。米歇尔回来说，他发现了一匹第一流的马——一匹特别经济的马。"怎么才算'经济'呢？"马克斯怀疑地问，"是一匹好马吗？是一匹大马吗？是一匹耐力很强的马吗？"米歇尔说："较好的马。一匹好马比一匹劣马贵得多呢。"

[1] 法文，意为：您好！——译注。

我们未来的运水工——“玛丽”车厢里一个穿粗麻布衣服的人——自称很会相马，便跟米歇尔一起去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在扬纳柯斯先生商店里买了一些水果罐头，一些质量可疑的酒，还有通心粉、李子酱、苹果酱以及其它高档食品。随后，马克斯和我去邮局，见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那个没剃胡子、穿着肮脏睡衣裤的局长。看来他的睡衣裤从去年以来一直没有洗过。我们取了我们的几捆报纸和一两封信，并拒绝了局长热情地塞给我们的其它一些用欧洲文字写给汤普森先生的信。接着便去银行。

银行是一幢石头建筑，宽敞，凉爽，安静。大厅中央摆着一条长凳，上面坐着两个士兵，一个衣服褴褛、长着棕红色大胡子的老汉，一个穿着破西装的男孩。他们全都一声不响，木然望着对面的墙壁，偶尔吐一口痰。屋角有一张形状古怪的床，床上放着几条肮脏的毯子。坐在柜台后面的银行办事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马克斯拿出一张支票，要求提取现金。于是我们被带进经理办公室。经理身材高大，一张咖啡色的脸，说起话来口若悬河。他对我们非常友好，吩咐仆人煮上咖啡。他说，他是去年调任经理这个职务的，他对此并不十分满意。原来他在亚力山大勒塔，那儿生活相当枯燥。但是这儿呢？他把双手一摊：“On ne peut même pas farie un Bridge！”[1] 他伤感地补充说：“Pas même un tout petit Bridge。”[2]

---

[1] 法文，意为：人们甚至连桥牌也不会玩。——译注。

[2] 法文，意为：连小桥牌也不会。——译注。

接着又大谈政治形势和卡米什利的社交(或者缺乏社交),花了半个钟头。他承认:"Mais tout de même on fait des belles constructions。"[1] 看来他就住在这样一幢建筑里。虽然没有电灯之类的现代生活设施,但它至少可以称之为建筑。"Une constrution en pierre,vous conprenez![2] 夫人去查加巴扎时,会在路上看见它的。"

我答应在途中注意看看。

我们还谈到当地的长老。他说,他们的境况相差无几。"Des propriétairs —— mais qui n'ont pas le sou!"[3]他们一般都欠了债。

在谈话的间隙,出纳员拿来五六张表格。马克斯一一签了字,并付了几笔零星的钱,包括六十生丁印花费。

咖啡送来了。又过了四十分钟,出纳员拿来最后三张表格,说:"Et deus francs quarante－cinq centimes pour les timbres,sil vous pla　t。"[4] 这意味着最后的仪式已完结,现金可以到手了。"C'est　dire,si nous avons de l'argent ici!"[5]

马克斯冷冷地说,他一个星期前就收到了取款通知。出纳员微笑着耸耸肩膀:"啊,让我们看看。"幸好银行还有现金。我们贴了印花,取了现金,走出经理办公室。先前坐在

---

① 法文,意为:但是人们毕竟修起了好的建筑。——译注。

② 法文,意为:你知道,那是一幢石头建筑。——译注。

③ 法文,意为:他们都是地主,但是一文不名。——译注。

④ 法文,意为:请再付两法郎四十五生丁印花费。——译注。

⑤ 法文,意为:这就是说,如果我们这儿有钱的话。——译注。

长凳上的几个人，仍旧木然望着墙壁。

回到扬纳柯斯先生的商店，那个库尔德运水工正等着我们。他向我们汇报了米歇尔所说的那匹马：你能把它叫马吗？它根本就不是马，而是一个老太婆！这就是米歇尔所谓的“经济”。马克斯检查那匹马去了，我回到钱柜后面的椅子上。

扬纳柯斯先生与我的交谈集中在世界大事上。“Votre roi——vous avez un nouveau roi。”[1]我承认我们有了一个新国王。扬纳柯斯先生竭力要表达他语言不能表达的意思，“Le Roi d' Angleterre！”[2]

他说：“Grand roi—— plus grand roi dans tout monde——aller——comme a！”[3]他做出富于表情的手势，“Pour une femme！”[4]他实在表达不清了，“Pour une femme！”[5]不，这是不可想象的。在英国，这样一件极端重要的事情与一个女人联系在一起，是可能的吗？“Le plus grand roi au monde。”[6]他反复说着这句话，声音里充满了敬畏。

马克斯、库尔德人和米歇尔回来了。由于选马问题备受责怪而垂头丧气的米歇尔，此刻完全恢复了自信。他们现在商量是否买头骡子。米歇尔嘀咕说，骡子太贵了。库尔德人

---

①法文，意为：你们的国王——你们有一位新国王。——译注。

②③这两句是扬纳柯斯生硬拼凑的法语。第一句大意是：英国女王。第二句大意是：世界上没有比她更伟大的国王。——译注。

④⑤法文，意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译注。

⑥法文，意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王。——译注

认为，骡子用处更大。马克斯倾向于后一种意见，他决定跟库尔德人出去找一个人，此人的表妹夫认识一个有骡子可卖的人。

我们的仆人曼苏尔忽然出现在我面前。他笑着欢迎我，和我热情握手。这个曼苏尔，我曾花了整整一个季节教他摆桌子；甚至到了现在，他有时送茶点还会莫名其妙地捎上几把叉子。他几乎用尽全身之力才能把床铺好。他动作迟缓，性情固执，做起事来就像一条耍把戏的狗。

他问我们是否愿意去他母亲那儿（这女人一度为我们洗衣），看看他收捡的古物。

我们去了。屋子显然作过认真的打扫和布置。主人端来了咖啡——这是我在短短两个钟头内第三次喝咖啡。古物被拿出来了：几个小小的罗马玻璃瓶，一些陶器碎片，几枚硬币，一堆完好无损的旧东西。马克斯把它们分为两组，将其中一组推到一边，对另一组开了价。一个女人进来了，看来是曼苏尔母亲的同伙。似乎她还要考虑一下：是只卖马克斯选出的一组呢，还是两组一并出售？她听着曼苏尔的翻译，连连摇头。

我们回到停放卡车的地方。买骡子的事既已定了下来，我们便去检查运水的水箱。米歇尔再次遇到了麻烦：他定做的水箱体积太大，不可能摆在运水车上；那会把任何骡子或马都累死的。米歇尔辩护说："一个大水箱比两个小水箱经济，可以盛更多的水。"马克斯责备说，他是一个该死的笨蛋，今后必须按照吩咐去做。他怀着最后一线希望说："试试好吗？"但是，就连这一线希望也被扑灭了。

我们在城里遇见了长老——我们特指的那个长老。他那棕红色的络腮胡子更加浓密，样子更像亨利八世。他穿着平常那件白长袍，头上缠着一幅艳绿色的头巾。他心情非常快活，因为他打算访问巴格达；但是，当然啰，要拿到护照，还得等若干个星期。"兄弟，"他对马克斯说，"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为了你，今年我没在地里下种，全部土地由你自由支配。"我丈夫回答说："我真高兴，这种高贵的举动同样符合你的利益。今年庄稼的长势普遍不好，那些下了种的人将会受到损失。我祝贺你的明智。"

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们在最好的气氛中分手了。

我们坐进"蓝色玛丽"。米歇尔把大包土豆和橘子放在我的帽盒上，把它压得凹了下去。鸡被挤得发出一串惊叫。几个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要求搭车，我们接受了两个人。他们坐在鸡、土豆和橘子之间。我们的车向着查加巴扎开去。

第七章　查加巴扎生活片断

我看见我们的房子了！它站在那儿，圆形的屋顶高高耸起，俨然像是献给某一位可敬的圣徒的圣殿。

马克斯告诉我，长老为此深感自豪。他不时和朋友们绕着这幢房子欣赏。马克斯怀疑他正利用它来捞钱，谎称这房子是属于他的，只是租给我们而已。

米歇尔用它惯用的急刹车使"玛丽"停了下来。屋里的人全部涌出来迎接我们，有老的面孔，也有新的面孔。

厨师迪米特里还是老样子，长长的脸上带着母性的温柔。他穿着鲜艳的穆斯林长裤，愉快地露齿而笑。他拉住我一只手，把它放在自己额上，接着骄傲地打开一个木箱，里面放着四条小狗。他说，这些狗将来可以为我们看家。去年跟我们在一起的仆人阿里现在有点优越感了，因为我们又雇了一个比他年纪更小的仆人，作为厨师的第二助手，他叫

费尔希德。关于这个仆人，没有什么可以描述的，除了他那忧心忡忡的神情之外。而这一点，据马克斯说，是他一贯的样子。

我们还有一个新的仆人——萨布里，个子挺高，朝气蓬勃，看上去相当聪明，笑起来露出两排黄白相间的牙齿。

上校和邦普斯已为我们烧好了茶。上校做事保持着军人的严谨性。他已为工人们培养了一种新的习惯：排成队列呈交当天出土的东西。工人们觉得这样做有趣极了。他花了很多时间修饰自己的仪容，特别是趁马克斯去卡米什利办事的时候。他骄傲地宣称，这房子整洁得无可挑剔。不管是常用的或不常用的东西，他都在屋里摆了出来，这一定会为我们带来很多不便。

邦普斯是我们的新建筑师。"邦普斯"这个绰号来源于这次旅途中他对上校说的一句话。黎明时分，火车快到尼希宾时，邦普斯拉开窗帘，兴致勃勃地望着这个他将在此度过几个月的国家。

"多么神奇的地方，"他说，"到处都是邦普斯！"

"邦普斯，不错！"上校说，"你这不虔诚的后生，你不知道这儿每一个'邦普斯'都是被埋了几千年的城市吗？"

从那以后，"邦普斯"就成了我们这位新同事的绰号。

这儿还有一些值得一看的新事物。首先是一辆第二手的雪铁龙，上校将它命名为"法国兵"。

"法国兵"被证明是一个易于冲动的绅士。他总是处处跟上校作对，顽固地拒绝他的发动，或在某个不方便的地点发生故障。

有一天我忽然明白了“法国兵”闹别扭的原因，我向上校解释说，这是他的过错。

“我的过错？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应该把它命名为‘法国兵’。不管怎么说，既然我们的卡车最初是叫‘玛丽皇后’，你至少可以把这辆雪铁龙命名为‘约瑟芬皇后’。这样，你就不会遇到麻烦了。”

作为一个说一不二的军人，上校说，现在改名已经晚了。“法国兵”就是“法国兵”，它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好了。我斜眼望了一下“法国兵”，它似乎正洋洋得意地看着上校。我相信，“法国兵”正在谋划着一种最严重的军事罪行——兵变！

工头们紧接着跑来欢迎我们。雅雅看上去更像一条快活的大狗。阿拉维还是那么帅气，阿布德·萨拉姆还是那么健谈。

我问马克斯，阿布德·萨拉姆的便秘现在怎样了？马克斯回答说，工头们晚间在这儿碰头时，几乎每次都要谈到这个问题。

随后我们去古物室。第一个十天的工作期已经作出小结，最可喜的收获是发现了将近一百件古物。下一个星期，我们就要开始发掘布拉克墟丘和查加巴扎墟丘了。

回到查加巴扎那幢房子，简直就像从未离开过似的。这归功于上校的热心操劳。屋里比以前干净多了。我不禁想起那个关于卡门贝干酪的故事。

马克斯在阿勒颇买了六块卡门贝干酪，当时的想法是：卡门贝干酪也许跟荷兰干酪一样，可以储存起来，等到需要

的时候再取。在我到达之前，人们已经吃了一块。上校收拾房间时，偶然发现了剩下的五块，便把它们整齐地堆放在起居室的小橱后面。它们很快就被绘图纸、打字纸、拌砂软糖之类的东西遮住，消失在黑暗之中。没人记起，没人看见，但是，并非没人闻到。

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全都抽着鼻子，胡乱猜测。

“我们已经安装了排水设施，想必不会是污水的臭味。”马克斯说。

“离这儿最近的天然气管道至少也在两百英里以外……”

“我猜准是一只死耗子。”

那臭气实在叫人受不了，于是我们紧急行动起来，寻找那只假设的死耗子。这时，只是在这时，我们才发现一堆发臭的粘性的东西——五块卡门贝干酪，它们已经稀得一塌糊涂。

责备的目光一齐投向上校。我们吩咐曼苏尔把那堆臭东西弄到很远的地方埋了。马克斯对上校说，这件事证明了他一贯的想法：整洁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上校辩解说，为了房间的整洁，把干酪挪个地方，本是一件好事；过错在于考古人员们漠不关心，忘记了屋里放着卡门贝干酪。我说，真正的错误是成批买进已经储存过的干酪，继续储存起来以备一个季节之用。邦普斯说，为什么要买卡门贝干酪呢，他从来就不喜欢这种东西。曼苏尔虽然遵命埋掉了那些干酪，但仍像往常一样迷惑不解：既然哈智以那么高的价格买下它们，说明他是喜欢它们的；那么，为什么又让它们变

质,而后扔掉呢?雇主们的思路就是与众不同。

哈布尔地区的雇工问题,与英国的雇工问题大不相同。也可以说,这儿的雇工心目中有一个雇主问题。我们的爱好、偏见、喜欢或不快,在他们看来都是不可理解的,不合逻辑的。

比如,不同质地的布料,配上不同颜色的花边,做成不同用途的衣服,为什么要如此精细呢?

为什么曼苏尔用一块镶有蓝边的茶具抹布擦洗汽车水箱上的污泥,哈墩怒气冲冲地走出房间,狠狠责备他呢?这抹布不是挺管用吗?还有,曼苏尔把餐具洗过之后,又用纸将它们揩干,为什么也要遭到训斥呢?

为了证明自己做得正确,曼苏尔提出抗议了:"这次我用的可不是干净纸,而是脏纸!"

想不到这把事情弄得更糟。

同样,作为文明成果的刀叉餐具,也使这个仆人伤透了脑筋。

我不止一次地观察曼苏尔如何煞费苦心地布置午餐的桌子。

他首先调整桌布,左边拉拉,右边拉拉,退后几步,看看哪种摆法更顺眼,更艺术。

他决定优先考虑桌子的宽度,使桌布从两侧垂下来,而让桌子两端露出一段空白。他点头表示满意,随即又把眉头皱起,凝视着从贝鲁特廉价买来的那只放着各种刀叉、已被蛀蚀的餐具篮子。

这时他遇到了真正的困难。他细心而笨拙地在每个杯

子和茶托里各放一把叉子，并在每个盘子左边各放一把刀子。他退后几步，歪着脑袋看了又看。继而摇摇头，叹了口气。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告诉他：这样安排是不对的。似乎还有什么东西在告诉他：即使到了这个季节结束的时候，他也掌握不了隐藏在刀子、叉子和汤匙的各种组合后面的原则。就说茶点吧，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饮食，他在桌上摆一把叉子，其实也就够了。为什么主人还不满意呢？既然桌上没有多少东西可切，干吗还要他送上刀子？

曼苏尔深深叹了口气，继续执行他那艰难的任务。至少在今天，他是决心好好表现一下的。他又打量了一下面前的东西，他在每个盘子右边放两把叉子、左边放一把汤匙或刀子。他重重地呼吸着，把盘子一一摆正，然后俯下身去，使劲吹去上面的灰尘。最后，他筋疲力尽地离开饭厅，通知厨师说，餐具已经摆好，可以把烤炉上的蛋饼拿下来了——在此以前的二十分钟里，蛋饼一直在加温、变脆，发出越来越浓的香味。

新来的仆人费尔希德被派来叫我们了。他脸色是那样忧郁，像是宣布什么严重的灾难似的，直到他说晚饭已经准备好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今晚，我们吃了迪米特里自认为第一流的美食。最先端来的是开胃小吃焖鸡蛋，佐料有蛋黄酱、沙丁鱼、凉刀豆和鳀鱼。紧接着是迪米特里的“看家菜”——灌进了米饭、葡萄干和香料的羊前腿。这是一道非常神秘的菜。你得首先割断一条缝在外面的棉线，才能吃到里面大量的填充物。但是真正的羊肉还离你甚远，只有全部填充物快吃完了，你才忽

然发现了它。随后送来的是梨子罐头，因为迪米特里被禁止去做他惟一会做的、也是大家很不喜欢的一种甜品——焦糖牛奶蛋糊。在这之后，上校骄傲地宣布：他已教迪米特里做了一种餐末食品。

于是，盘子被传了过来。每人盘子上有一条黄油焖过的阿拉伯面包，吃起来有一股淡淡的乳酪味。我们告诉上校，他这一招并不怎么样。

土耳其软糖和各种水果罐头随后被摆上桌子。就在这时，长老到我们这儿串门来了。我们关于发掘查加巴扎墟丘的决定，已经改变了他的地位，使他从一个毫无希望的破产者变成一个随时会有黄金之雨降落身上的人。据工头们说，凭着这种新的态势，他又娶了一个漂亮的叶兹迪女人；与此同时，他的债务也大大增加了。此刻，他的情绪很高。他取下他的步枪，丢在一个角落，详细说起刚刚弄到的一支手枪的优点和缺点。

"看，"他将手枪对着上校说，"它的机械结构是这样的——既优越，又简单。你把手指放在扳机上，这样一扣，子弹就一发接一发地出去了。"

上校声音有点紧张，问他是否上了子弹。

当然上了子弹，长老回答说，手枪不上子弹，还算什么手枪？

上校讨厌别人将上了子弹的武器对着自己，赶紧换了一个座位。马克斯忙给长老送上一块土耳其软糖，以分散他对他那新玩意儿的兴趣。长老吃得津津有味，吮着沾了糖的手指，向我们咧着嘴笑。

他见我正在看《泰晤士报》的纵横填字谜，便对马克斯说："你的哈敦喜欢看报？她也写文章么？"

马克斯说，是这样的。

"一位博学的哈敦，"长老赞赏地说。"她是否给女人们看病？如果看病的话，我的妻子们将在某天晚上到这儿来，把她们遭受的病痛说给她听。

马克斯回答说，长老的妻子们将会受到欢迎；可惜的是，他的哈敦不大会说阿拉伯语。

"我们可以想办法，我们可以想办法。"长老快活地说。

马克斯向长老问起计划中的巴格达之行。

"还没安排好，"长老说，"手续不太好办。"

我们立刻看出了：真正的困难在于旅费。据传，长老已经花光了我们给他的钱以及村里为我们干活儿的人上交的钱。

"埃尔巴龙在这儿发掘的那些日子……"他开始旧调重弹了。

没等长老提出预支黄金的问题，马克斯以攻为守，请他出具收到我们土地租金六十叙利亚镑的正式收据。"这是政府的规定。"马克斯说。

长老只好放弃讨价的念头，改变话题说，他有一个好友加亲戚此刻正在屋外，那人患了眼病，不知我们可否出去看看，为他出点主意。

我们走出屋子，外面一片漆黑。借着手电筒的光亮，看了那只病眼。它跟我们的眼睛确实不同，里面汪着血水。马克斯说，这样一只眼睛，我们是治不好的，必须尽快去看医

生。

长老连连点头。是的，他朋友这就要去阿勒颇。我们可以为他写封信给那儿的阿尔图扬大夫吗？马克斯同意了，接着便问起病人的情况："你说，他是你的亲戚？"

"是的。"

"他的名字呢？"马克斯边问边写。

"他的名字？"长老有点发窘，"我不知道。让我问问。"

长老再次走进夜色之中，回来时带来一个答复：他亲戚的名字叫马哈茂德·哈桑。

"马哈茂德·哈桑，"马克斯把这名字写在纸上。

"也许你还需要他身份证上的名字吧？那名字是达乌德·苏里曼。"

马克斯被弄糊涂了，问他：那人真正的名字是什么？

"爱叫他什么就叫他什么吧。"长老豁达地说。

接过马克斯的信，长老带上他的枪支，愉快地祝福了我们，同他神秘的伙伴消失在夜色之中。

上校和邦普斯开始争论起爱德华八世和辛普森夫人的逸事来。这是从一个普通的婚姻生活话题引伸出来的，它自然会进一步演绎出自杀的主题。

我没有参与他们的争论，上床睡觉去了。

早上起了大风，到中午时，风已发展为尘暴。邦普斯去土丘时戴的软木帽，兜着狂风左冲右闯，后来竟缠住了他的脖子。一向乐于助人的米歇尔，赶紧跑去救援。

"挺住!"他紧紧拉住帽子上一条带子。

邦普斯被勒得脸色发紫。

"拼命挺住!"米歇尔把带子拉得更紧。邦普斯的脸色由紫变黑。他好不容易才从双重束缚下解脱出来。

收工以后,脾气暴躁的阿拉维与木匠塞尔基斯发生了剧烈的争吵。像往常的争吵一样,不过为点区区小事,但却几乎闹到拔刀相向的地步。

马克斯不得不实施他所谓的"学前教育"。

他说,他变得越来越适合当校长了,每天都要进行大量讨厌的道德说教。

他的训斥性讲话,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你们想过没有,"马克斯问,"我和上校哈智、工程师哈智,难道脑子里的想法经常都是一致的?从来没有分歧?但是我们提高嗓门嚷过吗?拔过刀子吗?没有。我们把这些事情抛到一边,等到回了伦敦再说。我们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想的都是工作。我们能够控制自己。"

阿拉维和塞尔基斯深受感动,言归于好。他们互相礼让的样子,就像跨出门槛时恭请对方走在前面一样。

我们买了一辆单车,一辆非常便宜的日本单车,作为阿里专用的交通工具。他的任务是每周两次去卡米什利领取邮件。

天刚亮,他就神气十足地上路了。回到住地大约是吃茶点的时候。

我怀疑地对马克斯说:"这是一段很长的路,来回将近

五十英里。他可能吃不消——太远了。”

马克斯淡淡地说：“我可不那么想。”

“他会累坏的。”我自言自语走出房间，去寻找精疲力竭的阿里。

迪米特里终于听懂了我说的话。

“阿里？”他说，“阿里已从卡米什利回来了。你问他此刻在哪儿？他骑车去八英里外的杰尔马伊尔去了，那儿有他一个朋友。”

我对阿里的担心顿时消失了。午餐时间，我看见他在厨房和餐厅之间忙进忙出，满面红光，毫无倦意。

马克斯诡秘地低声说：“还记得‘瑞士小姐’吗？”

我立刻想起了“瑞士小姐”和她的经历。

“瑞士小姐”是我们第一次在靠近摩苏尔的阿尔帕齐亚发掘时喂养的五条杂种狗中的一条。他们享有（或者默认）这样一些名字：鬈发仔，布吉，怀特芳，假小子，瑞士小姐。布吉生下不久就因吃了过多的“克勒夏”而被噎死了。“克勒夏”是基督教某些教派在复活节吃的一种不易消化的糕点。工头们给我们带来一些，我们尝了尝，觉得很不舒服。同桌的一位女客也不好受，急于要找茶喝。我们只好悄悄把剩下的喂了布吉。布吉蹲在阳光下狼吞虎咽起来，一会儿就被噎死了。这是一种狂喜的死，死得叫人羡慕！在剩下的几条狗中，“瑞士小姐”算是老大，因为她最受主人宠爱。每当日落的时候，马克斯从工地回来，它总是迎上前去；马克斯便抱住它，细心地为它除掉虱子。开饭了，它领着狗们在厨房前

排好队，唤到谁的名字，谁就上前领取晚餐。

后来，在一次冒险活动中，“瑞士小姐”摔断了一条腿，一瘸一拐走了回来。但它并没有死。到了我们离开那儿的时候，“瑞士小姐”的命运沉甸甸地压在我们心上：一旦我们离开了，她跛着脚，怎么生活下去呢？我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叫人把它带走。我们可不能让它饿死。但马克斯不赞成，他乐观地向我保证：“瑞士小姐”会安然无恙的。我说，其它的狗也许可以自谋生计，“瑞士小姐”不能：它是个跛子。

辩论继续进行着，双方越来越激动。最后，马克斯的意见占了上风。我把一些钱塞在一个老园丁手里，嘱咐他好好照料这些狗，尤其是“瑞士小姐”。但我对他也不抱太大的希望。在这以后的两年中，我经常惦念着“瑞士小姐”的命运。我一再责备自己未能坚持立场。当我们再次路过摩苏尔的时候，我们特意看了看原来的住处。屋内空空如也，没有任何生命的痕迹。我对马克斯说：“不知‘瑞士小姐’现在怎样了？”

正在这时，我们听见一声犬吠。台阶上蹲着一条狗，一条很丑的狗（其实“瑞士小姐”小时候也并不美）。它站了起来，我立即发现它是个跛子。我叫了一声“瑞士小姐”，它轻轻摇了几下尾巴，嘴里依旧低声哼着。这时，灌木丛中钻出一条小狗，向它母亲跑来。看来“瑞士小姐”准是找到了一个漂亮的丈夫，因为这小狗长得太好看了。娘儿俩静静地望着我们，显然已经不认识了。

“你看，”马克斯得意地说，“我早说过，她会安然无恙的。这不，她长得多肥，‘瑞士小姐’是有头脑的，自然，她也

就活下来了。如果让人把她带走，岂不是错失了命运的恩赐？”

从那以后，每当我为什么事而忧虑的时候，一想起“瑞士小姐”，心境便慢慢平静了。

买骡子的打算终于未能实现。我们买了一匹马，一匹真正的马。它绝不是一个“老太婆”，而是一匹高头大马，马中的王子。和马一起到来的，是一个切尔卡西亚人。

“多好的一个人！”米歇尔大声称赞说，“切尔卡西亚人熟悉马的一切，他们是为马而生活的。这个人对马关怀备至，随时为它的舒适着想。对人又有礼貌，和蔼可亲——至少是对我。”

马克斯平静地说，那就让时间来证明吧。接着，这个人被介绍给我们。他有一副乐呵呵的外表，穿着一双长统靴，使人想起俄罗斯芭蕾舞里的某个角色。

今天，我们接待了一位来自马里的法国同行帕罗特先生。他的建筑师也来了。此人长着稀疏的络腮胡子，样子像个地位较低的圣徒。不管我为他送上吃的或喝的，他都用谢绝的口气说：“Merci，Madame。”[1] 帕罗特先生解释说，他最近胃不舒服。

愉快地交谈一阵之后，他们起身告辞。我们称赞他们坐来的那辆车，帕罗特先生苦恼地说：“Oui，c'est une bonne

[1] 法文，意为：谢谢，夫人。——译注。

machine，mais elle va trop vite。Beaucoup trop vite。”[1] 他还补充说：“L'année dernière elle a tué deux de mes architectes！”[2]

他们跨进汽车。圣徒模样的建筑师把车发动起来，以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驶进旋卷的尘土之中。汽车一路颠颠簸簸，穿过库尔德人的村落。很可能又有一个建筑师，由于不接受前任建筑师的教训，而成为这辆具有固定速度的汽车的牺牲品。显然，被诅咒的始终是汽车，而不是脚踩油门的人。

法国驻军正在进行军事演习。

这对上校无疑是一种兴奋剂，他对军事的兴趣立即被唤醒了。他向军官们热心地提出种种建议，但对方却很不热心，并以怀疑的目光望着他。

我告诉上校，他们认为他是一个间谍。

“间谍？我？”他愤慨地问道，“他们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他们确实是这样想的。”

“我只不过问他们几个简单问题，这些问题从技术上看是很有趣的。但他们回答得含糊其辞。”

更使上校失望的是，就连他问到此地的商店，对方也不理不睬。

---

[1] 法文，意为：是的，这是一辆好车；但是速度太快，非常之快。——译注。

[2] 法文，意为：去年，它使我的两个建筑师死于车祸。——译注。

军事演习还从另一方面激起我们的工人的忧虑。一个工人向马克斯走来："哈智，'带人的'会干涉我们的交易吗？"

"不会，肯定不会，他们一点也不会干涉发掘的事。"

"我说的不是发掘，而是我自己的交易。"

马克斯问他的交易是什么，他说是走私香烟。

伊拉克边境的香烟走私，简直是一门精密的科学。海关人员头一天检查了某个村子，走私者第二天便到这个村子贩烟。马克斯问：海关人员是否还会再来？那工人说：当然不会，如果他们再来，那就糟了。正因为如此，工人们才能抽上两便士一百支的廉价香烟。

马克斯问旁边几个工人：在这儿要花多少生活费？他们说：从远处来的人，多数自带一袋面粉，维持十天左右的生活。他们一般不愿自己做馒头，因为这是有伤尊严的，而是把面粉交给这儿村里的人去做。他们偶尔也带几棵洋葱，有时带点大米，可能还带酸奶。我们把这些估了个价，每人每周大概只花两个便士。

两个土耳其工人走来了，忧心忡忡地问起"带人的"是否会找他们的麻烦。

"为什么要找你们的麻烦？"马克斯问。

原来，土耳其人没有权利在边境这边干活儿。不过，一个挖土工安慰他们说："你们缠上头巾就没事了。"

在世界的这个角落，戴帽子是很不自在的。那些缠头巾的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会用挖苦的手势指着你说："土耳其！土耳其！"因为土耳其人都戴着欧洲式的帽子——那是

按照穆斯塔法·克马尔的命令办的。

晚饭以后，费尔希德走进屋来报告说，长老带着他的妻子们向哈瞰求医来了。

我感到有点紧张。显然，我的医术已经名声在外了。这真是天大的误会。平时，库尔德女人找我看病，可以毫无顾忌地向马克斯详细描述自己的病痛，再由马克斯向我翻译。阿拉伯女人却是另一回事，她们都很腼腆，只能单独与我接触。这一来，双方只好表演哑剧。头痛比较容易处理，一片阿斯匹林就可奏效，虽然病人接药时有点胆怯。红眼病也不难治疗，虽然解释硼砂的用法比较费事。

"Mai harr。"[①] 我说。

"Mai harr。"她们重复着。

接着，我拿起一撮硼砂演示说："Mithl hadha。"[②]

最后是表演洗眼睛的哑剧。

病人做了个猛喝一口的动作。我摇摇头，表示这药不是内服，而是外用。病人有点失望。但是，第二天，我便从一个工头那儿得知，阿布·苏莱曼的妻子的眼病大为缓解，她用哈瞰的药洗了眼睛，并把剩下的药喝了。

最普通的手势是揉肚子。

这有两种含义：一是表示消化不良，二是表示不会生育。

---

① 此处是用拉丁字母注音的阿拉伯语，意为：热水。——译注。

② 此处是用拉丁字母注音的阿拉伯语，意为：轻轻地。——译注。

我用小苏打治第一种病取得了很好的疗效，治第二种病也有成功的例子。

“哈嗷的药粉在上个发掘季节真是创造了奇迹，我现在有了两个胖小子——双胞胎。”

回顾过去这些胜利，我对此刻面临的考验增强了信心。马克斯也以他惯有的乐观主义来鼓励我。他说，长老已告诉他，他妻子患的是眼病。只消一小撮硼砂就解决问题了。

当然，长老的妻子们不像一般村妇，都是蒙上面纱的。于是，一盏灯被端进一间狭小的石头房子。我将在那儿为她们看病。

屋外，大约有八个人站在夜色之中。长老打着哈哈向马克斯问候，并向一个身材颀长的蒙着面纱的女人招手。

我向她们说了几句例行的问候话，领路走进那间石头房子。跟我进来的，不是一个，而是五个女人。她们全都兴奋异常，边说边笑。

门关上了。马克斯和长老留在门外，做些必要的翻译工作。

看见那么多女人，我不免有点迷乱。她们全都是长老的妻子吗？全都需要治疗吗？

面纱揭开了。眼前是一个高高的年轻女人，漂亮极了。我猜她就是那个用预付的土地租金娶来的叶兹迪妻子。正房妻子要老得多，看样子四十五岁左右，实际也许只有三十岁。所有女人都戴着珠宝饰品，属于快活的库尔德类型。

那个中年女人指了指她的眼睛，然后用手把脸紧紧捂住。啊，这不是用硼砂可以治疗的病！应该说，她的眼睛患

上了恶性血中毒。

我高声对门外的马克斯说，那是血中毒，她应该去看医生，或者去德佐尔或阿勒颇的一家医院，在那儿接受适当的注射。

马克斯把这话给长老作了翻译。这个诊断似乎使他大为震动。马克斯在门外叫道："他对你高明的诊断留下了深刻印象。巴格达一个医生正是这样说的，那医生也说应该打针。现在，既然你也这么说，长老可得认真考虑一下了。他不久就会带他妻子去阿勒颇。"

我说，但愿能尽快带她去。

长老说，今年夏天吧，至迟不过秋天。不急，一切遵从安拉的意旨。

小妾们现在开始着迷地打量我的服饰。我给了病人一些阿斯匹林，建议她用热水吞服，缓解一下痛苦。但她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我的服饰上，而不是在自己的病情上。我为她们端来了土耳其软糖。我们大家开心地笑着、一边轻拍着彼此的衣服。

最后，女人们重新蒙上面纱，依依不舍地离去了。我疲惫地回到起居室。

我问马克斯，他是否认为长老会带她去某地的医院。马克斯说，也许不会。

今天，米歇尔带着我们要洗的衣物去卡米什利，并在那儿采购一批东西。他不会读，也不会写，但他从不忘记一笔小账，能够准确说出各种东西的价格。他办事一丝不苟、忠

心耿耿，这弥补了他很多令人讨厌的缺点。我把这些缺点按照顺序罗列如下：

第一，爱大声唠叨；

第二，爱在别人窗下敲打“突蒂”；

第三，试图碾死路上的穆斯林；

第四，爱与人争吵。

今天有很多摄影方面的事要做，我第一次走进我的暗室。比起阿穆达那间“小牢房”，这屋子无疑好得多了，里面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我不必再弯着腰做事。

这间暗室是在我到达这儿的前几天增修的，土砖砌成的墙壁还很潮湿，上面长着奇怪的真菌。要是天热的时候呆在里面，准会窒息得半死。

马克斯曾给一个坐在外面洗陶器的男孩一块巧克力，今天晚上，那孩子在路上拦住了他：“求你告诉我，那种糖果叫什么名字。它的味道是那样好，以致我都不想吃集上卖的糖果了。我一定要买这种糖果，哪怕花上一个梅基迪！”

我对马克斯说，他必须意识到，也许他已培养出了一个吸毒者，因为吃巧克力也会上瘾的。

马克斯说，这孩子的情况不像他遇到的一个老人。去年，马克斯给那老人一块巧克力，老人把它揣进自己的长袍。好管闲事的米歇尔问他是否不想吃那糖果。“这可是好东西呢。”米歇尔说。老人只回答了一句：“这是一种新东西，说不定有危险。”

今天是休息日，我们去布拉克检查发掘前的准备工作。

布拉克墟丘离贾格杰盖河还有一英里左右，动工后首先要解决的是饮水问题。我们曾雇了一个当地人在墟丘附近挖井，结果发现那儿的水含盐量太高，不能饮用。唯一的办法是从河里取水——为此才雇了那个切尔卡西亚人，买了运水车和马。我们还需雇一个人住在这儿看守工地。

我们在河边亚美尼亚人的村子里租了一幢房子，作为发掘时的住所。这儿大部分房子都无人居住。我们判断：当初修建这些房子时，在主体工程上花了太多的钱，以致空间和工艺都超过了实际需要（当然，在西方人眼里，这不过是些土砖陋室）；待到安装灌溉和生活都不可或缺的提水设备时，钱不够了，只得草草收场。村里人告诉我们，原来这儿是个公社，牲畜、农具都是无偿提供的。但是那些来自城里的人们，没呆多久就厌倦了乡野里的生活，陆陆续续返回城市。人们不断更替着。最后留在这儿干活儿的，越来越陷入沉重的债务。提水设备终于完全报废了。这一片房子也就沦为毫无生气的村落。我们租用的那幢空房，外观是颇有气派的：四面高墙围成一个院子，一厢是两层的“塔楼”，另一厢是一排房间。我们的木工塞尔基斯此刻正忙着修理门窗，几个房间不久就可以住人了。

米歇尔被派到两英里以外的一个村子，去接一个自带帐篷的看守人。

塞尔基斯报告说，“塔楼”里的房间已经基本收拾好了。于是我们拾级而上，走过一片平坦的晒台，进入相连的两个房间。我们决定内室放两张行军床，外室用作餐厅。现在只差窗户还没修好，可以看见上了铰链的窗框在那儿摆动。塞

尔基斯说，他将很快装上玻璃。

米歇尔回来了，报告说，他去接的那个看守人有三个妻子，八个孩子、若干袋面粉和大米，还有许多牲畜，一辆车不能把所有这些全部运走。他该怎么办呢？

马克斯告诉他，能装多少就装多少，剩下的由他们自己赶着毛驴运来。毛驴的运费算作三个叙利亚镑，由米歇尔一并带去。

忽然，切尔卡西亚人驾着水车出现了。他唱着歌，挥动一条粗粗的鞭子。水车和水箱都已漆过：前者是浅蓝色和黄色，后者是蓝色。切尔卡西亚人穿着高高的靴子和鲜艳的衣服，样子更像俄罗斯芭蕾舞里的角色。他跨下车来，鸣着响鞭，一边哼哼唱唱，一边摇摇晃晃，显然已经喝得酩酊大醉。

又一个米歇尔物色的活宝！

切尔卡西亚人被解雇了，代替他的是阿布杜尔·哈桑，他说自己熟悉马的脾性。

乘车回家的路上，离查加巴扎还有两英里，汽油耗尽了。马克斯转身对着米歇尔，愤怒地咒骂起来。

米歇尔双手举向天空，发出无辜的悲叹。

他说，他完全是为我们的利益着想，他本想充分利用最后的一滴油。

“你这笨蛋！我没告诉你随时要把油箱装满，并要多带一桶备用油吗？”

“车上没有地方可放备用油，即使放上了，也可能被人偷去。”

“那你为什么不把油箱装满？”

“我是想看看油箱里的油究竟能开多远。”

“白痴！”

米歇尔讪讪地说：“我不过是想试试。”这对马克斯更是火上加油。看着米歇尔那副委曲的样子，我们真想对他来个“冲啊！”

马克斯控制住了自己，只是冷冷地说，他总算明白了历史上亚美尼亚人为什么会遭到大屠杀！

我们终于回到了家。费尔希德迎了上来，说他想“退休”了，因为他和阿里老是吵嘴。

第八章 查加巴扎和布拉克

豪侠往往遭难。在我们的两个伺候起居的仆人中，萨布里无疑是较好的。他聪明，麻利，适应性强，性格开朗。至于他那凶猛的外表和锋利的刀子（夜间藏在枕头下面），不过是美中的不足。每次他请假外出，总是去探望某个因杀人而被监禁在大马士革或别的什么地方的亲戚。萨布里解释说，在这儿，杀人往往是必要的，因为它关系到个人的荣誉和家庭的名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法定的刑期不长。

论能力，萨布里是最理想的仆人，但曼苏尔占了年长的优势，当了仆人的头儿。曼苏尔虽然执行马克斯的指令忠心耿耿，但他不论做什么事都笨手笨脚——坦率地说，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

曼苏尔既然是仆人的头儿，相应的服务对象便是马克

斯和我。上校和邦普斯居于次要地位，反而得到了聪明、快活的萨布里的服务。

有时候，天还没亮，曼苏尔就开始折磨人了。他大约敲了六次门才走进房间，也许是怀疑“请进”这句话不是对他说的。他站在屋里，费劲地呼吸着，两手各拿一杯浓茶，竭力保持着水的平衡。

他在地板上慢慢拖着脚步，把一杯茶放在我桌边的椅子上，使大部分茶水漫进了茶托。他身上发出一种怪味，谁知是洋葱味还是大蒜味，不管属于其中哪一种，在早晨五点钟都是不受欢迎的。

茶水的溢出使曼苏尔深感失望。他望着茶杯和茶托摇了摇头，用两个手指夹住茶杯边沿，力求把水稳住。

我生气地说：“别动茶杯！”

曼苏尔吃了一惊，呼吸更加沉重。他走到马克斯那边，重复了刚才那番表演。

随后，他从面盆架上端起搪瓷盆，颤颤巍巍走到门边，把剩下的水泼出去。再往盆里倒一点水，用一个手指来回擦洗。这个动作花了十分钟左右。他叹了口气，走出房间，用煤油桶提来一桶热水。出门时把门猛地一带，碰得那门再次打开。

我喝了那杯冷茶，亲手把面盆擦洗干净，倒掉脏水，重新把门关上。

吃过早饭，曼苏尔着手收拾卧室。第一个程序是仔仔细细拂掉家具上的灰尘。这件事做得不坏，只是花的时间太长。

带着满意的神情，曼苏尔走出门去，拿来一把当地的扫帚，甩开双臂一阵猛扫，扫得灰尘高高扬起，使人简直不能呼吸。接下来是铺床，要么把被子铺得过短，使你睡下以后露出脚来；要么把半截被子塞进床垫，剩下的一半只能盖到你的腰部。且不说那些更小的细节了，比如把被单铺在毯子下边，一个枕芯套上两个枕套。当然，这些异意天开的事情，只是发生在换洗床上用品的日子。

最后，曼苏尔赞赏地点着头，蹒蹒跚跚走出房间。精神的紧张和体力的消耗使他疲惫不堪。他这种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其他勤务人员的敬重。厨师迪米特里对马克斯说："我承认，萨布里做事特别主动、勤快，但是，他缺乏曼苏尔所具有的知识和经验——曼苏尔是按照哈智们的生活方式调教出来的。"为了在勤务人员中强化服从的观念，马克斯只好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但他和我都以欣赏的目光看着萨布里，当他利利索索地抖平、折叠上校的衣服的时候。

我曾试图把自己干家务活儿的办法传授给曼苏尔，结果只是使他更加糊涂，并唤起他天生的固执。

"哈暾的想法不切实际，"他闷闷不乐地对马克斯说，"我怎么能先扫地、后掸灰呢？我把灰尘从桌上掸下来，让它落到地上，再从地上扫掉。这是最合理的。"

曼苏尔顽固地坚持他所谓的合理性。上校要求在酸奶里加点果酱，他立即反对说："不，毫无必要。"

曼苏尔身上保留着某种军事传统的痕迹。对于我们的

召唤，他的回答总是："Présent!"[1] 宣布中饭或晚饭准备好了，他只用一个简单的口令："La soupe!"[2]

曼苏尔一天中最得意的时刻是主人洗澡前后的一段时间。这时，他主持着一切，不必亲自动手。在他命令的目光下，费尔希德和阿里用煤油桶从厨房提来开水和冷水（含有大量泥沙），摆好澡盆——一种又圆又大的铜盆，类似腌菜的大平锅。随后，仍然在曼苏尔的监视下，费尔希德和阿里抬起铜盆，把污水泼到大门外。如果你饭后出门不当心，准会被稀泥滑个四肢着地。

阿里自从被提拔为邮差并掌握了单车以后，再也不干家务活儿了。厨房里无穷无尽的杂事，诸如拔毛、洗肉等等，便都落到郁郁寡欢的费尔希德身上。费尔希德做这些事总是大量使用肥皂，而水却用得很少。

有一天我走进厨房，教迪米特里做几道欧洲菜。我发现迪米特里对费尔希德的要求近乎苛刻。

我刚拿起一个洗得十分干净的碗，这碗立刻被接了过去，交给费尔希德："费尔希德，把这个碗给哈敷洗干净。"

费尔希德接过碗来，用黄色的肥皂洗了碗的内部，又用起泡的擦光油擦了碗的外部。我担心蛋奶酥带上浓浓的肥皂味，吃起来未必可口。但我没去管它，动手做起菜来。

事情似乎处处与我作对。首先是厨房里温度高达华氏九十九度左右，即使温度不再上升，也只能看见一个小孔透

---

① 法文，意为：到！——译注。

② 法文，意为：开饭！——译注。

进的光亮，既昏暗，又闷热。更让人不安的，是人们脸上那种信任、敬佩的表情。在我身边围着很多人，除了迪米特里之外，还有仆人费尔希德，傲慢的阿里，以及来看热闹的萨布里、曼苏尔、木匠塞尔基斯、运水工以及任何在屋里有活儿可干的人。这么多人挤在狭小的厨房里，以赞美和崇拜的目光注视着我的每个动作。我开始紧张起来，感到事情准会出错。这不，一个鸡蛋落在地上打碎了。但人们对我是如此信赖，以致认为这是程序的一部分。

我继续操作，身上越来越热，心里越来越乱。一个个平锅都和我从前用过的大不相同，打蛋器上竟装了一个活动手柄……我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暗暗决定：不管效果将会怎样，我都假装一切是按自己的想法做的。

结果是得失参半：柠檬酥酪做得很成功，脆饼成了硬饼，香草蛋奶酥还算不错，马里兰鸡焖得太老（后来我才知道，那鸡本身就老）。

但是，我可以说，现在我已知道哪些烹调方法可以传授，哪些不宜传授。在东方，你可别试图去做那种现做现吃的食品。

说起烹调，不妨提及另一件事，就是我们熟知的牛排。迪米特里一再宣扬他的"牛排"，吊起我们的胃口，但当他的杰作——一大盘满是软骨的卷曲的肉片摆在我们面前时，却叫我们大失所望。

"吃起来一点不像牛肉。"上校说。

当然，真正的解释是：里面根本没有牛肉。

买肉是米歇尔的一项任务。他每次总是把"玛丽"开到

邻近的村子或部落，回来时打开车的后门，拉下八只绵羊。

这些羊每次只杀一只。马克斯下了严格的命令，不得在我们起居室的窗外杀羊，因为我一见杀羊就脑袋发麻。我也不愿看见费尔希德向鸡开刀。

哈暾对宰杀的神经过敏，被人们宽容地视为西方人的一种特质。

有一次，我们正在摩苏尔附近发掘，我们的老工头兴致勃勃走到马克斯面前："明天你必须带哈暾去摩苏尔，那儿将有一个重大事件：绞死一个女人！你的哈暾一定会很开心的。她不应该错过这个机会！"

我的冷漠和厌恶使他目瞪口呆。

"但那是一个女人，"他坚持说，"这儿很难看到绞死女人。她是个库尔德女人，毒死过三个丈夫！哈暾应该去一饱眼福！"

我的断然拒绝使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大大降低了。他失望地离开我们，自己观赏绞刑去了。

我的神经过敏还表现在其它方面。有一次，我们买了一只肥鹅。这鹅特别喜欢与人亲近。显然，它原来是作为某个家庭的一员生活在自己村里的。到这儿来的第一天傍晚，它硬要挤进浴室与马克斯一同洗澡。它常常把门推开，将嘴伸进屋来，做出"我很孤独"的样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它更加爱怜，以致没有人愿意提起杀鹅的事。

终于，厨师自己动手了。一只填料丰富的全鹅被摆上餐桌。不管是它的外观还是它的气味，都说明那是一道佳肴。但是谁也没有向它伸去刀叉。这是我们最不愉快的一次晚

餐。

有一天，邦普斯也处于尴尬的境地。迪米特里洋洋得意地端来一只烤羊，有头有脚，完完整整。邦普斯只看了一眼，便从餐厅跑出去了。

现在回到“牛排”问题上来。一只羊被杀死、肢解、烹调后，按照如下顺序摆上餐桌：最先是前腿或其它多肉的部位，里边填满香料、大米，外面用线缝上（这是迪米特里的大菜）；接着是脚；然后是上次大战中被称为“可食性内脏”的东西；最后是人们羞于提及也不愿食用的部位，它被切成片状，煎上好长时间，直到收缩成型，具有一定韧度，这就是所谓的“牛排”。

土丘上的工作正在顺利进行。下半部分全是史前的遗物。在土丘的一个地段，我们已挖到处女土，发现十五个藏量丰富的层面。下面十层属于史前时代。公元前一千五百年以后，这儿被遗弃了，原因可能是林木滥遭砍伐，土地已不适于居住和耕作。在上面一些层面中，常常可以看到罗马人和穆斯林的坟墓。我们总是统称他们为罗马人，以免刺激穆斯林的感情。但在这里干活儿的人们却并不介意。他们哈哈大笑，互相取笑说：“我们正在挖你的祖父，阿布杜尔！”“不，那是你的祖父，达乌德！”

我们先后发现过很多刻有兽形的有趣的护身符，形状全是常见的那种样式。但是现在，一些新奇的造型忽然出现了：一只黑色的小熊，一个狮子头，以至一个奇怪的原始人。马克斯对它们产生了怀疑，特别是对那个原始人。这里一定

有伪造者。

“他倒是个很聪明的家伙，”马克斯手里转动着那只小熊，赞赏地说，“工艺真好！”

侦察工作开始了。这些东西都是在工地的一角发现的，发现者总是一对兄弟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他们来自十英里外一个村子。有一天，在工地的另一部分，竟有人“发现”一个沥青汤匙，发现者也来自同一个村子。马克斯什么也没说，照旧给他们记上小费。

到了发工钱的日子，马克斯来了个大曝光。他把这些东西展览出来，声色俱厉地进行谴责，宣布这是欺骗行为，并将赝品当众销毁(只把那只熊作为一件艺术品保留下来)。伪造者被解雇了，但他们照样说说笑笑，虽然离开时宣称自己纯属无辜。

第二天，人们在工地上大声喧笑。“哈智什么都知道，”他们说，“他精通古物，你休想瞒过他的眼睛。”

马克斯没有笑，他很想知道这些赝品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它们的精湛工艺使他得到了审美的满足。

现在，人们头脑里可以形成五千年前至三千年前查加巴扎的一幅图景：在史前时代，它一定位于一条商队频繁往来的大路上，这条路连接着哈兰和哈拉弗墟丘，越过辛贾尔山，进入伊拉克和底格里斯河流域。查加巴扎是一个巨大的商业网络上的商业中心之一。

有时候，你可以在古物上发现一些个人的印记，比如某些陶器底部留有同样的标记，说明它们出自同一个陶工之手。有个藏在墙上小洞里的罐子装着很多金耳环——它们

可能是这屋里一位少女的嫁妆。有的个人印记距离我们的时代较近，比如一个金属计数器，上面铸有“纽伦堡的汉斯·克劳温克尔”的字样，一望而知是公元一千六百年左右的器物。它被放在一个穆斯林的坟墓里，说明当时这个偏僻的地区与欧洲已经有了交往。

大约在五千年以前，出现了刻有花纹的陶器，全是徒手制作的。在我看来，它们是真正的艺术品。

也有那个时代的圣母像，头上缠着头巾，乳房高高隆起，形象怪异而原始，但仍带有拯救苍生的神韵。

你可以看到陶器图案变迁的轨迹：最初是一个简单的牛头，随后逐渐远离自然主义，走向对称、均衡，直到变得你认不出它的原型，如果你不知道它的演变过程的话（我惊讶地发现，它就是我有时穿在身上的丝绸印花上衣的图案，它比所谓的“波状菱形”好看得多）。

向布拉克墟丘踩下第一铲的日子到了。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

在塞尔基斯和阿里的共同努力下，个别房间已经收拾出来。运水工和他的高头大马，以及水车、水箱也已全部到位。

上校和邦普斯是头天晚上去布拉克的。他们在那儿睡了一夜，天不亮就上了土丘。

马克斯和我到达布拉克时，大约是八点钟。上校抱怨说，他整夜都在跟蝙蝠周旋，塔楼里简直是蝙蝠成灾。他最反感的就是这种动物。

邦普斯说，夜里他每次醒来，都看见上校在屋里转来转去，用一条毛巾抽打他所发现的蝙蝠。

我们在土丘上呆了一会儿，观看那儿的工作情况。

面色阴沉的运水工朝我走来，说了一大堆似乎是倾诉苦恼的话。当马克斯走来的时候，我请他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个运水工有一个妻子和十个孩子，住在杰拉布卢斯附近某个地方，他一直牵挂着他们。他希望能够提前领取工钱，寄给他们作为到这儿的路费。

我希望马克斯能同意他的请求，但马克斯并不那么痛快。他说，女人在这儿会带来很多麻烦。

在返回查加巴扎的路上，我们遇到很多熟悉的工人，他们正穿过旷野走向新的工地。

"El hamdu lillah!"[1] 他们喊道，"明天有活儿干吗！"

"有活儿干。"

他们再次感谢真主，继续向前走去。

我们在家里平平静静过了两天，现在该去布拉克工作一些日子了。那儿暂时还见不到什么成果，但前景是美好的。再说，房子已经修整好了。

偏偏从南方刮来阵阵大风，这可恶的风扰得人心烦意乱。我们作了最坏的打算，带上胶靴、雨衣和雨伞出发了。路上想起塞尔基斯修补的屋顶，不知今晚能不能经受风雨

---

[1] 此处是用拉丁字母注音的阿拉伯语，意为：感谢真主！——译注。

的考验。

汽车穿过无路的荒野，向布拉克方向开去。半路赶上两个转移到我们新工地的工人。马克斯让米歇尔停下车来，把他们一起捎上。忽然看见他们身后还跟着一条犬，犬脖子上套着一小段磨损的绳子。

两个工人已经上车，米歇尔准备开车了。马克斯说，那狗怎么办呢？索性也带走吧。工人们说，那不是他们的狗，它是突然出现在沙漠上的。

我们仔细看了看那条狗，虽然不知道它的品种，但无疑是一种欧洲杂交狗。这很像斯凯㹴犬，毛色类似"花花公子迪蒙特"，也有凯恩㹴犬的特征。它身子很长，有一对闪闪发光的琥珀色眼睛，一个浅褐色的鼻子。它看来并不沮丧、懊恼，也不胆怯，一点不像普通的东方狗。它舒舒坦坦蹲在那儿，快活地望着我们，轻轻摇着尾巴。

马克斯吩咐米歇尔把它抱进车来。

米歇尔有点害怕，"它会咬我的。"他迟迟疑疑地说。

"是的，是的，"两个阿拉伯工人也说，"最好让它留那儿吧，哈智。"

"把它抱上来，你这该死的笨蛋！"马克斯对米歇尔说。

米歇尔鼓起起勇气向它走去，它高兴地转过头来。

米歇尔吓得往后直退。我失去耐心了，一步跳下车去，把它抱了上来。我发现它已瘦得只剩一身骨头。汽车继续赶路。到了布拉克，我把它交给费尔希德，叮嘱他多喂些肉。我们还商量着为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奥斯塔彭科小姐(这是我正在阅读的《多比传》里的一个人物)。但它对这称呼毫无

反应。多亏邦普斯的调教，它接受了“海尤”这个名字。“海尤”是一条素质很好的狗，它热爱生活，行动勇猛，不怕任何东西和任何人。它情绪很好，脾气也不错，总是毫不犹豫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一切。它甚至僭越猫的职权，抓了九只耗子。如果它在屋里，总要想方设法出去；如果它在外面，总要想方设法进来。有一次，它竟在土墙上刨出一个两英尺宽的洞。一到吃饭时候它就来了，怎么也赶它不走，不是乞求，而是要求。

我推测，先前准是有人把“海尤”带到河边，在它脖子上系一块石头，试图把它淹死。但它渴望享受生活的乐趣，咬断绳子，游上岸来，在沙漠上快活地游荡着。它凭着准确无误的嗅觉，赶上那两个阿拉伯工人。我相信，它会永远跟着我们的，除非是掉进了贾格杰盖河。瞧，此刻它正坚定地站在前面的路上，频频摇着它的脑袋，“不，谢谢你！”它好像在说，“我不愿被淹死！”

我们高兴地得知，上校昨晚睡得较好。塞尔基斯已把屋顶补好，堵住了蝙蝠的通道。上校自己还制作了一个机具，其中有一个盛水的盆子，蝙蝠一落进去就休想活命。上校对我们解释说，这机具非常复杂，他是熬夜做出来的。

我们走上土丘，在一个避风的地方吃午饭。每一口都会吞进大量灰沙。这儿所有的人看上去都很高兴，就连忧郁的运水工也带着一种骄傲的神情，当他从贾格杰盖河一趟趟运水来到土丘的时候。他把运水车赶到土丘脚上，再由毛驴驮着分装的水罐上山。这真像《圣经》里描写的那种令人神

往的场面。

收工了，我们和上校、邦普斯互道"再见。"他们坐汽车去查加巴扎，我们留在布拉克。

塔楼里的房间布置得相当顺眼。地板上铺着一张席子，两幅地毯，室内用品包括一把大壶，一个面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两张行军床，还有毛巾，被单，毛毯，甚至书籍。晚餐是阿里准备的，菠菜汤做得有点特别，里面飘着一些细小的肉，说不定又是所谓的"牛排"。饭后把窗户轻轻带上，我们便上床睡了。

夜里睡得很好。惟一出现的一只蝙蝠，也被马克斯用手电筒的亮光引诱出去了。我们决定告诉上校，他所说的蝙蝠成灾的故事，纯粹是酒醉后的夸张之辞。四点半钟，马克斯起床了，吃过茶点，上了土丘。我继续睡到六点。八点钟，马克斯回来和我一起吃饭。第一轮食品是：煮鸡蛋，阿拉伯面包，两瓶果酱，一听蛋奶沙司粉。几分钟后，第二轮食品送来了：炒鸡蛋。

马克斯低声说了一句："Trop de zèle!"[1] 他深怕马上又会送来煎蛋饼，忙向厨房那边高声说道："我们已经吃好了。"费尔希德叹了一口气，带着这个信息去了厨房。他再次回到餐厅时，额上堆着深深的皱纹。难道出了什么大事？没有。他只是问道："午餐时要不要送上橘子？"

中午，邦普斯和上校回来了。带来的新闻是：邦普斯的软木帽在早晨的大风中再次与它的主人较劲。米歇尔赶紧

---

[1] 法文，意为：过分热心！——译注。

过去相助，但被邦普斯巧妙地回绝了——他没有忘记上次的教训。

我们的午餐通常是凉肉和色拉。但是阿里异想天开，这回做的却是炸得半熟的茄子片，油脂特多的炒土豆，发硬的“牛排”和几个小时前就拌上调味品的色拉。

马克斯说，他本想约束一下阿里善意的努力，但是看来恐怕是徒劳的。

我们发现阿布德·萨拉姆总爱在午餐时间对工人们进行令人恶心的道德说教。

“瞧你们多么幸福！”他挥动双臂说，“哈智一切都为你们安排好了，一切都为你们考虑到了。你们被允许把食物带到这个宽大的院子里来吃。你们得到这么多的工钱——是的，不管是否找到古物，工钱照发不误。不仅如此，你找到的每一件东西，都会得到一份可观的小费。哈智像父亲一样关怀你们，不让你们互相打架伤害身体。你发烧了，他给你退烧药；你大便不通，他给你最有效的通便药。多么慷慨！多么高贵！还有更慷慨的事呢：他让你们干活儿受渴了吗？他让你们自己带水来喝吗？没有，确实没有。他派人从贾格杰盖河老远把水运来，一直送上工地。这水可是用马拖着车送来的，要花很多的钱。想想这些花费，这些开支！你们得到这样一个人的雇用，岂不是最大的幸运！”

我们悄悄走开了。马克斯说，他感到奇怪：工人们竟没有把阿布德·萨沙姆杀掉！如果他是一个工人，他会那么干的。邦普斯则持相反意见，他说工人们喜欢听他说的这些话。那是真的。你看工人们一边听着一边点头，低声交流着

赞赏的话。

“他说的话很有道理。我们确实喝到了远处运来的水。说慷慨也真慷慨。他说得对，我们是幸福的。他是个聪明人——这个阿布德·萨拉姆。”

邦普斯说，他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能容忍这种说教。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记起这儿的人们如何全神贯注地像孩子一样倾听道德故事的情景。阿拉伯人对生活抱着一种直率、天真的态度。喜爱说教的阿布德·萨拉姆比开放、随和的阿拉维更受欢迎。当然，阿布德·萨拉姆之所以受欢迎，还由于他是个天才的舞蹈家。每当黄昏降临，在布拉克那幢房屋的院子里，阿布德·萨拉姆便领着大家，踩着缓慢而复杂的节拍跳起舞来，有时一直跳到深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居然能在清晨五点钟上工，简直叫人不可思议。同样不可思议的是：那些家住三公里、五公里以至十公里以外的人们，全都是在每天早晨太阳出来那一瞬间到达工地的。他们没有钟表，必须在日出前二十分钟至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先后从自己的村子出发，而到达的时间却是那样一致。到了收工的时候（日落前半个小时），他们把篮子抛向空中，扛着鹤嘴锄，高高兴兴地再次跑上长达十公里的回家之路。他们白天的休息时间，仅有早餐时的半小时和晚餐时的一小时。按照我们的标准，他们常常是营养不足的。当然，他们干活儿有些懒散，只是偶尔猛挖一阵或提着装土的篮子飞跑。但总的说来，那毕竟是艰苦的体力劳动。挖土工也许轻松些，因为他把某层土挖松以后，可以坐下来抽一支烟，让铲土工把土铲进篮子。运土崽很难得到休息，除非他们自己忙里偷

闲。实际上他们也善于偷闲:提着篮子慢慢走向堆土的地方,再花好长时间在篮子里搜寻一遍。

从整体上看,他们的身体都很健康。只是眼病较多。不过他们更关心的是消化不良。我推测,近年有些人可能还患上了西方文明所带来的肺结核。但他们的康复能力是惊人的。比如有个工人的头被别人打破了,伤势相当可怕。我们给他处理了伤口,用纱布缠上,嘱咐他暂时不要干活儿,回家调养一下。他竟困惑地说:"什么?就为这点小伤?"这不,只消两三天时间,他的伤口便愈合了,虽然他回家后无疑对自己的伤口作了很不卫生的处理。

有个工人脚上长了一个很大的疖,马克斯叫他回家休息几天,因为他显然已经发烧了。

"在你养病期间,工钱照发。"马克斯说。

那人咕哝着走了。下午,马克斯忽然看见他在干活儿。"你在这儿干什么?我不是叫你回家吗?"

"我已经回家了,哈智(他家离这儿八公里)。但家里无聊得很,没人跟我说话。家里只有女人,还是工地好些。你看,没事了,我这肿块已经软了。"

今天,马克斯和我去查加巴扎,上校和邦普斯来布拉克。回到查加巴扎的家,我觉得舒服极了。一走进房间,就看见上校贴在墙上的各种通告,上面全是有关保持整洁的警语。他把房间收拾得如此整洁,以致我们很难找到需要的东西。我们决定给他来点小小的报复,便从旧报纸上剪下一张辛普森夫人的像,贴在他住的房间里。

我着手冲印大量的照片。仆人忙着为我准备净水：先让水里的泥沉淀一下，然后用几个篮子铺上棉花层层过滤。到了显影的时候，水里只有空气中偶尔落下的几点灰尘，因此照片的效果相当不错。天气很热，当我走出暗室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也变成了墙上的真菌。

一个工人来找马克斯，要请五天的假。

"为什么请假？"

"我要蹲几天监狱。"

今天的抢救活动是令人难忘的。夜里下了一场雨，早晨地面满是泥泞。大约在十二点钟，一个相貌粗鲁的工人骑着马飞奔而来，那样子就像是把什么好消息从艾克斯带到根特似的。实际上他带来的不是好消息，而是坏消息：上校和邦普斯坐车到这儿来，途中陷进了泥沼。马克斯叫骑手带上两把铲子先走，接着组织了一支以塞尔基斯为首的六人抢险队。他们带上铁铲和木板，坐上"法国兵"，唱着歌出发了。

马克斯高声关照他们，别让自己也陷了进去。

"玛丽"出事的地点离我们住地只有几百码。它的后轮陷进了泥里。上校等人又挖又推，整整干了五个钟头，一个个累得筋疲力尽。特别叫人难以忍受的，是米歇尔那自以为是的鼓动和指挥：他以惯用的尖声呼喊着主要由"冲啊"组成的号令，直到第三根千斤顶折断的时候。幸亏抢险队几个彪形大汉赶到了，在塞尔基斯有力的指挥下，"玛丽"这才冲出泥沼。车轮翻起的泥浆为人们穿上一身褐色的罩衫。车后留下的大坑，被上校命名为"玛丽的坟墓"。

在布拉克发掘的最后一段时间，雨下得特别多。塞尔基斯修补的房顶未能完全经受大雨的袭击。窗户被吹开了，风雨席卷整个房间。幸而雨下得最大的时候，正好是我们休息的日子，发掘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原定利用假日考察考卡卜火山的计划落空了。

顺便说说：这儿差一点发生了暴乱。由于最近十天的工作周期在星期六结束，马克斯叫阿布德·萨拉姆通知大家：第二天不干活儿。谁知这笨蛋竟胡说八道："明天是星期日，因此，休息一天！"

下面立即人声鼎沸：怎么回事？二十来个卑鄙的亚美尼亚基督教徒竟敢侮辱这么多体面的穆斯林？一个名叫阿巴斯·伊德的穆斯林试图组织一次罢工。马克斯当即作了一番讲话：他决定哪天休息，就是哪天休息，不管是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至于阿巴斯·伊德，以后就别在这儿露面了。对那些发出胜利笑声的亚美尼亚人，马克斯叫他们闭上嘴巴，因为他们的笑声会带来灾祸。

发工钱的日子到了。马克斯坐在"玛丽"的驾驶座上，米歇尔从屋里提出几个装钱的口袋（谢天谢地，现在已经不用梅基迪了，因为它是不合法的。叙利亚实行了严格的货币制度），把它们放在车上。马克斯从车窗露出脸来，样子像个火车站订票处的职员。米歇尔在车上为自己摆了一把椅子，做出一副管理现金的模样，把硬币叠成一些小堆，随后深深叹一口气——他实在不愿看见这么多钱落进穆斯林的手里。

马克斯打开一本大大的账簿，开始发放工钱。人们自然

形成了前进的队列；点到谁的名字，谁就上前领取应得的报酬。这一笔笔复杂的账目，是头天晚上费了好长时间计算出来的：先把每人每天数量不等的小费加以核对、汇总，然后加上按日计算的工钱。

各人命运的差异在发工钱的日子充分显示了出来。有些人大获丰收，有些人所得无几。你可以听到很多逗乐和挖苦的话，但是每一个人，包括那些被命运抛弃的人，都显得非常兴奋。一个高高的漂亮的库尔德女人跑到她丈夫面前，那男人正在数着刚刚到手的硬币。

“你得到多少钱？让我看看。”说着毫不犹豫地抢走了所有的钱。

两个相貌文雅的阿拉伯人不屑地转过脸去，显然是被这种非女性的（同样也是非男性的）行动震惊了。

那个库尔德女人又从她的土屋走出来了，大声骂她丈夫不该解开毛驴的绳子。她丈夫——一个英俊的库尔德男人——沮丧地叹了口气。库尔德丈夫究竟算不算一个丈夫呢？

人们常说：如果一个阿拉伯人在沙漠里抢劫你，他可以揍你一顿，留下你的性命；如果一个库尔德人抢劫你，他会把你杀掉，只不过为了寻个开心！

也许是在家里受到的虐待激起了对外人的残忍吧。

终于，两个钟头以后，每个人的工钱都付清了。达乌德·苏雷曼和达乌德·苏雷曼·穆罕默德之间由于姓名相近发生的误会得到了澄清。阿布杜拉微笑着走了回来，说他多得了十法郎五十生丁。小马哈默德则强烈要求补发四十五生

丁。“上星期四我找到两颗珠子、一块陶器碎片，你忘了上账，哈智。”所有的申诉和反诉都经过了查验，作了相应的处理。随后，人们开始打听：谁将继续工作，谁将离开这里。回答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得离开。“那么，十天以后呢？哈智。”

“那时再来吧，”马克斯说，“在你们把钱花光以后。”

“就这么办吧，哈智。”

于是，大家相互表示了良好的祝愿。当晚，人们在院子里唱歌跳舞，玩到深夜。

回到查加巴扎，正碰着上校对“法国兵”大发其火，因为它最近每天都在与他作对。但是费尔希德向他保证，这车一切正常，没有一点毛病。果然，他重新坐上车后，这车真就发动起来了。上校觉得这对自己简直是个侮辱。

米歇尔走来说，其实问题非常简单，只要把汽化器弄干净就行了。说着，他衔住油管使劲一吸，把汽油吸进嘴里，咕嘟咕嘟漱了几下，吞进肚子去了。上校看着他的表演，脸上露出鄙夷的表情。米歇尔快活地微笑着，对上校点点头，劝他说：“试试吧？”随手点起一支香烟。我们屏住呼吸，等着看米歇尔喝了汽油会有什么反应。但什么事也没发生。

这几天还发生了几起不大不小的事故。四个工人因为多次打架而被解雇了。阿拉维和雅雅吵了一次嘴，一连几天互不讲话。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屋里有一张地毯失窃了。长老为此非常恼怒，特地组织了一次“法庭询问”。我们怀着好奇的心情，远远观看这场“询问”的经过。只见几个人在野地里围成一圈，脑袋凑到一起，不知讲些什么。曼苏尔对我们

解释说："他们走得那么远，是为了对外人保守秘密。"

这一套程序完全是东方式的。随后，长老走到我们面前说，他已知道案犯是谁，此人必须受到处罚，失窃的地毯将会物归原主。

实际发生的事情是：长老把他最恨的六个人痛打了一顿，可能还讹诈了另外几个人。我们的地毯始终没有找到。但是，长老毕竟得到一次显示权威的机会，因此他心情很好，仿佛又发了财似的。

阿布德·萨拉姆悄悄对马克斯说："我告诉你是谁偷了地毯：是长老的舅子——叶兹迪的一个长老。这家伙坏透了油，但他妹妹非常漂亮。"

从阿布德·萨拉姆幸灾乐祸的眼神可以看出，他希望那个叶兹迪人受到惩罚。但是马克斯宣布，地毯作为遗失处理，不必再找了。"今后，"他严厉地望着曼苏尔和萨布里说，"你们可得加倍小心，别把地毯拿到外面去晒。"

另一个令人不快的事情是：海关人员来这儿拘捕两个吸伊拉克走私香烟的工人。这两个工人只是运气不佳而已。实际上我们工资册上二百八十个工人没有一个不吸走私香烟。海关人员先找马克斯谈话。"这是严重违犯规章的事，"他说，"看在你的分上，我们就不抓这儿的工人了，以免影响你的名声。"

"谢谢你的关照。"马克斯回答说。

"但是，我建议你不要发给他们工钱，把他们解雇，哈智。"

"那可不能遵命。我没有义务在这个国家实施法律。我

是个外国人。根据合同，他们为我干活儿，我付给他们报酬，我不能扣发本应属于他们的钱。”

事情最后是这样解决的：征得被告一方同意，我们从这两个工人的工钱中扣出规定的罚金，交给海关人员。

“这才合理嘛。”两个工人耸耸肩膀，回去干活儿去了。

好心的马克斯在登记这个星期的小费时，对这两个工人适当从优。发工钱那天，他们显得格外高兴。他们当然并不怀疑马克斯的善心，但是却把自己的好运归功于大慈大悲的安拉。

我们又去了一趟卡米什利。在那儿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不亚于访问巴黎或伦敦。整个程序与上次大致相同：去商店买东西，与扬纳柯斯先生闲聊一阵；上银行办理冗繁的取款手续——由于有马龙派教堂高级神职人员在场，这一回气氛相当活跃。那位神职人员仍是一副盛装：紫色的长袍，华丽的发髻，镶有珠宝的十字架。马克斯用手肘碰我一下，暗示我把坐着的椅子让给“主教阁下”，我心里立刻涌起作为一个新教徒的反感，但还是无可奈何地照办了。我想，在同样的情况下，我能把唯一的椅子让给约克大主教吗，如果我正坐在上面的话？即使我让了，他也不肯坐。可是这位大修道院院长之类的人物却心安理得地坐了上去，同时向我投来宽厚的一瞥。

米歇尔不用说又在考验我们的忍耐程度！他又采购了一批令人哭笑不得的所谓“经济”的东西，并且与曼苏尔一起物色了一匹第二手的马。嗜好骑马的曼苏尔把那匹马骑到当地一家理发店：马克斯正在那儿理发。

“走开，你这笨蛋！”马克斯叫道。

“这是一匹挺好的马，”曼苏尔说，“一匹驯服的马。”

就在这个时候，那马后脚一蹲，前脚一举，吓得理发店里的人东躲西藏。

马克斯把曼苏尔连同那马一起赶走了，回到座位上继续理发，决定回头再教训这个笨蛋。

我们在驻军的营房与法国指挥官一起吃了一顿可口的午餐，同时也邀请他们到我们那儿作客。随后回到扬纳柯斯先生的商店，看看米歇尔又买了些什么“经济”的东西。眼看天要下雨了，我们决定立刻动身回家。

那马已经买了下来，曼苏尔要求骑马回去。

马克斯说，如果他骑马的话，恐怕永远也到不了家。

我说，曼苏尔的想法不错，不妨同意他的请求。

“你那样笨手笨脚，”马克斯对曼苏尔说，“驾驭不了它的。”

曼苏尔说，他一骑上马背就不笨了。

最后定了下来：曼苏尔第二天骑马回家，以便把迟到一天的邮件带走。

上路不久，雨就下起来了。汽车一再打滑，总算在道路中断以前赶回了家。

上校从布拉克回来，他说他在那儿又遭到了蝙蝠的骚扰。虽然手电筒确实可以有效地把蝙蝠引诱到水盆里淹死，但是整夜与蝙蝠周旋，又有多少时间睡觉呢？我们平静地说，我们可没看见什么蝙蝠。

在我们所有的工人中，只有一个人能读会写。他名叫优素福·哈桑，是这儿最懒的一个人。我从未见他真正地干活儿：要么他刚刚挖完，要么他准备开始，要么他抽空吸烟。他为自己有点文化而骄傲。有一天，为了寻个开心，他在一个空香烟盒上写了一行字：萨勒·比诺已在贾格杰盖河里淹死。在场的人都被这张充满机智的字条逗乐了。

他用面包袋把字条裹成一个小卷，再把它放进一个空面粉袋。面粉袋自然回到它原来的地方——罕齐尔村。当地有人发现了这张字条，把它交给一个有学问的人。后者读了字条，立即传话到杰尔梅伊尔村——萨勒·比诺的老家。结果是：第二个星期三的下午，一大群吊丧者——叫嚷的男人，嚎啕的女人，哭泣的孩子——涌到了布拉克墟丘。

"天哪，天哪！"他们哭喊着，"我们的亲人萨勒·比诺淹死在贾格杰盖河里了，我们来寻他的尸体！"

他们走上工地，第一眼就看见萨勒·比诺本人，他正在指定的地方高高兴兴地挖土，不时把一口痰吐在地上。大家愣住了。萨勒·比诺气得发疯，真想一锄挖破优素福·哈桑的脑袋。两人厮打起来。双方各有一个朋友相助。上校命令他们住手（谁也不听他的），以便弄清事情的真相。

马克斯立即进行"法庭询问"，接着宣布处分决定。

萨勒·比诺被解雇一天，原因是：一、打架；二、不听制止。优素福·哈桑被勒令步行四十公里，去杰尔梅伊尔村为他谎报的噩耗进行解释和道歉，并被扣发两天的工钱。

后来马克斯对他的骨干们说：能读会写未必就是好事！

由于天气不好，曼苏尔在卡米什利滞留了三天。当他骑马回到住地的时候，那样子简直像个死人。他不仅站立不稳，而且神气颓丧，因为他在卡米什利买的一条美味的大鱼，在滞留的日子里变质了。现在他竟把那鱼带了回来。当然，鱼很快便被埋了。他倒在床上长吁短叹，一连三天没有露面。在这期间，我们享受了萨布里灵活、周到的服务。

考察考卡卜火山的日子终于到了。费尔希德自愿担任我们的向导，他说他"熟悉这个国家"。跨过贾格杰盖河上那座摇摇欲坠的大桥以后，我们便把自己完全置于费尔希德领导之下。

考卡卜火山老远就能看见，它似乎随时准备欢迎我们。但我们脚下到处都是乱石，特别是在接近这座死火山的地方。

在这次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中，几个工头曾为一点小事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们生气地说，宁可不参加这次考察。但上校要求他们必须参加。于是，争吵的双方各从一侧爬上"玛丽"，相背而坐。塞尔基斯像母鸡一样蹲在车尾，不愿跟谁说话。其实，究竟是谁冒犯了谁，现在已经说不清了。我相信，等到爬上山去以后，这一切早被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原来想象，这火山有一片缓缓的斜坡通向山顶，满坡覆盖着绿草繁花。直至实际走到山脚，才发现它陡得像一座瓦房，山上尽是黑色的溜滑的火山渣。米歇尔和费尔希德坚决拒绝攀登，我和其他人则想试试。我爬了一会儿，坐下回头一看，人们一个个气喘吁吁，趺趺绊绊，阿布德·萨拉

姆连脚带手全用上了。

山顶有一个小火山口，我们在它边上吃了午饭。这里盛开着各种无名的野花，令人赏心悦目。四周是无边的荒野，辛贾尔山就在不远的地方。一切是那样宁静。一股欢乐的热浪涌上我的心头，我忽然意识到我是多么热爱这个国家，生活在这儿是多么幸福……

第九章　麦克的到来

发掘季节正在接近尾声。麦克就要和我们相会了，大家都盼着这一天的到来。邦普斯向我详细问及有关麦克的情况，对我介绍的某些细节深表怀疑。我们在卡米什利为麦克买了一个枕头，虽然选了一个最好的，但仍硬得像铅一样。

“那可怜的家伙不能睡在这种东西上。”邦普斯说。

我告诉他，麦克不在乎什么枕头。

“跳蚤和臭虫都不咬他。他房间里几乎看不见任何个人用品，”我追忆着说，“只有他的方格毛毯和他的日记。”

邦普斯似乎更不相信了。

麦克预定到达的日子恰好是我们的休息日。我们对这一天的活动作了周密安排。早晨五点钟，上校乘“法国兵”去卡米什利迎接麦克，顺便在那儿理发——上校仍保持着不

留长发的习惯,因此理发次数较多。

我们七点钟吃早饭,八点钟去阿穆达,等上校和麦克到阿穆达后,一起去考察艾因角附近的几个墟丘。萨布里和迪米特里也和我们同去。他俩今天的穿着相当讲究:闪闪发光的长靴,霍姆堡毡帽,显得过紧的紫色长裤。米歇尔根据多次出车的经验,仍旧穿着他的工作服,只在鞋上加了白色的鞋罩,以表示自己的休闲意识。

阿穆达还是那样肮脏、丢弃在街上的死羊甚至比原来更多。我们在那儿等了好久,上校和麦克还没有到。我担心"法国兵"又在跟上校过不去了。

不过,他们很快就到了。互问了别后的情况,采购了一些东西(主要是面包,阿穆达的面包是很好的),正要准备上路,忽然发现"法国兵"又违犯了军规:一只轮子瘪了。米歇尔和萨布里马上动手修理。周围很快围上一群人,圈子越围越小——阿穆达人总是爱看热闹。

我们终于上路了。大约走了一个小时,"法国兵"又故技重演:另一只轮子坏了。只好再次修理。看来"法国兵"的梳妆用具全是坏的:千斤顶和泵都不管用。萨布里和米歇尔使尽浑身解数,总算创造了奇迹。

耽误了一个小时的宝贵时间,汽车继续赶路。迎面出现一道沙溪,里面积满了水。在这样旱的季节,这种情况是罕见的。我们停下车来讨论:能不能从水里冲过去。

米歇尔、萨布里和迪米特里认为:当然可以,如果安拉愿意帮助的话。但是,如果关键时刻神灵不把汽车底盘抬高一点,那么,我们将陷于泥沼而不能自拔。看来还是谨慎为

好。

米歇尔脱掉外衣，走下沙溪探测水的深度。大家忽然发现，他的内裤十分古怪，下端用带子系在脚踝附近，很像维多利亚时代女人们穿的裙裤。

我们在沙溪边上吃了午饭。随后，马克斯和我踩进水里。水暖暖的，舒服极了。忽然，一条蛇游了过来，吓得我们赶快上岸。

一个老人走来，坐在我们旁边。经过长长的沉默之后，他向我们表示问候。

他很有礼貌地问我们是不是法国人，或德国人、英国人？

"英国人。"我们回答说。

他点了点头："这个国家现在属于英国了么？我记不起了。我只知道它不再属于土耳其。"

"是的，"我们说，"自从那次战争以后，土耳其人就不在这儿了。"

"战争？"老人困惑地说。

"就是二十年前那场战争。"

他回忆着："我记不起什么战争……啊，对了，大概在你讲的那个时候，有很多'带人的'在铁路线上来来去去。那就是战争？我不知道那是一场战争。战争没有碰着我们这儿。"

又经过一阵长长的沉默，他站起身来，向我们表示了良好的祝愿，走了。

最后我们决定取道拜因达尔墟丘回家。一路上看见成百上千的褐色帐篷，想必是贝都因人赶在春季来临之前，到

南方放牧来了。旷野里生气勃勃,瓦伊沙溪闪着水的亮光。也许再过两个星期,这儿又会恢复往日的沉寂。

我在拜因达尔墟丘的斜坡上拾到一件古物。它很像一个贝壳,仔细一看,是陶土烧制的,上面划了一些线条。我思量着:这是谁制作的?为什么要制作它?是用来装饰一幢建筑?一个化妆盒?还是一个盘子?它分明是模拟一个海贝,但是几千年前,在如此遥远的内陆地区,有谁会想到大海?又有谁知道大海呢?蕴含在这个"贝壳"里的幻想和工艺又是多么美妙啊!我请马克斯和我一同思考这些问题,但他谨慎地说,我们手边没有任何资料。不过他又补充说,他将在有关书刊上检索一下,看看别的地方是否发现过同一类型的东西。我没有指望麦克为我提供什么思路,这不属于他的专业,他也不感兴趣。邦普斯倒是非常热心,愿意和我探讨一番。我们围绕"陶土贝壳的若干变种"讨论了好长时间,最后共同向上校发起攻势:请他发表高见。他居然认定这是罗马时代的工艺品,真叫人啼笑皆非。

我们高高兴兴回到了家。长老一见麦克,几步迎了上来。"哈哈,工程师哈智!"他以脸颊相贴的方式拥抱了麦克。

上校忍不住笑出声来。

马克斯警告他说:"明年仍然这样迎接你。"

"让我被那个恶心的老头子亲吻?"上校说。

我们全都打赌说: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上校显得神圣不可侵犯。他说,马克斯被长老当成兄弟,不得不接受他热烈的拥抱。"但那样的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麦克受到工头们狂热的欢迎。他们用阿拉伯语说了很

多问候的话，麦克仍像往常一样用英语回答。

“哎，这位麦克哈智！”阿拉维叹息说，“看来他仍要用口哨来表达他的一切要求。”

一顿丰盛的晚餐很快摆了出来。饭后，大家品尝着专为麦克的到来而准备的土耳其软糖、茄子蜜饯、巧克力糖和雪茄烟，第一次谈到了与考古无关的话题。

话题集中在宗教问题上。在世界这个特殊的角落，宗教是个令人烦恼的问题。因为叙利亚有好多极端的教派，他们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砍断对方的脖子。随着话题的延伸，我们讨论到了《路加福音》中那个行善者。我们发现，所有《圣经·新约》中的故事在我们这儿都呈现出特有的真实性和趣味性。它们隐含在我们日常接触的语言和思想里。我常常惊异于这些故事的着重点的转换。荡妇耶洗别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禁欲主义的新教环境中，耶洗别满施朱粉的脸蛋和精心梳理的头发，强调了她的邪恶淫荡。而在这儿，一切贞洁的女人都在脸上化妆（或刺上花纹），用散沫花汁染发。只有“朝窗外看”这个动作，才说明耶洗别是不正派的。

《圣经·新约》与现实生活的切近之处，甚至表现在马克斯与长老那些冗长的谈话里。他们的交谈几乎全是用寓言组成的：为了表达希望和要求，便讲一个暗示性的故事；为了表达相反的意见，便讲一个否定性的故事。没有什么意见是直接说出来的。

行善者的故事也只能发生在这片荒凉的地方，而不可能发生在现代的都市，那儿有拥挤的街道，有警察，有救护

车和医院，还有公共救助系统。如果一个人倒在从哈塞茨到德佐尔人迹罕至的路边，那么，现在就会发生类似的故事。它说明在沙漠上所有的人们心中，同情是一种极其伟大的美德。

马克斯忽然问道：在没有目击者，没有舆论压力，没有人知道也没有谴责遇难不救的行为的情况下，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会真正救助另一个人？

“当然，每个人都会那么做的。”上校肯定地说。

“不，”马克斯继续说下去，“一个人快要死了（你们一定知道，这儿的人并不把死看得多么严重），你正匆匆赶路，你有事情要做，你不能耽搁时间或自找麻烦；再说，这人与你非亲非故；如果你自顾走你的路，也没有谁会知道。总之，事情与你无关；而且，说不定你刚离开，别的人就来了……你有这么多理由，还会去救助他么？”

我们全都陷入了沉默。我想，大家都在精神上受到了震动……归根到底，问题在于：我们对自己的基本人性是否抱有足够的信心？

过了好长时间，邦普斯才说：“我想，我会去救他的……是的，会去救他。我可能继续往前走，走不多远，忽然感到羞愧，便又走回来了。”

上校同意这种说法。“正是如此。人们不会心安理得的。”他说。

马克斯说，他也会这样做，但是他不能确信自己乐于这样做。我赞成他的说法。

大家又沉默了。我发现麦克还未发表自己的意见。

“你会怎么做呢，麦克？”

麦克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微微一愣。

“我？”他声音里带着些许的惊讶，“啊，我会继续赶路。我不会停下来。”

“不会停下来？你能肯定吗？”

我们饶有兴致地望着麦克，他轻轻摇了摇头。

“这儿死的人那么多，你们迟早会见惯不惊的。我真的不指望别人为我停下来。”

那是事实。麦克不会停下来的。

他继续平静地说：“我想，最好是自己走自己的路，自己管自己的事，不必为身外发生的事情操心。”

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但是，麦克，”我说，“假如那是一匹马呢？”

“啊，一匹马！”麦克的人性顿时被激活了，“那可完全是另一回事。不用说，为了一匹马，我会做我能做的一切。”

满屋的人哄堂大笑。麦克一下子呆住了。

今天可以称之为便秘日。阿布德·萨拉姆的健康状况一连几天成为热门话题。所有的轻泻剂都给他服用了，结果，按照他的说法，他已变得“极端虚弱”。“我真想去卡米什利让医生锥上一针，以恢复我的体力。”

萨勒·哈桑的情况更加严峻，他的肠胃拒绝一切治疗，从药性温和的埃诺氏剂到半瓶海狸油。

马克斯只好动用卡米什利那个军医留给他的马药。他让病人服了相当大的剂量，并且告诉病人，如果在日落以前

他的腹内开始蠕动，他将得到一笔可观的小费。

病人的朋友和亲戚立刻围了上来，他们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扶着他绕着土丘不停地走，一边说些安慰、鼓励的话，一边焦急地望着缓缓下沉的太阳。

这是一件没有把握的事。但是，收工十五分钟以后，我们听到一阵欢呼。在一群热情的人们簇拥下，面色苍白的病人来到我们屋里，接受马克斯许诺的奖赏。

野心勃勃的萨布里现在已把布拉克住地的事务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一心想使这儿出现大的改观。他像其他人一样，处处为我们的"体面"着想。他劝说米歇尔放弃他的"经济"原则，在卡米什利市场上买了几个汤钵。这些汤钵加上原有的汤碗在每天晚餐时占据了餐桌的大片地方，以致其它碗盏被挤得几乎站立不稳。费尔希德曾建议进餐时只用一把刀子，但萨布里执意让各种餐具都摆出来。他还给"海尤"洗了个澡，并用米歇尔廉价买来的一把木梳在它额上梳了个花结，又在它脖子上系了一条便宜的粉红色缎带。这狗现在归他照料了。

运水工的妻子带着她十个孩子中的三个来到这里。（马克斯责备我说："都是你干的好事！"）她是个唠唠叨叨令人讨厌的女人，几个孩子也邋邋遢遢，成天拖着鼻涕。为什么偏偏人在孩童时代要淌鼻涕呢？而小猫、小狗和小驴似乎不受这种折磨。

满怀感激的运水工夫妇教导孩子们在一切可能的场合亲吻他们恩人的衣袖，虽然我们尽量躲避这种礼节，但是无

济于事。后来,孩子们的鼻子干净多了,不过我仍看见马克斯很不放心地望着自己的衣袖。

这些日子,我们拿出大量阿斯匹林来治疗人们的头痛。现在天气很热,不时雷雨交加。人们生了病,既利用西方的医学,又利用东方的医学。在服用了我们的阿斯匹林之后,他们立即去到长老那儿,后者则用烧红的金属圆片烙在他们额上以驱除鬼魅。我不知道有谁会相信这种办法真能治病。

早上,曼苏尔走进我们卧室从事例行服务的时候,发现屋里有一条蛇。它卷曲在面盆架下的篮子里。这事惊动了大家,全都跑来打蛇。在随后的三个夜里,我上床前总要提心吊胆听听动静。时间一长,也就忘了。

有一天吃早饭的时候,我问麦克是否想要一个柔软的枕头,同时向邦普斯递了一个眼色。

"我并不那么想,"麦克略显惊讶地说,"难道我有哪儿不对劲?"

我得意地望了邦普斯一眼,他笑了。

"我不相信你是真的向他提问,"邦普斯事后承认,"你不过是想借此制造一个有关麦克的故事。他是个不可思议的人,他的用品和衣物全都整整洁洁,正如你说的,他房间里除了他的毛毯和日记,什么也看不见,哪怕是一本书。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收拾的。"

邦普斯跟上校同住一个房间。我看了看邦普斯住的那一半,到处乱摆着各种各样的个人用品,要不是上校坚守自己的阵地,它们早已侵占过来了。

忽然，米歇尔在窗外用一把大锤敲打起“玛丽”来。邦普斯像火箭似地冲了出去，叫他立刻停止。

随着天气变热，马克斯和邦普斯在衣着上表现出明显的对比：邦普斯脱掉一切可脱的衣服；马克斯则按照阿拉伯人的习俗，穿上一切可穿的衣服——他把那件花呢外衣的领子拉到脖子上，似乎没有注意到头顶的烈日。

麦克呢，我们发现，他一点也没晒黑。

至关重要的“分配”时刻就要到了。在发掘季节结束的时候，文物管理处主任或他的代表将到现场参加所有文物的分配。

在伊拉克，文物是一件一件分配的，通常要花几天时间。

但在叙利亚，程序简单得多：先由马克斯将所有文物准确地分为两份，然后，叙利亚的代表来到现场，估量这两份的分量，从中选取一份。剩下的一份被打成包裹，运往大英博物馆。如果叙利亚所得那一份中有特别有价值的东西或独一无二的东西，通常由英方暂时借用，以便在伦敦进行研究、展览、摄影。

真正令人作难的是如何分成两份。不管怎么分，你都得失去某些你所渴想的东西。你必须对两者进行平衡。当马克斯衡量每一等级的文物时，我们总被叫去提供自己的意见。先是两堆石斧、两堆护身符……然后是陶器、珠子、骨器。我们一个个被叫了进去。

“瞧，这两堆东西，你选哪一堆？A 还是 B?”

我审视着它们，思索了片刻。

“我选 B。”

“B? 好的。请邦普斯进来。”

“邦普斯，A 还是 B?”

“B。”

“上校呢 ?”

“当然是 A。”

“麦克呢?”

“我选 B。”

“嗯，”马克斯沉吟道，“B 的分量显然太重了。”

他把一个马头形的石质护身符从 B 移到 A，代之以一个不大成型的绵羊形护身符，并在其它方面作了一些调整。

我们再次被叫进去。这回全都选择了 A。

马克斯困惑地搔着头发。

到最后，我们竟丧失了对价值和外观的判断力。

在这段时间里，大家都很忙碌。邦普斯和麦克发疯似的绘制下个季节的建筑草图。上校常常坐到深夜，对最后一批文物进行分类，贴上标签。我去帮助上校时，在命名问题上和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马头——一块滑石，3 公分。”

我说：“不是马头，是公羊。”

“不，不，你瞧那缰绳。”

“那是羊角。”

“喂，麦克，你说那是什么?”

麦克：“是一只瞪羊。”

上校："邦普斯，你把这个东西叫做什么？"

我说："一只公羊。"

邦普斯："像是一匹骆驼。"

马克斯："那时候根本没有骆驼。骆驼是后来才有的。"

上校："那么，你说它是什么？"

马克斯："什么也不是，只能说是一种变了形的动物。"

最后达成共识：凡属形象不明、模棱两可、难以命名的护身符，统统被谨慎地标上"迷信物品"的字样。

我们的工人一天比一天少了。

"现在已是收获季节，哈智，我们该回去了。"

各种野花早就消失了：是被牛群啃吃掉的。土丘上呈现出一片黄色。土丘四周的平原上，小麦和大麦迎风摇曳。今年的庄稼长得不错。

决定命运的日子终于到了。迪南先生和夫人将在黄昏时候到达。他们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曾在比布洛斯见过一面。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一顿丰盛的晚餐已经备好。"海尤"也已洗过了澡。马克斯向摆在桌上的两堆文物投去最后一瞥忧虑的目光。

"我认为两者不相上下。如果我们失去那个小巧的马头形护身符和那枚罕见的圆柱体图章（真是有趣极了），那么，我们将得到那尊查加巴扎女神，那个双斧形护身符和那个精美的刻花陶罐。现在不得不做出选择，二者必居其一。

就普通的人情而言，我们不宜过多地表示自己的意愿。我们只能说，我们简直无法决定。马克斯忧郁地咕哝道："迪

南是个精明的鉴赏家，他一定会选去较好的一份。"

我们一定要把他引入歧途。

时间慢慢过去，天已完全黑了。迪南夫妇还没有出现。

"我担心他们遇上什么麻烦了，"马克斯沉思着。"像这儿其他的人一样，他们开车开得很快，一小时九十英里。但愿不要发生事故。"

十点钟，十一点钟，仍然不见迪南夫妇。

马克斯问道："他们会不会去了布拉克，而没有来查加巴扎？"

"不会，肯定不会。他们知道我们住在这儿。"

到了午夜，我们放弃了等待，上床睡觉去了。在世界的这个角落，人们在天黑以后不会久久地赶路。

过了两个钟头，听到了汽车的声音。仆人们跑了出去，激动地呼唤我们。我们匆匆下了床，踩着什么东西滑了一下，随即走进起居室。

来人正是迪南夫妇。他们确实误去了布拉克。离开哈塞茨以后，他们向人打听发掘工地的方向。一个常在布拉克工地干活儿的工人把他们指向了那儿。他们在途中迷失了方向，费了好长时间才到布拉克。后来由一个向导带路，才到了我们这儿。

他们虽然整天都在赶路，但此刻却显得十分快活和平静。

"你们必须吃点东西。"马克斯说。

迪南夫人礼貌地说，无须吃什么了，一杯酒，一片饼干，也就够了。

这时，曼苏尔和萨布里走进房间，送来了四道菜的晚餐。我不知道这些仆人是如何准备这顿饮食的。这似乎是一个奇迹。我们发现迪南夫妇一路上未吃东西，已经非常饿了。我们陪着他俩边吃边谈，直到深夜。曼苏尔和萨布里站在一旁，始终面带微笑。

当我们即将入睡的时候，马克斯说，他很想把萨布里和曼苏尔带到英国去，“他们是那样能干。”我说我对萨布里也有好感。

接着我开始设想萨布里对一个英国内地家庭可能产生的影响——他的长刀，他的油渍斑斑的套衫，他的未刮胡子的下巴，他的共鸣很大的笑声，还有他对抹布的那种别出心裁的用法。

东方的仆人有点像穆斯林神话里的神怪。你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出现的，当你到达某个地方的时候，他已在那儿等候你了。

我想到了迪米特里。我们并没有让人传话，说我们要到这儿来。但是，说也奇怪，我们一到这儿，迪米特里已经到了。他是从海边来与我们会合的。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

“听说今年这儿还要发掘。”

他补充说：“这是一件很受欢迎的事。现在我得支持家里的两个兄弟：一个兄弟有八个孩子，另一个有十个孩子，他们吃得很多。我得设法挣钱。‘瞧，’我对兄弟的妻子说：‘真主是仁慈的，我们今年不会挨饿了，我们得救了，因为哈智要来发掘。’”

迪米特里静静地走开了，他那印花的穆斯林长裤一路摆动着。他的安详、沉思的面容，足以使查加巴扎的圣母像黯然失色。他爱小狗、小猫和孩子。仆人中只有他从不与人争吵。他甚至没有一把自己的刀，除了用于炊事的刀以外。

分配开始了。迪南夫妇对面前的文物进行了检查、掂量。我们忐忑不安地望着他们。一个小时过去了，迪南先生终于拿定主意。他用法国人快速的动作把手一挥，说："好吧，我选这一份。"

出乎人类的本性，无论哪一份被选中，我们都希望被选中的该是另外一份。

现在，担忧已成过去了，空气变得活跃起来。大家欢欢喜喜，就像参加一次社交性的聚会。我们在工地走了一圈，看了看建筑师的设计草图，又驱车去到布拉克，讨论了下个季节该做的事。马克斯和迪南先生商量着有关的日期和程序。迪南夫人则用她那机智的语言和我们谈些有趣的事。

我们是用法语交谈的，但我想象她的英语一定说得很好。她见麦克顽固地把自己的话语限制于"Oui"和"Non"[1]两个词，觉得特别好玩。

"Ah, votre petit architecte, il ne sait pas parler? Il a tout de même l'air intelligent!。"[2]

---

[1] 法文，意为："是"和"不是"。——译注。

[2] 法文，意为：你们年轻的建筑师不善辞令么？他看起来倒是挺机智的。——译注。

我把这话向麦克复述了一遍，他只是一笑置之。

第二天，迪南夫妇准备动身了。其实也说不上什么准备，他们连食品和饮料也不愿带。

“你们一定得带水。”马克斯向他们重申了这一原则：在这一带地方旅行，不带水是不行的。

他们无动于衷地摇摇头。

“要是汽车出了故障呢？”

迪南先生哈哈大笑，摇着头说：“不会发生那样的事。”

他踩上油门，汽车以法国人在沙漠里行车惯用的速度开动了：时速六十英里！

难怪在这片荒漠里不时有考古人员因为高速行车而丧生！

我们花了几天时间，将分得的文物装进一个个板条箱，用钉子钉牢，刷上托运所需的文字。

接着便准备我们自己的行装。我们打算先到哈塞茨，穿过人迹罕至的荒原，前往拉卡，在那儿越过幼发拉底河。

“这回我们将有机会看看拜利赫了。”马克斯说。

说到“拜利赫”，他的语气就像往常说到贾格杰盖一样。我猜想他正在酝酿一个计划，在最后结束叙利亚的发掘之前，在拜利赫碰碰运气。

“拜利赫？”我明知故问。

“那一带有好多了不起的墟丘。”马克斯虔诚地说。

第十章　寻路去拉卡

我们就要动身回家了！

房间得用木板统统封住。塞尔基斯正在门窗上钉最后一批木板。长老派头十足地站在一旁观看。他向我们保证：在我们回来以前，一切都会安然无恙，现已选定村里最可信赖的人看守房屋，他将日日夜夜恪尽职守。

“不必担心，兄弟！”长老说，“即使由我掏腰包来付他的工钱，也要把这房子看好。”

马克斯笑了，他心里明白：我们为看守人准备的那笔可观的报酬，大部分都可能作为“提成”落进长老的腰包。

“在你的眼皮底下，一切都会安全的，”马克斯说，“我们知道，房子里的东西并不容易腐朽；至于房子本身，待到归你所有的时候，我们倒是乐于看见它完好无损。”

“但愿那是一个遥远的日子！”长老说，“因为那一天一

旦来到，你们就不再回来了，我将感到无限忧伤。也许你们只再发掘一个季节吧？”他满怀希望地补充说。

“一个季节或两个季节，谁知道呢？得看工作的进展情况。”

“遗憾的是你们没有挖到黄金，只有石头和陶器。”长老说。

“这些东西对我们同样重要。”

“不过，黄金毕竟是黄金，”长老眼里闪着贪婪的光。“埃尔巴龙在这儿发掘的那些日子……”

马克斯巧妙地打断了他的话：“当我们下个季节回来的时候，我在伦敦给你带一件什么样的礼物呢？”

“别带了，什么也别带。我不需要任何东西。不过，我对金表倒是很感兴趣。”

“我会记住的。”

“兄弟之间就不必多礼了。我唯一的愿望是为你们和政府服务。如果我能拿出点钱为你们办事，换句话说，为你们花一点钱，那将是我的光荣。”

“除非我们确切地知道，我们在这儿的工作已经使你受了益而不是吃了亏，否则，我们是会感到不安的。”

这时，米歇尔走来了，催促大家说，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可以出发了。

马克斯亲自检查了车上的汽油，看见米歇尔确实按照他的吩咐带了备用油桶，其它方面也没有实施所谓“经济”的原则。途中所需的食品和水，我们的行李和仆人的行李，一件也不缺少。“玛丽”从车厢到车顶装得满满的，在这些物

品的空隙里，站着曼苏尔、阿里和迪米特里。萨布里和费尔希德自己没法去卡米什利——那儿有他们的家。工头们则乘火车去杰拉布卢斯。

“再见了，兄弟。”长老高声说，突然把上校搂在怀里，将脸贴着对方的脸。

大家禁不住哈哈大笑。

上校的脸唰地红了。

长老向马克斯再次道别，并与“工程师们”热情握手。

马克斯、上校、麦克和我登上“法国兵”，邦普斯跟米歇尔一起乘坐“玛丽”，以制约后者可能在途中提出的“好主意”。马克斯向米歇尔重申了他的告诫：“玛丽”必须跟在我们后面，但不得近于三英尺；如果米歇尔试图撞倒任何驴群和老年妇女，他的工钱将被减掉一半。

米歇尔喃喃念着穆罕默德的圣名，用法语说了一句：“Tres bien。”[1]

“那好，我们走吧。人都到齐了吗？”

迪米特里随身带了两条小狗。“海尤”则与萨布里为伴。

“我得好好照料它，明年好为你们效劳。”萨布里说。

“曼苏尔在哪儿？”马克斯叫道，“那个该死的傻瓜到哪儿去了？要是他还不来，我们就不等他了。曼苏尔！”

“到！”曼苏尔高声答道。他气喘吁吁地跑来了，手里拖着两张发臭的羊皮。

---

[1] 法文，意为：很好。——译注。

“你不能带那种东西。呸!”

“它们在大马士革可值钱呢。”

“那东西臭气冲天。”

“如果把它们摊在‘玛丽’的顶篷上,很快就会被太阳晒干,那时就不臭了。”

“简直令人作呕,把它们扔了吧。”

“曼苏尔说得对,羊皮可以卖钱。”米歇尔说。他随即爬上车顶,把羊皮捆在上面。

“反正卡车走在我们后面,我们不会闻到臭味的,”马克斯让步地说,“在我们到达拉卡以前,它们准会掉下车去,有个绳结是曼苏尔这个傻瓜自己打的。”

“哈哈,”萨布里大声笑着,露出两排黄白相间的牙齿。“也许曼苏尔是想骑马旅行吧。”

曼苏尔把头低了下去。自从他那次从卡米什利骑马回来闹了笑话,人们总爱用骑马的话来取笑他。

“两块金表,”长老梦呓般自语着,“要是有两块金表就好了,我可以用一块送给朋友。”

马克斯连忙下达出发的命令。

我们的汽车缓缓驶过一簇簇小屋,驶上卡米什利——哈塞茨公路。成群的孩子向我们叫嚷、挥手。

当我们穿过罕齐尔村的时候,人们从屋里涌出来,向我们招手、呼叫。他们是我们的老工人。

“明年再来吧。”他们喊道。

“Inshallah!”[1] 马克斯高声回答。

汽车沿着公路驶向哈塞茨。我们最后望了一眼查加巴扎墟丘。

到了哈塞茨，下车买了面包和水果，接着去向法国驻军首长告别。一位刚从德佐尔回来的年轻军官对我们这次旅行很感兴趣。

“你们要去拉卡吗？我告诉你们，见到前面十字路口的路标，可别按照它指的方向走，而走右边那条路。到了下一个岔路口，改走左边的路。这样，前边的路就好走了。若走另一条路，准会迷失方向。”

在一旁倾听我们谈话的上尉插话了，他建议我们往北走，先到艾因角，再到艾卜耶德墟丘，沿着一条交通频繁的大路前往拉卡。这就不会出错了。

“但是，那样走太远，要绕很长的路。”

“到头来还是要近些。”

我们对他表示了谢意，但仍坚持既定的线路。

米歇尔已经买好必需的物品，我们重新坐上汽车，越过哈布尔河的大桥。

到了一个交叉路口，果然看见两块路标，一块写着艾卜耶德墟丘，一块写着拉卡，但是中间那条路没有标明方向。我们按照年轻军官的建议，选择了中间那条路。

刚走不远，道路一分为三。

---

[1] 此处是用拉丁字母注音的阿拉伯语，意为：如果真主愿意的话！——译注。

“我想该走左边，”马克斯说，“但是，他指的是不是中间那条路呢？”

我们还是选择了左边的路。走了一会儿，道路一分为四。

这个国家到处是灌丛和漂砾，我们总得沿着一条路走。

马克斯再次决定走左边的路。

“我们本该走最右的那条路。”米歇尔咕哝着。

没有人听他的话，因为他几次把我们带上错路。

随后五个小时的经历，我这里就不详述了。总之，我们迷路了，迷失在一片没有村落、没有庄稼、没有贝都因人帐篷的茫茫荒野里。

道路变得几乎不可辨认。马克斯力图选择一个大致不错的方向，也就是西南略为偏西。但是道路拐来拐去，往往把我们引向北方。

我们停下车来，吃了米歇尔准备的食物，喝了点茶。天气闷热，前途莫测。颠簸，高温，强烈的阳光，使我的脑袋一阵阵发痛。大家都有几分忧虑。

“好在我们带了大量的水，”马克斯说，“瞧，那个该死的傻瓜在干什么？”

我们转身一看：曼苏尔这个白痴正快活地把我们宝贵的水倾倒出来，冲洗他的脸和手。

我向他转述了马克斯的谴责。曼苏尔猛然一惊，露出委曲的样子。他叹了一口气，似乎在想：要使这些人高兴可真困难，一个最简单的动作也会惹得他们生气。

我们又上路了。道路比先前更加迷离，有时甚至混在一

起。

马克斯皱着眉头，自言自语地说，我们已经明显地偏向北方了。

又到了交叉路口，一条路通向正北，一条路通向东北。我们是否该往回走呢?

天色渐近黄昏。忽然，地面的情况改观了：再也看不见灌丛，漂砾也少得多了。

“我们得去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马克斯说，“现在可以直接穿过荒野了。”

“你往哪儿走呢?”上校问道。

“一直向西，去拜利赫。到了那里，就可转上从艾卜耶德墟丘到拉卡的大路。”

我们继续前进。“玛丽”的轮胎开始漏气了。我们失去了宝贵的时间。太阳正在下沉。

忽然，我们看见前方有几个赶路的人。马克斯不禁欢呼起来。他在他们身边停下车来，礼貌地询问拜利赫的方位。

拜利赫?拜利赫就在我们前边。坐上我们这样的机器，十分钟就到了。拉卡?过了艾卜耶德墟丘，就是拉卡。

五分钟以后，一抹绿色呈现在我们眼前：那是河边的树。一个巨大的墟丘赫然耸立在地平线上。

马克斯狂喜地说：“那就是拜利赫!你们看，到处都是墟丘。”

好一群庄严的墟丘：庞大，肃穆，气宇轩昂。

“了不起的墟丘。”马克斯说。

我没有附和他的说法，因为我的脑袋和眼睛都在发痛。

“Min Ziman er Rum。”[1] 我说。

“你的意见大致不错，”马克斯说，“你瞧那些墟丘的轮廓多么僵直，说明它们原是罗马时代的砖石建筑——一群碉堡。我并不怀疑下层埋有宝贵的东西，但是必须挖得很深，而且花销甚大。”

此刻我对考古毫无兴趣，只想有个地方可以躺下，服几片阿斯匹林，喝一杯茶。

我们的车驶上一条南北向的大路，朝着北边的拉卡驶去。

路程比我们想象的长。一个半钟头以后，终于望见一座城市躺在我们前方。驶进城郊，天已黑了。这是一座纯粹当地风格的城市，没有任何西式建筑。我们打听到了社会福利处的所在地。该处的官员非常殷勤，但是苦于不能为我们找个舒适的住处。他们说，这儿没有可供旅行者住宿的地方。我们是否继续北上？如果车开得快，两个钟头就可到达艾卜耶德墟丘，那儿才有真正的舒适。

但是没有一个人——尤其是痛苦不堪的我——愿意再忍受两个钟头的颠簸。那位殷勤的官员说，这儿倒有两个房间，不过非常简陋，没有西式设施。那么，我们带了被褥吗？我们的仆人呢？

我们在一片漆黑中找到那幢房子。曼苏尔和阿里打着手电筒，在屋里跑来跑去，点燃煤气灯，铺开毯子。看着曼苏

[1] 此处是用拉丁字母注音的阿拉伯语，意为：罗马时代的破玩意儿。——译注。

尔那迟缓、笨拙的样子，我不由得想起办事麻利的萨布里。这时，米歇尔进来了，批评曼苏尔不会办事。两人发生了争吵。我用我所知道的阿拉伯语斥责他们。曼苏尔被吓住了，继续张罗起来。

被褥刚一铺好，我便躺了下去。马克斯端着一杯茶走到我的身边，问我是否有哪儿不舒服。我说是的，一手接过茶来，吞了四片阿斯匹林。这茶简直就是清神的酒。我从来没有喝过如此舒心的饮料。我重新躺下，闭上眼睛。

"雅科夫人。"我喃喃地说。

"嗯？"马克斯吃惊地俯下身来，"你说什么？"

"雅科夫人，"我重复着。

这是一个联想。我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但是联想的线索忽然断了。马克斯脸上露出一个护士在病房里常有的那种表情：惟恐与病人发生抵触。

"雅科夫人现在不在这儿，"他用轻柔的声音说。

我气恼地望了他一眼，接着又把眼睛闭上。只听一片忙乱的声音：人们正在准备晚饭。谁还关心吃饭？我要睡觉，睡觉……

睡意蒙眬中，联想倏然恢复了。

"Complètement knock out！"① 我满意地说。

"什么？"马克斯问道。

---

① 这是由法语和英语拼凑而成的词组，意为：完全筋疲力尽！在本书第二章里，一个法国军官曾对马克斯夫妇说："当雅科夫人结束她的行程时，已经完全筋疲力尽。"——译注。

“雅科夫人。”话音刚落，我已睡着了。

如果你在极端困乏、头痛腰酸的时候美美睡上一觉，次日早晨醒来，神清气爽，你一定会感到惊喜万分。

我浑身精力充沛，只是肚子饿得厉害。

“阿加莎，”马克斯说，“昨晚上我还以为你发烧了，你神志昏迷，老是提到雅科夫人。”

我轻蔑地看了他一眼，本想马上接过话来，但我嘴里塞满了煮鸡蛋。

“瞎说，”我终于能够开口了，“如果你注意倾听，你一定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看你满脑子装的都是拜利赫墟丘。”

“你知道，那些墟丘挺有意思，”马克斯立刻显得兴味盎然，“只需在某个墟丘上挖一两条探测壕沟……”

曼苏尔走来了，愚钝而忠实的脸上堆满了笑容，问我今天早上感觉如何。

我说很好。他脸色有点忧郁，因为昨天晚上他把晚饭做好以后，我睡得太沉了，没人想叫醒我。那么，现在还需要鸡蛋吗？

“是的。”我说。这时我已吃了四个鸡蛋，如果曼苏尔能在五分钟内再送来一个，也就差不多了。

大约在十一点钟，我们向幼发拉底河进发。这儿河面非常宽阔，苍白的旷野上洒满阳光。总的色调给人一种和谐的印象。如果马克斯在描述陶器，他定会说这是一种品黄色。

在拉卡渡过幼发拉底河，用的是极其原始的渡船。我们

的车和别人的车一起，在岸边静静等着。要等一个钟头或两个钟头，渡船才能开来。

河边，一些女人正用煤油桶取水，另一些忙着洗衣。我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刻在圆柱上的浮雕：肤色黝黑、身材修长的女人，脸的下部蒙着面纱，脖子高高挺起，水桶边淌下一滴滴水。此刻，女人们来来往往，步态缓慢而悠闲。

我不无羡慕地想着：用面纱把脸遮住，真是妙不可言，它使你感到隐蔽而神秘……只有你的眼睛露在外面——你看得见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却看不见你……

我从手袋里取出镜子，打开我的小粉盒，一边想着：是的，如果戴上面纱，该是何等惬意啊！

很快就要回到文明中了，这使我激动不已。我开始想到很多东西：洗发剂，豪华电吹风，指甲油……装有几个龙头的陶瓷浴缸，洗浴剂，电灯……大量的鞋子！

"你怎么了？"马克斯说，"昨晚离开艾卜耶德墟丘以后，途经第二个墟丘时，我曾两次问你：是否注意到了那个墟丘？"

"没有注意。"

"没有注意？"

"是的，昨晚我什么也没注意。"

"它不像其它墟丘那么坚固，它的东侧是疏松的。我想也许……"

我明确地告诉他："我对墟丘已经厌烦了。"

"什么？"马克斯惊恐地望着我，仿佛是一个中世纪的审判者听到了公然亵渎神明的话。

“你不能这样。”他说。

“我在想别的事情。”我向他列举了包括电灯在内的很多东西。马克斯用手抚着脑袋的后部说，他并不急于去做一个体面的发型。

我们全都认为：可惜我们不能从查加巴扎直达萨伏依，这一来，也就享受不到由于巨大反差而带来的喜悦。我们所经过的地方，生活条件不好不坏，这种渐进式的过渡，自然剥夺了骤然回到文明之中打开电灯、拧开龙头的惊喜。

渡船开过来了。“玛丽”快活地驶上倾斜的跳板，“法国兵”跟在后面。

我们已置身于宽阔的幼发拉底河上。拉卡渐渐远了。它显得那样美，连同它那粗糙的土砖和东方的造型。

“品黄色。”我温存地说。

“你是说那个带条纹的陶罐？”

“不，”我说，“拉卡。”

我温存地重复着这个名字，像是在重返电灯照耀下的世界之前，对这片荒野说声“再见”。

啊，拉卡……

第十一章　告别布拉克

陌生的面孔和熟悉的面孔！

这是我们在叙利亚滞留的最后一个季节。查加巴扎的工程已经结束了，眼下我们正在布拉克墟丘发掘。

我们的房子，麦克的房子，都已交给了长老（经过一次隆重的仪式）。凭着这些房子，长老已经举债三次以上，但他仍表现出一个房主的自豪。在他看来，拥有这些房子有助于提高他的声望。

"说不定结果适得其反。"马克斯沉思地说。他慎重地告诫长老：屋顶必须年年检查，及时维修。

"当然，当然，"长老说，"我一点也不会疏忽的。"

"'当然'未免说得太多了，"马克斯说，"口口声声'当然当然'，到头来还是任其破败。看来就是这么回事。"

房子，加上一块华丽的金表和一匹马，算是我们送给长

老的礼物。土地租金和庄稼赔偿费，自然是少不了的。

我们不知道长老是满意还是失望。他脸上堆满笑容，露出过分的殷勤，试着索取一笔额外的赔偿——为了一个“被毁掉的花园”。

“什么花园?”在场的法国军官颇感兴趣。

我们要求他指出哪儿曾经有过一个花园，现在留有什么痕迹，那花园又是什么样子的。长老无言以对。“我本想开辟一个花园，”他解释说，“由于你们的发掘，我的想法落空了。”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长老的花园”成了我们的笑料。

这一年在布拉克和我们呆在一起的，有不可或缺的米歇尔，快活的萨布里，“海尤”——它已有了四个丑陋的小崽，迪米特里——他细心照料着这些小崽，还有阿里。我们的头号仆人曼苏尔，这个“擅长欧洲式服务”的人，El hamdu lillah,[①]现在已经当上了警察。有一天他来看望我们，身上穿着笔挺的制服，满脸是得意的微笑。

吉尔福德今年春天曾为我们担任建筑师，现在又和我们共事。他有一门绝技，就是会修马掌。

吉尔福德生有一副好看而严肃的长脸。初来这儿的时候，他为当地人治疗外伤，总要对敷料进行严格消毒。但是，看到他们回去以后很不讲究卫生，特别是一个名叫优素福·阿布杜拉的工人竟然扯下干净绷带，躺在工地最脏的一角，听凭泥灰落进伤口，从此，吉尔福德便改用高锰酸钾溶

① 此处是用拉丁字母注音的阿拉伯语，意为：感谢真主。——译注。

液擦洗患处(由于它有颜色,很受人们欢迎),并告诉患者,这种溶液只能外用,不能内服。

当地一个长老的儿子用驯马的办法练习开车,把车翻倒在沙溪里,自己头上砸了个大洞。他请吉尔福德给他治治。吉尔福德为他涂了一些碘酊,那年轻人痛得团团打转。

“啊,”他喘息着说,“这简直是火!它烧得人痛快极了。今后我要常来找你,而不去求助医生。”

吉尔福德请马克斯用阿拉伯语告诉那年轻人,立即去看医生,因为伤势严重。

“什么?就凭这点小伤?”他不屑地反问道。“只不过相当于一次头痛,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点严重。”他补充说:“只要捏住鼻子,一鼓气,邪气就从伤口排出来了。”

吉尔福德气得脸色发青。长老的儿子走了,留下一串笑声。

四天以后他来复诊,伤口正在迅速愈合。使他懊恼的是,这次没有使用碘酊,只用了一些清洗剂。

“这药水一点也不烧人。”他怏怏地说。

一个女人领着她那腹部隆起的儿子来看吉尔福德,她说上次给她儿子的药效果很好,现在特意来感谢吉尔福德“救了儿子的命”。还补充说,她要把大女儿嫁给他,等她大女儿长大以后。羞得吉尔福德满脸通红。那女人大声笑着走了,一边还说些猥亵的话。不用说,她是库尔德人,而不是阿拉伯人。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最后一个秋季的发掘。从查加巴扎

转移到布拉克以后，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眼下，布拉克的工作就要结束了，我们打算再用一个月或六个星期的时间发掘拜利赫的吉德勒墟丘，从而为整个地区的发掘打个句号。

一个在贾格杰盖河边设有帐篷的长老邀请我们出席一次礼仪性的宴会，我们接受了。萨布里作为联络人，向我们报告了宴会的程序和准确的抵达时间。到了赴宴那天，他穿上紧身的梅红色外衣和擦得亮亮的皮鞋，戴了一顶霍姆堡毡帽，充当我们的侍从。

长老敞开帐篷，在褐色的巨大穹窿下隆重地迎接我们。这儿已聚集了他的许多朋友、亲戚和追随者。

互致问候之后，长老招呼最尊贵的客人——我们和我们的工头阿拉维、雅雅，还有他自己的主要朋友，坐成一个圆圈。一位盛装的老人一手提着咖啡壶，一手拿着三只小杯，走到我们面前。他在每个杯里斟上少量浓浓的黑咖啡，把第一杯递给了我——看来主人是熟悉西方“妇女优先”的习惯的(这就非同寻常了)。接下来就献给马克斯和长老。我们坐下喝了起来。少顷，又在杯里斟上咖啡，我们又把它喝了。随后，杯子被撤下去重新斟上，轮到吉尔福德和工头们喝了。就这样，整个圈子的人都喝了咖啡。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站着第二等级的人们。我听见身旁的屏风后边传来一阵压低了的笑声：长老的女乡亲们正在偷看和偷听这儿的好戏。

按照长老的吩咐，一个随从走出帐篷，拿来一只站在栖木上的威武的猎鹰，把它挂在帐篷正中。马克斯为这矫健的

猛禽向长老表示了祝贺。

随后，三个男人抬来一口巨大的铜锅，放在我们围坐的圈子中间。锅里盛满米饭，饭上摆着一片片羊肉。蒸腾的热气散发出诱人的香气。长老礼貌地请我们进餐。我们用面包袋和自己的手指，就着盘子吃了起来。

饥饿和礼仪都得到满足之后，剩有大半佳肴的盘子被撤了下去，移放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包括萨布里在内的第二个圈子的人们，现在开始用餐了。

甜品和咖啡被送到我们面前。

第二等级的人们吃饱以后，同样的盘子被移到第三个地方。盘子里只剩一些米饭和骨头。底层的人们和乞求施舍的人们向残留的食物猛扑过去，转眼就吃得干干净净。

饭后，马克斯和长老闲聊了一阵。随后，我们起身告辞，对长老的盛情表示感谢。马克斯给了献咖啡的老人一些赏钱，工头们向自己认为值得捐赠的人发了一点小费。

我们冒着酷热步行回家。米饭和羊肉的余味弄得人很不好受。萨布里对这次宴会十分满意，认为每一道程序都合乎礼仪。

一个星期以后，轮到我们来款待一位来访者。此人不是别人，而是沙马尔部落的长老。这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周围的长老对他都很敬重。他是乘坐一辆漂亮的灰色轿车来到这里的。此人英俊、练达，有着一张瘦黑的脸和一双潇洒的手。

我们为他准备了这儿所能做出的最好的西餐。大家都为这位贵客的光临而兴奋。

当他最后驱车离去的时候，我们觉得仿佛是接待了一位王室的成员。

今天是一个灾难性的日子。

马克斯带着萨布里到卡米什利购物、取款去了，吉尔福德留在土丘上进行设计，工头们领着工人干活儿。

中午，吉尔福德从土丘上回来，和我一起吃了午饭，正要乘"法国兵"返回工地，忽然几个工头朝我们的屋子慌慌张张跑来。

他们在院子里闹闹嚷嚷，说了一大堆激动的阿拉伯话。

吉尔福德茫然不知所以，我大概只能听懂七分之一。

"有人死了。"我对吉尔福德说。

阿拉维连比带划为我作了解释。我猜是死了四个人，先是发生了一场口角，随后动了刀子。阿拉维对我的猜测连连摇头。

我责怪自己没有学好这种语言。我的阿拉伯语几乎全是诸如此类的家务用语："这儿不干净，""像这样做，""别用那块抹布，""把茶端来"……我一点也不懂关于暴力事件方面的话。

迪米特里和塞尔基斯出去听了一阵，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们不会说法语，吉尔福德和我仍然摸不着头脑。

吉尔福德说："我最好去看看。"一边向"法国兵"走去。

阿拉维一把拉住他的袖子，对他激动地说着什么，显然是在劝阻他。他那戏剧性的动作似乎是说：在布拉克的侧面，距此一英里以外，一群穿着杂色和白色衣服的暴徒正向

这儿涌来，明显带有某种肮脏的意图。我看见工头们一个个都很惊恐。

“看来这帮家伙已经逃走了，”吉尔福德严肃地说，“我希望我们能够弄清究竟出了什么事。”

是不是阿拉维（此人脾气暴躁）或雅雅用鹤嘴锄挖死了一个工人？不会。再说，他也不可能一下子弄死四个。

我又猜想发生了一场斗殴，并向工头们做了一个模拟的动作。回答仍是否定的。雅雅比划着：有什么东西从头上落下来了。

我抬头望望天空：难道有人被雷电击毙了？

吉尔福德打开“法国兵”的门：“我得去看个明白。这些人必须跟我一起去。”

他用命令的口气召唤在场的人，但立即遭到坚决的拒绝。

吉尔福德采取了进攻的姿态：“他们一定得去！”

迪米特里摇着他那文雅的大脑袋：“不，不，糟糕透了。”

“什么糟糕透了？”

“那儿发生了某种麻烦的事。”吉尔福德说。他跳进汽车，接着，好像是看见了正在迫近的暴徒似的，他的头猛转了过来，用一种惊愕的眼光望着我。我从他眼神里看出了“妇女优先”的意思。

他跨下汽车，慢步向我走来，故作轻松地说：“是不是坐车出去溜溜，顺便去接马克斯？反正这儿没有多少事情，你不妨带上你的帽子或你想带的任何东西。”

瞧这个吉尔福德，他做得这样高明，惟恐惊动了我。

我从容地对他说，我们可以坐车出去。我是不是把钱带上？考察队的钱是放在马克斯床下一个钱箱里的。如果真有一群暴徒来袭击这间房子，那可糟了。

吉尔福德仍然不愿惊动我，说那不过是一种随便的假设。

“请你稍快一点好吗？”他说。

我走进卧室，拿起我的毡帽，从床下拖出钱箱，把它放进汽车。吉尔福德和我跨进车去，并招呼迪米特里、塞尔基斯坐在车的后面。

“我们带上他们，不带那些工头。”吉尔福德说。他对工头们临阵脱逃的态度仍然耿耿于怀。

我对吉尔福德怀着歉意：他本来是想去对付暴徒的，现在却要首先保障我的安全。但我高兴的是，他没有和工头们发生争执。他在他们中间没有威信，也不懂他们的语言，很容易把事情弄得更糟。眼下最要紧的是尽快找到马克斯，让他来揭开谜底。

吉尔福德原计划把迪米特里和塞尔基斯救出险境，留下工头们处理这儿的事情，可惜这个计划被阿拉维和雅雅打乱了。他们把迪米特里推到一边，自己爬上车来。吉尔福德愤怒地驱赶他们，但他们纹丝不动。

迪米特里平静地点了点头，做了个回厨房的手势，塞尔基斯便跟着他走了。

“我不明白这些家伙为什么……”吉尔福德唠叨起来。

我打断了他的话。

“这车只能坐四个人。如果真有暴徒要来杀人，遭殃的

只能是阿拉维和雅雅，所以最好把他们带走。我不认为暴徒会找迪米特里和塞尔基斯的麻烦。”

吉尔福德抬起头来，仿佛看见暴徒们越走越近。他狠狠瞪了雅雅和阿拉维一眼，随即把车开出院子的大门，绕过村头，驶上通往卡米什利的大路。

此刻马克斯一定已经从卡米什利动身了，因为他打算下午早些到达工地。我想，我们很快就会遇上他了。

吉尔福德舒了一口气。我告诉他：事情干得很好。

“什么事情？”

“你建议坐车出来溜溜，在路上接马克斯。你小心翼翼地避免惊动我。”

“啊，”吉尔福德说，“那么，你已意识到了我想把你带离那个地方？”

我不无感激地望着他。

汽车以最快的速度奔驰着。大约过了一刻钟，我们遇见了坐着“玛丽”回来的马克斯和萨布里。马克斯看见我们，惊讶地把车停下。阿拉维和雅雅跳下汽车向他跑去。空气中响彻着激动的阿拉伯语，其间夹杂着马克斯断续的提问。

我们终于弄清了事情的真相。

几天以前，在工地的某个部位，发现了大量用石头和象牙刻成的小巧玲珑的兽形护身符。发现者为此得到了丰厚的报酬。为了尽量多找一些，他们便往深处狠挖，因为护身符埋在较深的层面。

昨天，马克斯制止了这种作法，因为越挖越险。他让大家从顶部重新挖起。工人们满腹牢骚，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得

在毫无意义的层面挖上一天或两天，才能再次到达埋有护身符的层面。

工头们奉命监督大家执行命令。虽然工人们很不乐意，但还是听从吩咐，在顶部卖劲地挖了起来。

事情发生在午饭过后的休息时间。这是几个卑鄙的变节者和贪财鬼的故事。此时工人们正伸长四肢，躺在靠近水罐的斜坡上，一帮原在另一侧干活儿的人，悄悄爬到那片挖出过大量护身符的地方，在本已挖得很深的坑里，不顾一切地向下挖去。他们妄图掠夺别人的宝地，把从那儿偷来的东西作为自己地段出土的东西。

报复之神打破了他们的美梦；他们挖得太深了，上层的土轰然一声坍塌下来。

一个死里逃生者的叫声，招引人们跑向出事地点。大家立刻知道出了什么事。三个挖土工慌忙挥起鹤嘴锄，把他们的伙伴挖了出来。一个人还活着，其他四个死了。

工地上顿时沸腾起来。有人嚎啕大哭，有人仰天长叹，有人声称谁谁要负责任。大家都把怒气发泄到工头们身上。不知工头们是否吓破了胆，决定逃走了之，抑或已经遭到了工人们的殴打。

马克斯判断，工头们准是吓破了胆；至于殴打，那顶多是工人们头脑里的念头。他不想再花时间去作揣测，当即掉转车头，和我们的汽车一起，全速驶向卡米什利。在那儿，他向社会福利处负责安全的官员陈述了发生的事。

中尉听罢，带着四个士兵坐着军车，跟随我们驶回布拉克。工人们仍聚集在土丘上，七嘴八舌，躁动不安，如同一群

蜜蜂。看见来了权威人物，众人安静下来。我们排成一队走上土丘。中尉打发一个士兵坐上汽车走了，他自己来到悲剧的现场。

他对事实作了调查。目睹此事的人们解释说，这与他们无关，是一群竞争者试图抢在他们前头。幸存者证明：事实确实如此。那么，是不是这儿所有的人都参与了此事？不是。是不是一个人脱险、一个人受伤、四个人死亡？是的。是不是还有人被埋在地下？没有了。

说话之间，中尉的汽车回来了，上面坐着死者所在部落的长老。他和中尉共同处理此事。调查继续进行。

最后，长老向大家高声发表了意见。他认为考察队无可指责。那一伙人不是在工作时间而是在私人时间去发掘，而且，他们是想偷窃自己乡亲的东西。他们的死是不服从命令和贪婪的结果。现在大家可以回家了。

这时，太阳已经沉落，夜幕渐渐垂下。

长老、中尉和马克斯来到我们的住所。我欣慰地发现，迪米特里正在静静地准备晚餐，塞尔基斯咧开嘴巴笑着。

三方的协商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事件本身是令人遗憾的。中尉说，死者都有家属，虽然我们并不承担义务，但如能提供一笔捐赠，定会受到人们的称赞。长老说，慷慨是高贵的标志，它将大大提高我们在这一地区的声望。

马克斯说，他乐于向这些家庭送上一笔礼金，如果这被明确地理解为礼金，而不是偿金的话。长老真诚地表示同意，他请中尉把这个意思写成文字，并说他自己也要在口头上加以说明。剩下的问题是礼金的数额。数额谈妥以后，吃

了一顿便餐，长老和中尉便离开了。两个士兵被留在土丘上保护现场。

“记住，”当我们筋疲力尽准备睡觉的时候，马克斯说，“明天中午必须派人看住那个地方，否则又会发生同样的悲剧。”

吉尔福德不以为然：“不会的。他们已经知道了危险，看到了后果。”

马克斯冷冷地说：“等着瞧吧。”

第二天，他悄悄躲在一堵土墙后面。不出所料，在吃午饭的时候，三个工人偷偷绕过土丘的斜坡，在离出事地点不到两英尺的洞穴里，发狂地挖了起来。

马克斯几步跨过去，给了他们严厉的训斥：“你们难道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会带来死亡？”

一个工人咕哝着：“全凭真主的安排。”

他们被正式解雇了，理由是试图盗窃自己乡亲的东西。

随后，一到工休时间，那儿便被看守起来，直到出事的第三天下午，上面的土层被挖掉为止。

吉尔福德用恐惧的声音说：“这些家伙似乎一点也不看重自己的生命，极端麻木不仁。今天早晨干活儿的时候，谈到死亡，他们竟哈哈大笑，甚至用哑语表现出事的过程。”

马克斯说，在这儿，死亡并不是真正重要的事。

收工的哨子响了。工人们冲下土丘，经过我们面前，嘴里唱着：“优素福·达乌德昨天还和我们在一起，今天他死了。他再也不填自己的肚子了。哈哈哈！”

吉尔福德被深深地震惊了。

第十二章　艾因阿鲁斯

我们搬家了——从布拉克搬到拜利赫。

在滞留布拉克的最后一个傍晚，我们来到贾格杰盖河边，心里泛起淡淡的忧伤。我已经深深爱上了贾格杰盖，这条流淌着褐色浊水的狭窄的河。

但是，布拉克从不曾像查加巴扎那样牵动我的情思。布拉克的村落是忧郁的，萧条的，破败的、穿着褴褛的欧洲式服装的亚美尼亚人，与周围的景色是那样格格不入。这儿没有富裕的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那种生之欢乐。我思念那些漫步在乡野里的库尔德女人——那些悦人的盛开的花朵，连同她们洁白的牙齿，灿然的笑容，高傲而漂亮的仪态。

我们租了一辆卡车来运载必需的家具。这是那种一切东西都得用绳子捆住的卡车。我担心到达艾因角的时候，说不定全部东西都会掉光。

装好了车，我们动身了。马克斯、吉尔福德和我乘坐“玛丽”，米歇尔和仆人们加上“海龙”乘坐“法国兵”。

途中停车吃饭时，我发现萨布里和迪米特里笑得前仰后合。迪米特里说：“‘海龙’一路上都在晕车，萨布里一直搂住它的头。”“法国兵”惯有的颠簸，可以证明这个故事并非虚构。我想，能为一点小事开心，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回头再看“海龙”：自从我认识它以来，它第一次显得如此沮丧。那样子似乎在说：“我能面对一个与狗为敌的世界，面对穆斯林的仇恨，面对溺水、饥饿、棒打、脚踢和飞来的石头。我什么也不怕。我对任何人都友好，但却不爱任何人。现在的问题是：干吗要用一种新的折磨来剥夺我的自尊呢？”它那琥珀色的眼睛悲哀地望望这个人，又望望那个人。似乎它已丧失了对付最恶劣处境的信心。

令人高兴的是，五分钟以后，“海龙”恢复了常态，吞食了萨布里和迪米特里大量的午餐。但我怀疑这样做未必明智，因为我们的汽车很快又要上路了。

“哎，”萨布里叹息说，“那样一来，它会晕得更厉害的。”

那么，他们是否仍将为此而开心呢？

午后不久，我们到达了新的住所。它坐落在艾因阿鲁斯一条主要街道上，颇有城市住宅的味道，属于那位银行经理所说的石头建筑。街道两旁的行道树呈现出灿烂的秋色。可惜我们的房间低于街面，非常潮湿。这儿到处都有溪水。当你早晨醒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身上的毛毯湿漉漉的，不管摸到什么都有一种滑腻的感觉。你会觉得浑身僵硬得几乎不

能动弹。

房后有一座可爱的小花园。我已好长时间没有住过这样惬意的地方了。

我们租用的卡车在途中丢失了三把椅子、一张桌子和我厕所里的马桶，比我预料的少得多。

我们所要发掘的吉德勒墟丘邻近一个天蓝色的大水池，这水池来源于拜利赫人饮用的一道泉水。水池四周林木森森，景色迷人，是情人们幽会的地方。这儿跟我们先前到过的地方不同，它有一种楚楚动人的忧郁之美。但它不像查加巴扎那样充满生机，周围的旷野也不像那样平坦。

刚在这儿住了一个星期，“海尤”就把我们弄得狼狈不堪。街上所有的狗都来向它求爱。偏偏我们的房门又都没法关严，既不能把狗们堵在外面，又不能把它关在屋里。成天看见狗们在狂吠和厮打。“海尤”，这个长着琥珀色眼睛、面带一丝愁容的美女，不知惹出了多少争风吃醋的事端。

狗们的表演使人想起一种古老哑剧中的场面：一个个魔鬼从窗户上、地板上纷纷蹦进屋来。吃晚饭的时候，一扇窗户被打开了，一条大狗跳进来，另一条紧跟在后面。接着卧室门被打开，第三条狗出现了。三个家伙围着桌子跑了一通，继而撞开吉尔福德的门，消失了。但转眼又像精灵似地从厨房冲出来，只见萨布里跟在后面，将一只煎锅向它们砸去。

吉尔福德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狗们闯进屋里，从他床上跳过。他一跃而起，拾起东西便砸。狗们慌忙跳窗而逃。

只听一片嘈杂的叫声，简直像是狗族的节日。

我们发现“海尤”是个势利的家伙，它选中的是街上惟一那条带着颈圈的狗。“瞧，”它好像在说，“这才叫门当户对呢！”对方是一条黑狗，狮子鼻，拖着一条马尾似的长尾巴。

萨布里被牙痛折磨得几个晚上不能入睡，请假乘火车去阿勒颇求医。两天以后，他回来了，面带微笑。

他叙述了这次求医的经过：

“到了牙科医生那儿，我坐上椅子，露出我的病牙。他说，必须把它拔掉。我问多少钱，他说二十法郎。我说瞎扯淡，便离开了。中午又去。多少钱？十八法郎。我又说瞎扯淡。这其间，我的牙越来越痛。但我不能任人敲诈。第二天早上又去。多少钱？还是十八法郎。中午又去，十八法郎。他准是认为我痛得吃不消了。但我继续跟他讨价还价。最后，哈智，我赢了！”

“他让步了？”

萨布里摇摇头：“不，他没让步。但我占了很大的便宜。我说，那好，十八法郎就十八法郎，但你必须给我拔掉四颗，而不是一颗。”

萨布里纵声大笑，牙齿间露出几个缺口。

“其余三颗痛吗？”

“不，当然不痛。但是不久就会开始痛的。现在没事了，它们都被拔掉了，只花了一颗的钱。”

一直在门口倾听的米歇尔，赞许地点着头说：“非常经济！”

萨布里带回来一串红色的珠子，把它系在“海尤”的脖子上。“姑娘们戴上它，表示已经结婚了，”他说，“‘海尤’是最近结婚的。”

它确实结婚了。我应该说，它跟这儿每一条狗结婚。

今天是星期天，是我们工休的日子。早上，我坐在屋里贴标签，马克斯在一旁填工资簿。阿里领着一个女人进来了。这是一个外貌可敬的女人，身穿一套玄色的服装，胸前挂着金质的十字架。她紧紧抿着嘴唇，显得非常不安。

与马克斯互致问候之后，她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一个显然是苦恼的故事。萨布里的名字不时出现在她的故事里，马克斯深深皱着眉头。那女人越讲越激动。

我推测这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农村姑娘被人玩弄的故事，这女人是姑娘的母亲，萨布里则是卑鄙的骗子。

女人的声音带着激愤。她一手抓起胸前的十字架，把它举了起来，看样子是在起誓。

马克斯叫人把萨布里找来。我想，也许我该回避一下。刚要悄悄走开，马克斯把我叫住了。我重新坐下来。既然需要我扮演见证人的角色，我索性做出听懂了一切的样子。

那女人以严肃而高贵的姿态静静地站着，直到萨布里在门口出现。她指着萨布里，显然是在重复她的谴责。

萨布里没有为自己辩护。他耸耸肩膀，抬抬双手，似乎是承认控告属实。

戏剧延续下去。马克斯先是争辩、反诉，继而渐趋中立。萨布里败诉了。他好像是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忽然，马克斯取出一张纸写了起来。他把这张纸放在女人面前。她在上面画了一个十字，并把她的金十字架再次举起，一边说着某种庄静的誓言。马克斯在纸上签了字。萨布里也在纸上画了符号，并许下自己的誓言。马克斯数了一些钱交给女人。她接了钱，谢过马克斯，昂着头离开了。马克斯对萨布里说了些责备的话，萨布里仿佛一下子变小了，像个泄了气的皮球。

马克斯仰靠在他的椅子上，用手巾在脸上抹了一把，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我忍不住问道："究竟怎么回事？一个姑娘？她是这女人的女儿吗？"

"不全对。这女人是妓院的老板。"

"什么？"

马克斯尽可能复述了她的原话。

她说，她来找马克斯，是指望他能弥补他的仆人萨布里对她犯下的严重过错。

"苏尔雷干了什么？"马克斯问。

"我是一个有身份、有名望的女人。我受到全区人的尊敬。所有的人都说我好。我的客房是以最正经的方式经营的。忽然来了这个家伙，这个萨布里。他在我的客房里发现了一个他在卡米什利认识的姑娘。他要在这儿跟她共度欢乐之夜吗？不是。他真是无法无天——那种举动会把我弄得声名狼藉！他竟把一个土耳其绅士，一个有钱的土耳其绅士，我最好的主顾，推下楼梯，撵出门外。他的行为是蛮横无理、不合法度的。而且，他还劝那姑娘离开我的客房——她

曾得到我很多照顾，至今还欠着我的钱。他为她买了车票，送她上了火车。她带走了属于我的一百一十法郎，简直是公然的抢劫！哈智，你评评理，那样做对吗？我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女人，一个崇敬上帝的寡妇，谁也不能说我一个“不”字。我跟贫穷作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全凭真诚的努力使自己立足于世界之上。你不能偏袒暴行和罪过。我请求你实施惩罚。我向你起誓（她举起她的金十字架），我说的全是事实，我将当着你仆人萨布里的面重说一遍。你可以问问这儿的父母官，问问牧师，问问要塞里的法国军官，所有的人都会告诉你，我是一个诚实的、受尊敬的女人！”

萨布里被叫来了，他一点也不否认。是的，他在卡米什利认识这个姑娘，她是他的朋友。他讨厌那个土耳其人，把他推下楼梯。他向姑娘建议：应该回卡米什利。她自己也喜欢卡米什利，而不喜欢艾因阿鲁斯。姑娘借了一点钱带在身上，但是毫无疑问，有朝一日总会偿还的。

接下来便是马克斯宣布裁决。

“在这个国家，我不得不做一些与我无关的事。谁知道以后还要发生什么事情。”他慨叹着。

我问他是怎样裁决的。

“我感到震惊和恼怒：我的一个仆人竟然走进你的客房，这有损于我们的名声，有损于考察队的名声。我命令：从今以后，我的任何仆人不得走进你的客房。这一点必须得到清楚的理解。”

萨布里闷闷地说，他理解了。

“至于那个姑娘离开你客房的事，我将不会采取行动，

因为它与我无关。她所带走的钱，我想，那是应该偿还的。现在，由我偿还好了，为了考察队仆人的尊严。那笔钱将从萨布里的工钱里支付。我将起草一份文书，同意付出这笔款子，拒绝任何其它要求。回头我会读给你听。你将在文书上画押，并且发誓：事情就此了结。”

我记起了那个女人拿着十字架起誓时的尊严和虔诚。

“她还说了别的话吗？”

“谢谢你，哈智。正义和真理取得了胜利，如同往常一样；而邪恶是不能得逞的。”

“是吗？”我疲惫地说。

我听见一串轻轻的脚步声从窗外渐渐远去。

这是刚刚离开的客人。也许她正拿着一本大大的弥撒书或祈祷书走向教堂。她的神色是庄重的。大大的十字架在她胸前摆动。

我站起身来，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圣经》，翻到妓女拉哈卜的故事。我顿时明白了——有点明白了——妓女拉哈卜是个怎样的人。我仿佛看见这个女人正在诵读那段经文，热忱地，入迷地，无畏地，极端虔诚地。然而，毕竟是妓女拉哈卜。

十二月，发掘季节到了它的尽头。也许是因为时令已到深秋，而我们总是习惯于春日，也许是因为欧洲动荡的传闻，扰动了这儿平静的空气，你不管走到哪儿，都有一种莫名的忧伤。我们隐隐感到，以后恐怕再也不会回来了。

但是，我们还租着布拉克的房屋，我们的家具还存放在

那里，土丘里还埋藏着许多有待发掘的东西。我们的租约为期两年以上。我们肯定还会回来的……

“玛丽”和“法国兵”驶上公路，经过杰拉布卢斯和阿勒颇，到了沙姆拉角。在这里和我们的老朋友沙弗教授和夫人以及他们可爱的孩子度过了圣诞节。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像沙姆拉角这样迷人：白色的沙滩和白色的岩石环绕着一片碧波荡漾的小海湾。沙弗一家赐给了我们一个无比欢乐的圣诞节。我们谈到新的一年——未来的某一年。一种惶惑的感觉不禁涌上心头。最后我们起身告辞。“我们将在巴黎再次相见！”

啊，巴黎！

这一次我们是乘船离开贝鲁特的。

站在甲板上凭栏远望：多美的海岸啊！黎巴嫩的群山罩着灰蒙蒙的雾霭映衬在蓝天之上。一切是那样浪漫，勾起你的诗情和感伤……

忽然听见一阵兴奋的喧哗——声音是从我们经过的一艘货船上传来的。起重机把一箱货物掉进海里，板箱崩散为一片片木条。

海面上浮动着一个个抽水马桶。

马克斯走过来，问起喧哗的原因。我指他看海面上的东西，无可奈何地说：这下可把我离别叙利亚时的浪漫情怀打得粉碎了。

马克斯说，他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出口那么多抽水马桶，这个国家哪有足够的管件去安装它们？

我陷入了沉默。马克斯问我在想什么。

我在想阿穆达那个木匠如何把他为我制作的马桶骄傲地摆在大门外，当法国上尉和两个修女前来品茶的时候。我在想我的毛巾架和它那“美丽的脚”，还有那只精通业务的猫。我在想麦克如何爬上屋顶，漠然面对远方的落日……

我在想查加巴扎的库尔德女人——那些快快活活、服饰鲜丽的郁金香，还有那个蓄着棕红色大胡子的长老。我在想上校，他跪在他黑色的小口袋上，望着那个已被埋葬的工人重新出土，一个喜欢取笑的工人说：“大夫看望病人来了！”从此上校得了个“大夫”的绰号。我在想邦普斯和他那一刻不离的软木帽，以及米歇尔的一声“挺住”，当他抓住软木帽上的带子的时候。我在想那座开遍了黄灿灿金盏花的小山，有一个假日我们曾在那儿吃了一顿野餐。我闭上眼睛，我闻到了——就在我的周围——野花的芳香，肥沃的大草原的芳香……

“我在想，”我对马克斯说，“那是一条最最幸福的生活之路……”

后 记

这本断断续续的编年史，是在战前开始写作的，写作的动机已在前面叙述过了。

随后它被搁置起来。而现在，经历了四年战乱之后，我的思念越来越萦系着在叙利亚度过的那些日子。这种思念驱使我重新打开我的笔记和仓促写成的日记，来完成这项被中断了的工作。因为在我看来，回忆那一段经历——那样一些日子，那样一些地方——是很有意义的。就在此刻，我那小山上的金盏花正在盛开，赶着驴群的白髯老人可能还不知道发生了一场战争："它没有碰到我们这儿……"

在伦敦度过了战争时期的四个年头之后，我认识到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生活，我渴望再次领略它的欢乐和爽快……写作这本简略的记事之作，不是一项任务，而是一份爱的劳作。不是从往事中寻找慰藉，而是用不仅过去存在而且

现在依然存在的某种不朽的东西来舒缓今日的艰辛和烦恼。

我爱那片温馨、肥沃的国土和她纯朴的人民——他们知道怎样欢笑，怎样享受生活的乐趣，他们闲散，快活，尊严，潇洒，幽默，死亡对他们来说并不可怕。

“Inshallah”，[1] 我将重访那片土地，但愿我心爱的一切还没有从地球上消失……

一九四四年春